

郭沫若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

第二集



三通通書局發行





現代作家選集第二集

郭沫若代表作



三通書局印行



8465  
29

# 郭沫若代表作目次

(現代作家選集之二)

## 第一輯 自敘傳

初出夔門……………

幻滅的北征……………

北京城頭的月……………

世間最難得者……………

樂園的蘋果……………

我在日本生活……………

## 第二輯 歷史小說

賈長沙痛哭……………

司馬遷發憤……………

楚霸王自殺……………

八五

七五

六二

五二

四

三

二

一

國家圖書館



003194177

秦始皇將死……………一〇四

中國的勇士……………一一三

第三輯 記事

北伐途次……………一一七

第四輯 戲劇及詩

卓文君……………一二二

湘累……………二七四

歸國吟……………二八七

西湖遊記……………二八九

徬徨之什……………二九一



# 序

郭沫若先生是四川嘉定府人，現年四十八歲。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可是他的志願並不是醫學，而有志於文學。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非常嗜好。如女神等都為當時所作。自帝大畢業後，便完全投身於文藝運動，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季刊，創造月刊，創造週報等，並努力於寫作，當時中國新文學運動尚在萌芽時期，確實可算是異軍突起，創出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郭氏即為大眾所注意，尤為一般青年所信仰和歡迎。

郭氏的前期的思想是藝術至上主義，而行動完全傾向浪漫主義的；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瓶，落葉等，翻譯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到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

後來中國屢次發生事變，氏之思想突然轉換，提倡革命文學，並實際從事革命運動。

民國十四年氏到廣州主持廣大文科，適逢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筆從戎，隨同革命軍抵定武漢，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因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活動，仍度其文藝生活。後來留居日本，對於中國文藝運動的努力仍未稍懈，在國內各大雜誌上常能見到氏之新的作品和翻譯。

郭氏乃爲現代中國文壇上的傑出的人才，他底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和讚賞，自有其特色的優點和價值，無論他底前期的和後期的作品，無論他底小說，詩歌，戲劇，或小品文等，都有其特色，優點，和價值，都爲一般讀者所珍愛的；所以，我們現在編選的代表作出來，無疑地爲一般讀者所希望而歡迎的。

郭沫若代表作

但是我們對於郭氏代表作的選擇，與其他諸家的稍有不同，因氏之作品實在很多，這裏爲原定字數篇幅所限，只能盡量選其近作，不選前期舊作，好讓讀者多看些新鮮的作品。

一九四〇年十月廿日編者



# 現代作家選集弁言

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來開闢成的。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牠能夠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牠能夠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我們對於一首短詩，會終身受用不盡；我們對於一部小說，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

言

弁

文學既有上述價值，所以誦讀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介紹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使大家都能夠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首先出版的，是中國之部，在中國之部，首先出版的，是：1. 魯迅，2. 郭沫若，3. 周作人，4. 茅盾，5. 林語堂，6. 謝冰心，7. 郁達夫，8. 徐志摩，9. 巴金，10. 葉紹鈞，11. 田漢，12. 丁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這十二作家中，有小說作家，有戲劇作家，有散文作家，有詩人；雖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

的整個文壇，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不是沒有選集，如魯迅，並且已經有了全集；可是選集的印行，多數是編選不精，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我們總以為文學是美的，有美的內容，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我們鑑賞時，才覺得更愉快呢！至於全集，便於專家研究，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在一般人閱讀全集，非但為時間所不許，也是為經濟能力所不及。如果就我們這選集，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嚮，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

魯迅代  
表  
作  
計劃是這樣，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也未可知，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如果讀者能夠予以指教，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

# 郭沫若代表作

現代作家  
選集之二

## 初出夔門

初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風雲醞釀着的時候，天津的陸軍軍醫學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夔 門 揭曉是在七月中旬，六名的人限於八月初十在重慶取齊，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鄉，向我的父母親族告別。在七月下旬由嘉定買船東下，直詣重慶。我的次兄翊新有公幹要往瀘州，便和我同船，更兼帶着照管的意思，要把我送到重慶之後再折返瀘州。

是在夏天漲大水的時分，由嘉定解纜，途中只宿了兩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賓。在這兒遇着了一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驚愕。

在未到宜賓之前，江水是帶着青色的，江面的寬度和一切的風物與故鄉所見的並沒有怎樣的懸殊，然而一到宜賓，情形便大不同了。宜賓是金沙江和泯江合流的地方。船過宜賓城的時候，遠

遠望見金沙江的紅浪由城的東南湧來，在東北角上和比較青色的泯江江水刀截斧斷般地平分了江面。江面倍加了起來，青色的水逐漸侵略着紅水的面積，終竟使它從江面上消滅了。

青水雖然得着全面的勝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覺着它的掩藏得煞是費力的恐慌，就像懷着絞腸的痛苦的人，勉強在外面呈示着一個若無其事的面孔的一樣。船愈朝前進，突然在橫斷着江面的一直線上，品齊着湧出三兩朵血樣的紅花來，奮迅地一面噴湧，一面展開，隨即消滅了去，愈朝前走，花開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聲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凱歌，江水逐漸地淡黃了，橙黃了，紅黃了，俄傾之間化爲了全面的血水。

花已經不再噴湧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却起着巨大的駭人的漩渦，橫徑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斷地，無秩序地，令人眩暈地，在江面上漩着，漩着，漩着……但深幸和噴湧所取的是反逆的進程，愈朝前走便愈見減少，愈見縮小，愈見徐緩，終竟是浩蕩的紅水獲得得了的壓倒的平衡。

就這樣兩種水勢的衝激在宜賓城下形成着一個驚人的奇蹟，在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痕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還和昨天所見的一樣新鮮。宜賓北岸駢列着一些紅砂崖的淺山，山上多無草木被覆，那崖膚的紅色就好像剝了皮的肉色。那也好像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來作爲那個奇

蹟的背景的一樣。

似乎有意要淒趣的，尤其是我們所乘的那隻船，那是一隻中等大的半頭船，是載着「油枯」的，載子有些不平，不怕我們搭船的弟兄兩人都坐在右邊，船身總是略略向左側傾斜的。在未到宜賓之前，因水勢平穩，倒還沒感覺着什麼，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後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陣的跛馬一樣，在水面上囉哩了起來，跟着金沙江一道飛來的南風，又有意惡作難我們的跛馬，他當着它攔腰一拍，跛着的左右便落進漩渦裏，嚕嚕嚕地打一個風車，剛好出了漩，不讓你把提着的一口氣放下，接連地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全船的水手都驚惶失色，掌舵的艄工連一動也不敢動。我的次兄，他緊緊地盯着我，一隻手指着右側船舷上的檣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萬一落水時，快把那檣桅抱着。

驚異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了頭來支配了一切。

我實在是沒有想出，我們可以安全地渡過那難關。這兒的契機不能不說是偶然。我們偶然搭着了那載子不平的船，使我們受了那樣的驚愕，也偶然賴那載子還沒不平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們兄弟兩人的乘客減少了他的載子的不平。假使那載子的左邊在上載

時偶然地多放了幾片「油枯」，那滿載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脚的馬駝進了另一個世界裏去嗎？難關是幸而過了，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覺着自己真真是離開了故鄉，真真是竄入了紅塵，真真是踱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過了險難之後，那因循苟且的船夫們把載子整理了一次，以後算平穩地到了重慶，在途中記得是只宿了一夜的光景。

到重慶的那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館裏向一位護送員的少將報了到，但他同時却向我報告了一個消息，說成都有電來叫我們不要出發。他把電報也給我看，電報的大意是說：天津來電，言第二革命爆發，各省學生緩送，俟有後電再策進行。

這個意外的消息，其實有一半已經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經是爆發了的，就在四川境內也鬧得有點風聲鶴唳，在熊克武支配下的重慶，在打箭爐懷着失位之痛的尹昌衡，都有響應的形勢。而我們在那樣的形勢之中到達了重慶的那座山城，那座行將爆發的活火山。

護送員在把消息傳達了之後，叫我們各取自由行動，趕快離開重慶，他說重慶的形勢十分危險。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次兄同時起身，次兄往瀘州，我和一位

同考上軍醫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機關是原始的雞公車（在小小的獨輪車上安一把坐椅，坐者向前，推者在後，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要費十天工夫。我們在到了榮昌的時候，便在報上得到重慶獨立的消息，就在我們離開重慶的那天晚上便發作了，城內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槍殺，被拘捕者中連護送我們的那位少將也在內。愈朝前走，途上兵馬的輸送愈見倥傯，永川榮昌安岳遂寧一帶不久便成爲了戰場了。

我在考上軍醫之前是已經進了成都的高等學校的，是臨着南校場的王閻運掌教過的舊尊經書院，那兒藏的古書頗多。回到成都以後，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但仍然可以寄宿的，便搬進學校裏去住着。一天沒事便跑向圖書室裏去繙閱古書。那時是喜歡駢四麗六的文禮的，愛讀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子山的哀江南賦——那在離騷以後的第一首可以感動人的長詩，覺得他那「幸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的幾句，真真是切中時弊，每天總要誦它幾遍，誦起來總不免要一唱三嘆地感慨係之。然而一位謳哀江南賦的青年也不見得是怎樣高華的志士。謳書之餘他要和同學的人在寢室裏打打麻將。有一次打輸了想撈鈔，愈撈愈輸，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領得

的旋費輸得一個精光。沒有辦法，只好跑到文廟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館裏去和嫂姪們同居。

天津有電來，第二次又由成都出發時，已經是九月中旬了。省內的軍事也剛好告了結束，同縣人的王芳舟因鎮壓革命有功，做了重慶鎮守使，他的哥做着川東省視學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時的先生，乘着機會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次兄是王芳舟在武備學堂和留東時的同學，當時適好回了成都，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兩位長者同行。因為軍事初停，東大路的匪風甚熾，便選了小川北路，由簡陽經過樂至遂甯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慶，也同樣費了十天。

在鎮守使衙門裏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齊了，便乘着當時川河裏所有的唯一的一隻輪船蜀通號東下。這次我們的幾位沒有專置的護送員，只由一位護送着一批嬌小的清華學生進京的吳老先生，兼帶着照拂的責任。就這樣，我們，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來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輪之船，而且是在這火輪上當着遊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繼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後而為四川都督的本是尹昌衡。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將軍在成都的皇城裏做了半年的「土皇帝」，政績却不大芬芳。在民國元年的春夏間，受着重慶派的壓迫，為緩衝而兼賣名起見，便出兵征討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讓給胡景伊



將軍署理。胡將軍的本領却是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爐的期間，他却和北京的袁世凱拉攏了，不久便被實授爲四川都督，使「土皇帝」只落得一個川邊經略使的虛銜。這把我們的皇帝氣得暴跳，從打箭爐率領着大兵回來，在武侯祠的廟門前演過一次空城計中的司馬懿。那時是在秋冬之間，成都城內並沒有多的兵，我們住在城裏的人都在替胡將軍危險，以爲他如不準備巷戰，便只好脫逃。但誰知這胡將軍的本領還在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輕騎滅從地先跑出南門去迎接我們的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樣的按摩術，竟把我們皇帝肚子裏一鼓所作的氣，化成了從後門陰消下去的瓦斯。可愛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軍離城十里安營紮寨，自己也輕騎滅從地同胡將軍並轡進城。據第二天的報紙和官方的告示，原來尹大將軍是回來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將軍又率領着三軍回打箭爐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畢竟是事實，而攻打西藏也本來是槍花，於是乎陷在打箭爐的將軍便弄得來進無所住，退無所歸。將軍之煩悶，將軍的憤懣，是誰也可想像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醞釀，爆發，餘波之期間，打箭爐和重慶將同時響應的消息或空氣，早就是四處傳播着的。然而省外的革命運動逐次鎮定了，重慶的獨立也遭了失敗，尹將軍却始終沒有響應。他在革命平定之後

却打了一個電報進京，要面陳方略，袁世凱一個回電也就歡迎他進京。尹大將軍於是乎便有北上之行。但在將軍還未到重慶之前，他有兩排人的衛隊做開路先鋒的，已經早到了重慶，而且真是千載一時地竟和我們同船。可憐那蜀通輪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兩旁的廊道上的統艙鋪位是有限的，一半的鋪位被那兩排人佔領了，我們的一批和清華學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爲了輪船上的遊神——遊神者四川話之流氓也。

郭沫若代表作

但當了遊神却不能說不是走了神運。因爲我們沒有鋪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熱的統艙裏，並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艙的甲板上去遊覽，三峽裏的風光便是在那官艙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們是被關在那統艙裏，我相信所看見的光景，怕只有從那圓窗眼中所窺出的一圓崖壁罷。

中國的地方我走過的可不算少，像三峽那樣的風光我實在沒有遇見過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的一幅偉大的傑作。它的風韻奇而秀，它的氣魂雄而長，它的態度矯矯不羣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經很模稜了，只記得進了瞿塘峽時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艙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豔預堆是一個單獨的岩石，在峽口處離北岸不遠，並沒有怎樣的可驚奇，可驚奇的還是那峽的本身。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樣，峽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輪船一入峽

後，你只見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像一個是無底的礁湖，你後面看不見來程，前面看不見去路。你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山頂都有白雲飄蕩，而你頭上的帽子可以從後頭梭落。天是只有一小片的。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地，山氣是森嚴縹緲的。煙雨在迷濛着，輪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烟霧隨着蜿蜒的峽道，在山半搖曳着，宛如一條遊龍。這些自然只是片段的峽道，在某一個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幾年後的今日，所剩下的記憶却是以這些為代表。片段化爲了整體，一瞬化爲了永恆。

在輪船上當遊神的人，夜間自然沒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却是特別。川河裏的輪船，因爲水險是不開夜班的（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記得離開重慶以後，在未進峽前宿過一夜，在出峽後宿過一夜。在未進峽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輪船的買辦在停輪後替我們雇好了民船，讓我們下去過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輪船。在出峽後是在岸上的一個農村裏過夜的，下榻處是一家酒店。聽說那兒已經是湖北的秭歸縣境了。

就那樣在神韻縹緲中，不知不覺地便出了夔門。（選自宇宙風）

## 幻滅的北征

輪船過了秭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些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干城們，一遇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却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丸的統艙票，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颯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至漢口的三天，的確是像成爲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

鋪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覷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却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在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嚇嚇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却沒有看見可以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尺的峨眉雪嶺，邛崃青城，像在漢陽江邊踞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榮養不良的爬虫，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壘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時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窄的艙口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稚」的感慨却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

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人的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一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却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的大抵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木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是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一於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潸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怎麼竟怎樣地蕭條，這樣地瘡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

本身是已經在向着沙漠進軍。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坟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為坟墓或坟墓的集團了。

——（沙漠北的進行曲，坟墓的進行曲，頽唐了的大地的葬歌——嗚，嗚，嗚，嗚……火車駝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曾把玻璃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滅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蜿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象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的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

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荷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去坐在那荷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荷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品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嚙吒，嚙吒，嚙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



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鄰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戲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着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往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是和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之後學校也果然覆試過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起下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會想過要籍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思想，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蓼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爲對於

現狀的不滿，天天想着離開四川。那時的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却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爲一種方便，是因爲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已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更要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爲。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便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西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却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在二十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爲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座堂皇的軍醫學校

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爲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哉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爲我的長兄橙塢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只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試。人材是不可謂不經濟，廿幾省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着：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裡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却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 Total and unit 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名姓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羣學辯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胆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州的。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當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拉，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州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却是一件難事。

——「請你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平，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何時那跟人又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色的華絲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鷄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平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夾在棉袍下，不好夾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儉」。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儉」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儉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

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的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回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願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爲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贊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往在北平等等待着大母的回來。雖然

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是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的幾位還很高列；又說是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範不下區區之么匿。」（選自宇宙風）

## 北京城頭的月

在京官寓裏住着，不知不覺地便過了三四個禮拜，大哥依然是沒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積雪一樣一天一天地濃厚了起來。

京官一清早便要去看審判廳，在中飯時回來一次，午後要到晚上才得回來。他的飯食是在內院裏用的。在法政學堂的預科的京官兄弟也一早要出去上學，雖然中飯和晚飯是陪着我在外院裏用，但在午後放學回來之後，他大抵是出外訪友或玩耍去了，在家裏的機會很少。

禮拜日，京官是要敘他的天倫的，京官的兄弟却愛去照顧所喜歡的鬧子。我時時要求他請他把我引去看看萬牲園頤和園，或者圓明園的廢跡，又或者如天壇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總說

「天氣冷，沒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開春去。」因此我雖然到過一次北京，而且滯留得也相當地長久，除開由吹箏胡同走出正陽門，由正陽門走回吹箏胡同之外，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的。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柵欄附近的茶園裏去飲茶，鬧子也跟着去聽過一兩次，但在去過一兩次之後，覺得是百無聊賴，因此就在禮拜日也多是一個人留在寓裏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並不鬆懈，正在春情發動期中的他的兄弟，臉上多有燒瘡，因此便愛用雪花膏來掩飾，一天洗三四次臉總要塗抹三四次的雪花膏。又因為愛呼紙煙，他左手的中食兩指總是染得焦黃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慣他，不問什麼時候，見着了，他總是要罵：

——「一個臉塗得像個奸臣，一雙爪手癩得像些屎橛頭，老三，你要這樣幹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去啦！」

但是這樣的罵却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京官愈罵，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識地和他反抗，他的臉上的雪花膏愈見厚，手上的烟垢愈見濃。老三是老三的哲學的。他時常對我辯解着說：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強不來。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氣候乾燥，不塗雪花膏臉皮要村，不吃香烟不能夠潤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煙子當成着水蒸氣的。

老三在背地裏也是愛罵他的哥哥的，他要罵他官派十足，並不高明地總要撇一口的京腔——其實到京才兩年的他也是撇着京腔的，大約是自信比他的哥更加高明；他罵他一妻一妾時常不和睦，連妻妾都管理不了，滿有本領來罵自己的兄弟。這些話，他幾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說一兩次，我自然是不好作怎樣的參預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對於京官的敬意，我說他人很嚴正而有操持，別的人都是在花天酒地裏醉生夢死，而他自己是絕沒有那樣的惡習。但就是這樣的話，老三都要取一種否認的態度。

——「哼，他嚴正！一個有小老婆的人會嚴正。他是因為有我和大嫂的監視，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為不能夠放肆，所以他總是在我頭上出氣。」

京官對於他的嚴格被解釋成爲了了性慾不能滿足的報復，這樣的精神分析怕有點冤枉罷。老三是重視英文的，他的預科科目中有好幾點鐘的英文，他說只有這門功課有趣，而且有

用，將來無論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國人辦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讀的課本有一種是嘉本圖的歐洲遊記（Carpenter "Europa"），我在他沒有那門功課的一天便在家裏替他檢查字典，把生字

用鉛筆來註在書的旁邊，這層是使他對我生出友誼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問過我：

——「你們在中學堂裏學外國文自然是好，但要學什麼幾何代數，聲光電化，那有什麼用處呢？一位木匠師傅並不懂幾何，一位糟房老板並不懂化學，而你們懂得的人也只有那麼一回事，有什麼用處呢？」

這一問委實是把我問窮了的，我們在中學堂裏學習的初步的課程，其實只是科學的一點「人之初」，那裏就會懂得它的應用上來，然而在低級的生產與高級的技術接應不起來的社會裏，就到現在也還有好些從外國學回來了，專門學者在苦於「所學非所用」與「所用非所學」，二十幾年前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那裏窺察得透學與用之間的關係呢？

若 代 表 作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尊敬的程度似乎也不亞於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間每肯到書房裏面來，看見我們在檢查英文字典的時候，他總愛說：「你們的時代比我們的好，我們要學洋文，年紀是已經太大了。」他在高興的時候也偶爾要談談他的做法官的經驗，據他自己說來，他所經手過的奇離的案件如是寫出來是可以抵得過一部福爾摩斯的。他所講過的案情誠然有些是很奇離，但我通忘了，只記得他說過一件不甚奇離的小小悲劇。

他說，還是他在地方審判廳任事的時候，有一次審理過一件盜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別人東西。法庭判決了他三個月的有期徒刑。那時候是在十月，犯人聽了宣判，把手指屈起來數了一下，說：「青天大老爺，請你開恩，給我五個月的監禁罷。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邊又冷，我又找不出飯吃。」京官是沒有讀過安那託爾·法朗士的作品的人，這段故事不用說完全是出於他的經驗，他把它也看得很嚴重，他說：「在一個社會中的自由生活還不如在監獄裏受刑，國家設刑的意義究竟在那兒呢？」京官只是嘆息，但也沒有說出究竟該怎樣的所以然來。

在京官寓裏不知不覺地便住了三四個禮拜，京官給與我的印象雖然仍是一尊有點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對於我似乎暗暗地有幾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僅時常批評他的兄弟，而且有時還要批評我的大哥。他說我的大哥是過於「大氣磅礴」了。一抵京，向總統府報了到便跑出去遊歷，一直沒消息回來，總統府來召見過兩次，都只好回說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機宜。他有時又勸我讀他書房裏所有的一部陸宣公的奏議集，他說將來或許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議實在令我發生不出趣味來，我也沒有相信中國的將來還有使用「奏議」的必要。

是在第五個禮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盞洋燈光下，一個人坐在書房裏讀書在琉璃廠花了

一塊錢買來的胡刊文選，讀着我所嗜好的魏晉人的詩。因為我不高興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來之前，爐中我沒讓人生火。房中的空氣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靜無聲，突然在窗外的階沿上發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了的聲音，是屋簷口的冰柱積長了墜落了下來。百無緣故地眼淚在眼中潑潑了。把書掩着，立起身來步出書房門去，迎頭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磚面的地陣上。中堂外的積雪放着皎潔的銀輝，天空中的一鈎上弦月報告着是舊歷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詩樣的興趣悠然來了，拆回書房去，順手拉了一張信箋來，寫出了幾句卽興詩。

「天寒苦暑短，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詩寫好，返覆地唸了幾遍，剛好把來疊在書裏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簾打開，是京官走進書房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老三那傢伙，怕又竄進那兒的鬧子館裏去了？那傢伙天資又鈍，又不肯用功，真沒辦法！你怎的沒叫人生火啦？」

——「我因爲不高興那煤氣，弄得頭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來約你去看電影的。我始終是很忙，今晚才得了一點兒閒。」  
我當然是只有唯命是聽的。

跟着京官由吹簫胡同走出大街，經了些轉折，穿進了中華門內的宮牆。一片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議。皎潔的新月和幾點明朗的疎星，就像是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一樣。毫無吝惜意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的石板所面就的廣漠的寂寞的宮庭上面，好像是太古以來的人跡所不會到過的一片大湖。我在中華門前留連了一下，覺得自己的腦腔，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樣。

走出了正陽門，進了一家在大柵欄附近的電影館。館子是舊式的戲園，一張白布張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雜亂地滿坐了無數的觀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條在樓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會賣戲單的人走來了，周圍的人都爭着在買，京官沒有動。賣戲單的竟抽了一張來遞給他。

——「戲單，買麼？兩個銅子兒。」

——「嗒們用不着啦，嗒們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說：「是懂英文的啦。」

「噯呀！這樣一句話使我頓時不安了起來，原來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帶去做翻譯的。真是要命，一個才從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讀嘉本圖的歐洲遊記那樣淺顯的書都須得死抱着字典不放手的，那里會有本領充當英文的通譯呢？詩的感興，月光的陶醉，看電影的愉樂，不用說通通都被駭跑了，我就好像毫無準備地坐在講堂上要受試驗的一樣，或者說爲如像一個罪人坐在法官面前聽候宣布判決，怕要更貼切一點。」

戲園裏滅了燈了。毫不容情的電影機劈頭在銀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國字，而那外國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來更多生一些角，不僅一個字都不認識，連一個個的字母都像是初次見面。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啦？」京官質問起來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說認不得，只說收得太快，沒看清楚。委實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內行，他說前幾面的字幕都是戲名和演員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戲中插的字幕，那是搵着戲情的說明。開首的幾張字幕過後，影戲來了，好像是那一國的皇帝出殯的光景，銀幕上現着送葬的行列，有無數的花圈。不容情的字幕又來了，而且很長，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連字母都還沒看清楚的時候，一幌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呢？又是京官的發問。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該怎樣的回答，銀幕上現出的又是一些輕氣球隊，接連着兩三片好像是  
在舉行觀兵式。一幌，又是很長的字幕。

——「這回的英文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媽，實在連字母都認不準確。在中學堂裏學了四五年的英文，媽的，怎這樣不濟事  
呢？」硬着喉嚨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銀幕又變成了非洲的熱帶地方，許多黑人赤踝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鴨嘴還  
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兩個大圓盤。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現了。

——「這回可看清楚了嗎？」京官的問話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譏嘲。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了，牽延迴避，已經是沒中用了的；「偶爾該有一兩幕可以認得的罷」  
——那樣的機會主義也達到了非清算不可的時候了。但自己又有幾分不甘心，只好沒有十分把

握地遊移着說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詫異地說，他以後便沒有再問了。

照現在推想起來，那些片子大約是德國的或者俄國的所謂「消息片」，是報道着當時的重  
要的世界新聞的，所以各張片子毫無連絡，而字幕的說明也不是英文。但你連自己都沒有把握，你  
怎麼能夠使京官相信呢？在當時，京官在我的精神上所加的賦稅不能夠不說是過於苛虐，但我使  
京官在的精神上所得到的却也是很苛虐的打擊，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懷着滿腔的希望期待着，我  
以為我將來會成為陸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為曾紀澤，然而誰知道第一次來試驗我的英文程度，  
就這樣落了第呢？京官自然始終是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學過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  
能全認識，也當認得一半或者幾成，然而却和他一樣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不認識便坦白地說不認  
識，或者京官也能原諒，但我始終是遊移推諉，最後是並無把握地回答說「不是英文。」——「這

孩子真是矯偽得有點程度啦！」京官的心裏不會在這樣的作想嗎？

——「咱們回去罷，」銀幕上的消息片接着還演了幾張，但還沒有演完的時候，京官突然地



這樣說：「今天演的片子，沒味兒。」

我受着了無言的判決，跟着我們的法官回到了吹簫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我實在是想哭。這一次的試驗比天津的「拓都與么匿」還要來得絕望，天津失敗了，有逃到北京來的出路，這一次的失敗簡直是無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連從京官的寓裏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錢。

「我爲什麼要跑到北京來呢？不要那樣的高傲，降心相從地住在天津的學校裏豈不甚好嗎？弄到現在來毫無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終竟是有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廳，見面的機會很少，只有在晚間總免不得要見面，能夠把這晚間避過便是絕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間來便藉口頭痛，受了煤氣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31  
我一出去，目的地點便是中華門前後的宮庭。夜夜都是皎潔的晴空，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常常是不可思議地高深，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新月一宵圓過一宵，星點逐漸地疎滅，廣漠的宮庭依然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會到的太湖，而我佇立在那兒，假使沒有那透澈全身的冰感，沒有那

啼笑皆非的稚氣，是儘可以成爲尼羅河畔的斯芳克司的。（選自宇宙風）

## 世間最難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剛好把飯吃完，我又準備着要向中華門附近去作逃避行的時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氈高領的大斗篷突然回來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驚的，與其是我，寧是我的大哥。大哥離開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會考上了天津軍醫並逃到了北京來的這回事。他穿的依然還是和服，待他在寢室裏把行裝解了，我才把詳細的近況報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丟掉軍醫學校爲然，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長我十四歲，在我未有記憶時已經進了學，榜名叫開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號叫成五，但他這號却經過了兩次的奧伏赫變。第一次是在科舉停止的一年。在最後一次的秋闈不第，大哥考上了當時在成都新成立的東文學堂，學滿一年便要由省費送往日本留學。當時的國是，是維新變法，富國強兵，於是大哥的號便由成五變而爲崇武。近年大約是因爲年齡的關係罷，不知幾時崇武又變成而爲橙塢了。他由東文畢業之後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學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法

制經濟。盛清遜國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在司法部做過一回小小的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後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紳班法政的兩個學堂裏任教授。革命以後做過幾個月的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後來交通改局他便進了打箭爐，不久便以川邊經略使代表的名義駐劄北京，但他可說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遊歷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的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學畢業後進法政學堂，將來可以作為他的擲手。但我違反了他的意旨，我說我厭惡學習法政，而且厭惡學習法政的人，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成都的高等學堂。在當時維新變法學過渡期間，大家秉着「學優則仕」的古信條，學習法政，是成爲了風尚的。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宏波，於是法政風更成爲了狂風，在民國元二年間，單以四川的成都一個省城而論，私立法政學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學乃至祖孫同學的佳話都時有所聞，在當時大有「法政不死，大亂不止」的神氣。

大哥是很寬宏大度的人，我比他雖然要小十四歲，但他從不曾嚴厲地責備過我一次。我在前雖然違抗了他的意旨拒絕學習法政，而且毫無忌憚地說厭惡學習法政的人，但他也毫沒介意。這次我由四川出來，中途把天津的軍醫學校拋棄了，在我的私心以爲大哥一定是贊成我的，他一定

會和我們的居停主人同鄉京官一樣，即使不說出口來，也要暗暗地讚許我的志趣遠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滿不以爲然。

——「學軍醫，既兼實用，又是官費，真是很難得的，你怎麼把它拋棄了呢？」他的聲音並不嚴厲，態度也依然是和緩，但僅此已經是對於我的一個棒喝，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實在是太孟浪了，毫無把握地幹出了這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來。但大哥在說了那幾句之後，也沒有再說什麼。

第二天他看見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鋪去，花了五十幾塊錢替我買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當然是三陪四陪地感覺着溫暖的。當天他在外面訪問了好些舊友，晚上很遲的才回了寓所，看他的態度是很不得意。

當然是沒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後要進京面陳方略，他的開路先鋒的兩排衛隊在九十月間已和我們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頭，經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個公電給四川的同鄉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分發揮得十足，那

電文是「昌衡此次晉京，欲學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鄉親友，一概免見。」這樣一個電，把同鄉中的大小京官弄得衆口嘩然，沒有一個不罵聲「昌衡這小子猖狂」的。同鄉京官中有施某和顧某是當時炙手可熱的要人，而爲尹昌衡所殺的趙爾豐的哥趙爾巽又是袁世凱的「商山四皓」之一，於是乎土皇帝一晉京便被京皇帝軟禁了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哥的處境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寢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坑之外，在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楊妃椅，自大哥回來以後我的寢具便移在楊妃椅上去了。椅和坑之間相隔不過三尺，靠着東手的壁次有一個茶机，上面點着一盞洋油燈。

大哥坐在坑上很是沉悶，我坐在楊妃椅上也是消沉着，沒有話可說的。大哥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突然對我說：

——「我今天替你把學校的情形打聽了一下，年假中各處都不招生。聽說只有法政學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又是你所不願學的。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這些消息我本是早打聽得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覺得除學法政而外，自己究竟沒有什麼特

長，早已經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碍着往年的言質不好說出口來。

大哥看着我沒有回話，他又接着說：

——「學法政也真是沒有着落，天下大亂實在是病在於學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學軍醫，怎樣呢？學校方面已經沒法挽回了嗎？」

——「假使早得兩個禮拜或者還有辦法，聽說已經掛了我的斥退牌。」我這樣說本是照着實事回答的，但好像是責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說出了下面的話：

——「真的，我該早回來得幾個禮拜……照着目前的形勢看來，恐怕我們兄弟兩人在這兒的生活都很難維持。」

我真是想哭出來了。我一直憑着自己的稚氣那兒衝動，全不會顧念到「生活」這個嚴重的問題上來；經大哥這樣一說穿，就好像從夢裏醒來了的一樣，真是慚作得無地自容。停了一會我決絕地說：「大哥，我決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麼呢？」

——「我想改行經商，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

大哥沒有置可否，停了一會只說了一句：「等到明年開春，看看情形再說罷。」我沒有再說什麼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麼夢想，什麼野心，什麼自負的念頭，都消磨了去；有生以來像那時的那樣的失望是從沒有經驗過的。

自從大哥回來之後，京官寓裏的客日漸加多了，尤其在禮拜日，每每有唱雙台的時候，因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國會議員，因為自從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實行「苦推打」把國會解散了以後，那些國會議員沒事可做，似乎是把訪問這件事作爲了消磨時間的專業。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選出的議員來訪問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談了一番國政之後，問得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學堂，便難兄難弟地稱讚起來，接着又說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華學校的中學部，將來是要留學美國的，真真是他們一縣的「空前絕後」的人材。大哥隔着布簾聽見，憫笑了一下，低聲地說：「空前有之，絕後則未也。」但我却是愈見地難過，覺得我這個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長爭氣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這個日期我是沒世不能忘記的——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來訪問他來了。適逢京官有客，我們便退在寢室裏談話。

次瑜也是國會議員，他是大哥的東文同學，後來同留學東京，同在成都任教職，革命後曾任四川軍政府的財政部次長。他在成都時就是認得我的，一看見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代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最後是說到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張說：「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學呢？能夠的時候我可以幫忙送去啦。」

國會被解散以後，所有舊國會議員每人是照原薪支給三個月，發遣回籍的。張領到了這三個月的新金，便決心往日本去遊歷，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觀望一下中國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號便要動身，特別走來向大哥辭行。

——「我也想到這層，」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沒有收入的啦。」

——「日本留學不還有官費嗎？考上了官費不是就不要你供給了嗎？」

——「官費是誠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東京的一高，高師，高工和千葉的醫專，但都很難考。而且高師和高工是每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葉是六月，連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學費我現在的力

量都供給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夠了罷？」張說。「我從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帶去的，起初是



一名官費由我們弟兄兩人合用，我們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醫專，便補上了官費，僅僅費了七個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們的腦力強，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夠了罷？」

大哥聽了這一番話，好像深深地受了打動，他回頭來問我：「怎麼樣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領，能夠費半年工夫考上官費學校，半年的學費我是可以持維的。怎麼樣呢？有把握沒有呢？」

大哥問着我，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日本我是沒有去過的，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費學校，我自己實在不能保險。如是據我次兄的先例看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次兄由武備學堂畢業後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後因不喜軍事要改學科學，但住了兩年終竟沒有考上官費學校便回國去了。次兄費了兩年沒有成功的，要限我半年，我怎麼能夠說得一句有把握的話呢？」

——「怎麼樣呢？有把握嗎？」大哥接着問我，但他看見我遲疑着不能回答，最後是他放下了決心：「我看，你去罷，先去住半年來再看。半年之內能夠考上官費自然好，如不能夠，或許到那時我已經有了職務了。我就決定你去，沒用遊移。」

就這樣我的大哥便決定了讓我到日本去留學，今晚說好，明晚就得動身。當時大哥手裏是沒有現錢的，他只有幾隻由打箭爐帶出來的金條子。他當晚同張次瑜講好，要把一隻金條給我，讓我

拿到日本去換成錢。因爲日本的金價要比中國貴些。沿途的車費和到日本後的短期間的費用，希望由張暫時墊借，到日本把金條換成錢之後，由我償還。次瑜不用說是完全承應了的。我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十八層的地獄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頓時勃勃了起來。

次瑜的路線是決定由京奉鐵路經過朝鮮的，二十八號的晚上照着約定了的時間到北京總站上去聚會。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車站時，停不一會次瑜也到了。總站是很宏廠的，因爲買票和種種手續還要費些時間，和我十分惜別的京官的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廠裏處處巡走。

——「你真好，」他很羨慕地說，「你有那樣好的一個大哥，我自己的大哥總是時常苛刻我，沒把我當成兄弟看待。」

——「其實你的大哥也把你關心得很切，不過性情稍微嚴格得一些。」我這樣安慰他。

——「那裏，他是恨我監視着他，不能夠自由罷了。」（他依然是頗有偏見地作那種的推測。）「你想去萬牲園，可惜我也沒有把你引去。那兒看門的兩位長人，恐怕你沒有看的機會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遠不會回來的……我希望你得暇和我時常通信。」

兩個人說着些無足輕重的話，在站廠上穿來穿去的走着，穿走了一會，正打算要回到月台去的時候，我的大哥和京官兩人帶着很着急的神氣，迎頭跑了來。

——「呵，你們跑到啥地方去來，車快開了，趕快！」大哥喘着氣說。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頭路的時候，又責罵起他的兄弟來：「你真是不識世務！險些兒誤了別人的大事。」

其實時間並沒有那樣的迫促，上了車後，隔了十分鐘光景又才開動了起來。

臨別時大哥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沒有說什麼。我儘從車窗口上伸出頭去，看見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隱沒了去，我在自己的心裏暗暗地發着誓：「我此去如於半年之內考不上官費學校，我要跳進東海裏去淹死，我沒有面目再和大哥相見。」

（選自宇宙風）

## 樂園外的蘋果

有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說過：「有錢人想進天國，比象穿過針眼還要難。」

我現在却可以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無產者，要想進「王道樂土」是難於一個鏽了的針要想穿進鋼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幾年前初來××時，竟偶爾取了陸上路線，得到了一個機會在火車上穿過了一次「王道」以前的「樂土」。

郭沫若代表作

晚車離開了北京之後，在第二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關。那兒的形勢的確是很險要的，一邊臨海，一邊負山，高峻的城牆在萬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經略，熊廷弼，袁崇煥諸公何以一遇着索虜來攻便要退守此關的戰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當有過效用來的這個關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沒中用了，無邊的「樂土」正浩浩蕩蕩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關以後，在京奉鐵路沿線上的印象却什麼也沒有，大約是未成「樂土」以前的關外自周秦以來早就是受了漢化的，和關內並沒有什麼區分，因而便沒得到新的印象來罷。只是記得沿線的地面都覆着冰雪，沒有看見過一條河，當時頗很詫異，靠着同伴的張次瑜告訴我，說北地的河川都是凍結了的；他並指着一位趕繯車的人正橫過着一處窪下的地面的對我說：「那兒便

是河。」我才忽然悟到從前讀過地理書上的連黃河在結了冰後都可以過車的話來，那種情景當然是不限於關外了。

但車一到了奉天之後便完全換了一個世界。

到奉天時是在晚間，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國客棧的接客先生們通同拒絕了，接了一張日本人的客棧招帖，乘着有軌馬車到南滿車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車站前的租界街道的宏闊——怕有北京正陽門大街的四倍——才盡量地睜開了我的驚異的眼睛。

次瑜對我說：「這些地方正足以見到日本人的雄心，東京的最寬的街道怕也不過這兒的五分之一。」

旅館是三層樓的洋房，我們被領到的是三樓上的兩間房間，是面就了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的菜，第一次才吃到了日本人所喜吃的生魚片，覺得也還可口，連次瑜的一份部替他吃了。

——生魚片這東西，中國留學生每不高興吃，其實是傳到日本的中國習慣，廣東潮州一帶喜吃「魚生」，就是浙江的西湖裏面也有一種菜叫「醋魚帶柄」，是以魚肉片生吃，以魚皮骨爲羹的一舉兩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後，次瑜叫館裏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們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洩洩的廣漠的街道上走了一會，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還是出於次瑜的請求，他一引便把我們引進了一家朝鮮堂子裏去。一進門去，看那堂子是呈着「L」字形，對面和向左側彎轉進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坑，坑裏似乎是生着火的，許多朝鮮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兒斜橫着。進門的左手角上一是間應接室，鄰接着和牆坑相對的是一帶的小房間，那些房間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當我們一進去，院上的姑娘們同齊發出一片嬌聲，大舉地向我們蜂擁而來，我駭得一跳便只好朝門外退，不一會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來。背後只聽得一片嚴厲的嬌噪聲，大約是那些姑娘們生了氣，在發罵。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一上車尤其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票本是買的二等聯絡票，由北京一直坐到東京。由北京出發時所坐的京奉線的二等車，和京漢線的三等是毫無差別的，車廂既舊，既污穢，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車就像真的進了樂園一樣，座位是藍色的天鵝絨綑着的，玻窗也明朗，地板也異常潔淨，而一車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車坐錯了，坐上了頭等，上了車後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車廂上寫的字，依然是

在腰間的一條藍帶上寫着白色的「二等」兩個字。

安奉鐵路最初本是日俄戰爭時日本人所修的軍用輕便鐵路，戰後×人再經改修，於光緒三十一年當時的清廷定了一項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由中國贖還的條約，照約當於民國十二年滿期。但這些條約以後終沒有實行。當我經過那兒的時候，鐵路竣工後僅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設備都還是新色的，和舊了的京奉鐵路的一切比較起來，覺得中國是頹廢得不堪。鐵路沿線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給××的，整齊得秩序井然……

由奉天出發後整整費了一天工夫到了安東，在那兒因為是「國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經過稅關檢驗的。在安東換了車，車上大都是回國去過年的××人，帶着家眷的很不少。車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兩側橫列相對者不同，是一側橫列相對，另一側僅有一條座位沿列在窗下的。我們把橫列相對的座位佔領了兩個起來，有一位三十來往的××人帶領着一位怕不上二十歲的很年青的夫人，在我們逼近處的對側的縱列上取下了位子。男子用我所不懂的××話在和同車的××人打招呼。次瑜頗憤恨地附耳對我說：

「這傢伙可惡，他在罵我們，說有討厭的××人同車，請別的××人照應他的老婆。」

原來那××男子是來送行的，回國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聽見次瑜的翻譯却沒有憤恨到他所憤恨着的那樣的程度：因為我那天整天都沒有吃飯，肚子正是餓得沒法的。

次瑜本是做過大官來的人，在火車上的餐事總是要上食堂車的，上食堂車時是他一個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線時，因為我身上還帶有幾個中國錢，我可以胡亂地在車站上買點雜什來吃，但一轉乘安奉路，車站上賣小食的便都是××人而且要用××錢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上食堂車的，吃了之後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是忘記了我不懂××話而且也沒有××錢。我看他沒有把××錢給我的動作，而且我又有些胆怯不敢一個人去上食堂，因此在當用食事時我只推說不餓。其實餓了一天，委實是有點難於忍耐的，那裏還有為些小的事情而憤恨的閑氣呢？

男子把夫人寄託了之後，在車快開時各自下車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實是有點姿首，睫毛很深，眼仁很黑，臉是瓜子形，只嫌搽的粉太厚了一點；穿着得和同車的家庭婦人們也大有不同，大約是當時的××的摩登姑娘罷。車一開後，她的存在便成爲了全車的××人的目標。男的



以一種難於形容的眼光看她，時時彼此耳語，女的眼光大抵是出於羨慕；因為她所用的東西，樣樣都覺得是分外精緻的。他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男子是坐在我們的鄰席，滿嘴的絡頰鬚，人很壯，有點像老熊的風味；以他對於她的態度，尤其令人刺眼。因為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過頭來看她時便無從掩飾。他的掉頭是很頻繁的，又愛藉故去溫存她，或者送些報紙去，或者送些蘋果去，但那瓜子臉却不大理會，頗有點鄙屑他的神氣。

瓜子臉的座位是在我的左側，和我最相近，我每一側目不免便要和她打個照面。起初她的眼光還有點迴避的神氣，我一掉頭過去時，她要把視線埋下去，嚔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簾，但不三兩次之後，她那一對紫苑花不再掩閉了。她每愛把手篋打開，取出鏡面來照，又愛拍拍粉撲，一切的舉動都有點像在向我矜示。

夜境漸漸地深下去，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橫了起來，有些帶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篋之類的行李來砌在兩個對向着的座位之間，便敷成爲一個臨時的寢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臉取出了一個氣枕來，吃脹後也在座位上打橫起來了，她的臉却是朝着我的一邊，在臉上蒙了一張大的白絹手巾，不時地揭開來把我打量一下。

朦朦朧朧地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天已經發亮了，火車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鮮的舊京漢城。令人驚異的是漢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來朝鮮的舊制要有官職的人才能蓋瓦屋，不然便儘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這不用說是後來才得到了的智識。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食堂車的給仕拿着菜單來散。車裏的日本人便都絡續去進食堂車去了。瓜子臉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臉同去，但她沒有同他們一道。同伴的次瑜照例又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進食堂車的，於是一個車廂裏面便僅僅剩着我和瓜子臉兩人。我看她幾次很有想要向我說話的神氣，但看我不肯先發（她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話的），便也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會之後又才向食堂車走去，走到快出車門時特別回顧了一下，意思大約是邀我也去罷，她當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個日本錢也沒有。次瑜吃了轉來，他叫我去，但也依然沒有把錢給我的意思，我也就依然推說着「不餓。」他說：「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飯都不餓。」我的天，我何嘗怪起來呢？日本人吃了飯的都轉來了，瓜子臉轉來的特別遲，轉來時給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的：「你真怪。」

車中是通着汽管的，因為天晴，便感覺着有充分的暖意，我在將近中午時分，便率性把狐皮袍

子脫了，儘穿着一件湖色的單綢衫，兩朵紫苑花向我開得愈見鮮明了。但那個有意識的花是全車中人的目標，花的意識是容易被他人踪跡的，惹得把視線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來，全車中織就了不整的六邊形的視線的絲網。她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索性在座位上打橫了下去，但和晚間所睡的位置掉換了，頭睡在脚的舊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樣便和我隔離了起來，但奇異的是取了一面鏡子來，憑在面前的天鵝絨上。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對着鏡子賞識自己的可愛的面龐，還是取着那樣的體勢，好毫無顧忌地偷看着應該映在鏡中的我呢？我那時候讀過蘭牟的莎氏樂府：“Turn-  
big Talostrom Shakosparro”）想起了羅美沃與朱麗葉的故事來，所謂一見而生的戀愛真真是有的嗎？但是，可憐，我這個羅美沃，肚子却正餓得發慌。

大約她也覺悟到我是不懂日本話的（因為凡是給仕來辦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話，）又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早飯時的一幕又重演了出來，大家都進食堂車去了，車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飭了一下妝飾，也要進食堂去了，却從枕畔取了一個蘋果來，含着微笑地遞給我。那蘋果，我知道她在早餐時，由食堂裏取來的。我沒有辦法，只好接着，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多謝你。）她笑着，放快脚步地走了，這次却沒有回過頭來。

蘋果，紅得放着光輝，香得激湧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沒有人，便把這自亞當以來所被人愛好着的愛的贈品送到最前線上去，和我身內的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饑餓作戰。啊，奇怪，蘋果是那樣的清甜而脆爽！本來我們四川也是有蘋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時就和嚼木屑一樣，毫無風味。有一種可吃的，而且是孩子時所愛吃的，叫林擒，又叫「花紅」，但那比普通的蘋果要小七八成。蘋果而有花紅之味的，我自生以來才嘗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實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飯轉來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說着不餓。但我把蘋果的一件事報告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說：

——「你們在那兒眉來眼去，我早就曉得的。但你替我們報了仇，昨晚她的丈夫臨別時說我們的壞話，今天她的老婆却把你當着潘安。」

——「我並沒有潘安那樣的美貌。」

——「其實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開起玩笑來，但我的心裏却隱隱地在恨他：（你既有這樣的俏皮之材，爲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飢餓，不肯先把幾個日本錢給我呢？）

在午後又有些日本客上車，把車位佔滿了之後，給仕來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來給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門次堆滿着許多行李的座位上的一隅。原來日本的頭二等車，每個車廂都有給仕的，有經驗的乘客，一上車便要把三五塊錢的外水給給仕，給仕便招呼得很周到，你的行李便用不着過磅，一直運進車裏。我不用說是沒有經驗的，而且又是中國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們的欺負。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瓜子臉。因為我被移徙後的座位和洗面室相近，她一個下午便向洗臉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實在是餓得沒法，我很想到晚餐時破一個臉，向次瑜要錢，但誰知等到天黑却沒人去用晚餐。後來才知道到了釜山後在聯絡船上是有餐事的準備的，凡是船上的餐事照例是不另取錢，故爾車上沒有設備。

到了釜山，天已經黑了。瓜子臉先下了車，在擦身過時她那兩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兒的無言的寒暄，是說：「我們在船上再見。」然而，惆悵她那裏知道我們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時的呢？釜山的中國領事柯榮階是我們四川人，而且是大哥和次瑜的東文同學，我們是要落在他那兒過年的。那晚剛好是新歷的除夕。

蘋果的滋味雖然還是很鮮，但「樂園」不用說是已經失掉了的。（選自宇宙風）

## 我在日本生活

郭沫若代表表作

我的日本生活可分爲前後兩期，自一九一四年至二四年爲留學時期，二八年以後爲亡命時期，只有中間的四年歸國工作。在日本已共住了十六年，費了使自己也驚怕的一半生涯了。這前後兩期雖然始終一貫都是赤貧到可以的，可是內在的生活却和別人一樣。前期是醫學生，然醉心汎神論，崇拜東洋的莊子陶淵明這些古人，在西洋的斯賓娜左（Spinoza）與歌德。特別對於自然的感念是以純然的東方情調作爲基音的。以她當做朋友，當做愛者，當做母親。然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把這種情操失去了。今日，特別是在這非常期的日本，自然這東西對於我們已像存在於別一星球一樣了。我們老早已失去了自然。十八世紀的哲人盧騷曾高呼着：「皈依自然（Retour à la nature）」但今日的我們不如索性就高呼道：把自然歸回吧！

自己的文學活動期是在九州大學肄業時，以日本的自然或人事作爲題材爲多。那時期的作品大抵以新的形式表現。但在比這較前的高等學校時期，中國的新文學還沒有誕生，也時時試作

偏重舊形式的詩詞。這種作品大抵都是弱年的未成品，不消說沒有發表，就連原稿也全部遺失了。殘存在記憶中的只有二三十首而已。現在，將留在記憶裏，特別是以自然作爲對象的幾首寫出。

x

x

x

x

x

### 我 在 本 日 生 活

最初到東京的時候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正月十三日。從北平經過滿州朝鮮，本來應該見到很多的東西才對，可是却沒有留下能惹起趣味的印象。到東京後即埋頭學習日本語，這三四個月間，除了由大塚的寄寓至神田的日本語學校，便極少外出了。日本語不能達到如預期一樣好，但無論如何，在那年的六月，一高的特設預備科——專爲中國留學生而設的，從只有一年的修業分派至各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及格了。因爲如果及格便立刻可以領到官費，打破不上半年便成爲官費生的記錄，實在是極歡喜的。我覺得一生中只有那時是最快樂了。考試完畢後領到官費，便立刻到房州的北條洗海水浴了。北條的鏡之浦，當無風之日真是似鏡一樣平穩。這對於生在四川深奧的峨眉山麓，被家規禁止不許涉入咫尺以上的水的我，一躍而跳入海中實在有如轉生般快感。但是因爲沒有經驗，只管把嘴張開，頭部被游泳部的指導師推進海浪裏，立刻飽灌了一場潮水，實在是鹹苦呀！這一瞬間，有如沒有空氣的經驗的嬰孩，初次吸入這世界的冰冷同樣辛苦吧！到現在

我還記憶着。在房州只有二閱月的海涯生活，實在是舒暢的。當明麗的月夜，招友同划小艇，巡遊鷹島和沖島，有時又帶了好酒爬上島面去痛飲。

鏡浦平如鏡，波舟蕩月明，

遙將一樽酒，載到島頭傾。

然而在這明鏡之中却時時有裏外的東西出現。早晨到海濱去散步，在遼遠的彼方，自還未消散的海霧中，有一種黑色的東西像蠕動的小山般的陳列着。那些東西便是夜裏駛來停泊的軍艦，一艘而至三五艘。雖然在海的景色上能添加一種有趣的奇觀，但對於異鄉人的我們，却能喚起種種聯想的作用，我便即景吟了下面一首絕句。

飛來何處峯，海上佈艦幢，

地形同渤海，心事繫遼東。

海灣上的形狀極似地圖上的渤海灣，於是一見這些軍艦，自然地就會把……的思念巡想起來。



海岸的風情到立秋後便逐漸蕭條起來了。尤其是以學生作爲主要的顧客的北條的浴場，自九月的始業期起，海岸上便幾乎看不見人影了。但對於初次來到這兒的我，反覺得海岸的美點，這時才能裸露出來。陽光一般地帶着清淡的哀調，潮音也曳着一種假如在炎夏便非到深夜不能聽到的凄其的餘韻。空氣非常清澄，對岸富士山的秀姿，一早就在遼遠的那方的雲端上露現出來。是一種不能言說的崇高。雖然有要把這感情表現於詩中的苦心，但不能寫得十分好，左記一絕中可見出這種苦心，然不消說是不成功之作。

白日照天地，秋聲入早潮。

披襟臨海立，相對富峯高。

在一高住了一年，但還不知在那校庭內有朱舜水的遺墓。從被派往岡山六高的時候，跟着研究王陽明的學說，對於他的同鄉朱舜水的事自然也加以注意起來了。利用一九一六年的夏假，才開始到一高去憑吊他的墓址。因爲只到過一次，墓的方位到現在已不能明白地記憶了。在堆積成

微高的塚上立着一塊石碣，似乎是刻着「朱舜水先生之墓址」這條銘文。叫做墓址是因為他的遺骨自民國成立後已運回故國安葬了的緣故。塚的周圍有鼠梓木和楓樹緊密地圍住，也像客死海外的明朝遺臣一樣簡素。現在雖是近在眉睫，但已沒有再度到那裏去憑吊的熱心了。然而當時所作的詩却仍留在記憶裏。

一碣孤立塚，楓林照眼新。

千秋遺恨在，七日空哭秦。

住在岡山的時候，時常到旭川去泛艇。給後樂園和岡城底天主閣挾在當中的一段川面，實在是極富有詩趣。六高側的東山雖不是特別傑出的境地，然開始一二年住在那兒的近處，所以也常去散步。那時正當有時靜坐，有時陶醉於泰戈爾的詩作底傷感期。當着日夜在東山的山陰獨自徘徊的俄頃，恐怕自己的發音會把周圍的靜寂攪破，常常脫去木屐不使發音裸着足而步。下面晚眺和新月二絕便是那時的作品。

暮鼓東臯寺，鳴笳何處家？  
天涯看落日，鄉思寄橫霞。

## 新月

新月如鎌刀，斫上山頭樹，  
倒地却無聲，遊枝亦橫路。

到六高校後的操山去散步，比山東是較少的。因為是山勢稍高，漫步需要一番吃力的緣故。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獨自攀登的時候，那時正當一九一六年的十月頃，剛進學校不久的一個旁暮，一個人無心地迴着登山道而行。那條路達到山腰就闖進松林中去，已經變為簿暗的夜色了。山頂的大石頭表現着種種的姿態，蟠踞在樹根間。我好像闖進熟寐的猛獸的王國似的。太陽開始沒入西方的山頂，還存一個半規形。殷紅的晚霞瀰漫天邊，似血潮在迸湧着，我的茵士披利頓給這瑰麗的晚景打動了，瘋狂地奔跳，信口吟出下面一首古風。

怪石疑羣虎，深松競奇古。

我來立其間，日落山含斧。

血霞泛太空，浩氣蕩肺腑。  
放聲歌我歌，振衣而亂舞。  
舞罷迫下山，新月雲中吐。

第二年的春假和成仿吾二人同到宮島去。因為趕到嚴島驛時已近黃昏，浸在深青色的海水中赤色的神廟，和全島鬱蒼的姿態，現出極大的魔力。上島時瞧着那雜沓的香客與平凡的市店，不禁感到失望，但市鎮以外的風景却是非常幽勝的。那聳立着杉林的幽邃的地方，比起神社自身歷史的建築和遺跡，更能引起我們的遊趣。日本的神社到處都飼有神鹿，這確是一種好的趣味。這種神鹿我在宮島才開始見到。那時因為登到最高峯的路徑剛在修繕，那些未經遊玩的地方，至今仍成遺憾。

同時以汽船巡遊瀨戶內海，瀨戶內海的風景實在可說是日本自然最優美的地方。羣島的姿容，由於日光的向背而引起的色彩的變化，真是任何絢爛的字句都形容不盡。我想日本錦繪之能產生，恐怕是因為有這內海存在的緣故吧？中國的巫山三峽，和日本的瀨戶內海同是自然界的傑作。如果把三峽的奇峭，警拔雄壯稱爲北歐的悲壯美；那末瀨戶內海的明朗，玲瓏，秀麗就可稱做南

歐的幽逸美了。那時的巡遊現在還剩下很多快樂的記憶，可惜行記文却沒有一個字。僅留存一首遊四國高松的栗林公園的詩。

侵晨入栗林，紫雲插晴昊。

攀援及其腰，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旭日方杲杲。

海光蕩東南，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不知天下小。

稊米太倉中，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狂歌入雲杪。

紫雲山聳立於園內的後方，不消說是沒有泰山那麼高的。但因為不由登徑，軍隊式地突進，衝至山腹的時候，已極疲勞了。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昇入九州帝國大學。福岡的元寇史蹟，我在一高預科時代便非常憧憬了。博多灣的沿岸，特別是元寇防壘的遺勝，大半已給我的足跡踏破。因為在那兒的千代松原（別名

十里松原）的附近住了五年，到現在想起來也似是我的第二故鄉般的。人們的性質和自然的姿態都是快樂的。是明朗地散發着南國的雰圍氣的地方，那兒產生了許多淑女和藝人。箱崎等處的漁村的人們，每當祭日，就切切的彈起三絃來。歌呀，舞呀，醉呀，實在是樂天的人們呢。從北而來的所謂海中道的長土股，把博多灣和外玄海灘的連接截斷。平常都像平靜明朗的湖水一般。怎麼能把元軍幾百艘的軍艦吞沒呢？這對於住了二百十日還沒有瞧到灣景狂變的我，實在是樁奇異的事呢？右面的一首短句，雖屬簡單，但或也能把博多灣平常的明朗和靜穩表現出來吧？

博多灣水碧留黎，白帆片片隨風飛；

願作舟中人，載酒醉明輝。

太宰府在福岡的近處，爲管原道真的謫居所，又是梅花的名勝地。當梅花盛開時節，遊人非常雜沓，所以如果要到那兒去作一日的清遊，還是擇個秋日或冬天更爲適切。我因爲住址離福岡市稍遠，所以不大到那兒去玩。然而在福岡居住的五年間，每年也有去徘徊一二次。現在殘留在記憶中的詩僅有下面二絕。

豔說管公不世才，梅花詞調費安排；  
溪山儘足供吟嘯，猶有清涼秋思催。

其二

正逢新雨我重來，羣鴿迎人訴苦哀，  
似道斯人今已渺，銅騎清淚滴蒼苔。

我 在 日 本 生 活

第二首免不了有過於作爲之感，但是因爲聽到鴿子「劬劬」地哀叫而聯想到牠的痛苦，看見雨滴從廟內青銅的馬首滴下而聯想到眼淚，不僅是比詩，就是收在本文中的十幾首，可說都是一種卽景卽興的口號，由以苦心慘澹作詩的人們看來恐怕沒有一首可算爲成就之品吧？但是因爲對於我是一種過去生活的紀念品，也是對於日本自然追懷的最適當的引導，所以與其說是不忍割愛，不如說想借本文寫出來，聊得減輕我記憶上的負擔。

x

x

x

x

本文是受日本藝雜誌編輯之托，我幾乎已把留學時期十年間對於自然的感慕完全寫出來了。不消說自然也是有階級性和時代性的，而且不僅貴族的自然和平民的自然有所區別，就是

封建時代的自然，和資本主義的自然乃至現在所謂非常期的自然，皆各具備有牠的特徵的。

人間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把牠看做人事的自然也不是無理的。同時人事以外的自然，在某一範圍內，也要受到人事自然的影響。古代的占星家已經唱出人天交涉的學說了。這也不能把牠一概都貶為迷信論。近代優秀的占星家也說：人類……這種愛好是和太陽的黑點有關係的。再之，人為的……也已把自然現象——豐年變為災害了。如果把這些理由詳論起來，不消說限定的紙幅是不夠的，也恐不是編輯先生之所望吧！總之，一談起自然，不覺就受了古風的影響，因此我也就寫了這篇畸形的古風的文章了。但我是說追懷，切勿不要把牠解釋做追慕，希望讀者諸君明白這一點。（選自宇宙風）

郭沫若代表作

## 賈長沙痛哭

賈誼自從受了一些老頭子的嫉妬，在漢文帝面前中傷了他，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之後，總是愛哭。

他本來是腺病質的人，失意以來對於攝生既毫不注意，而長沙又是卑濕的地方，是結核菌的



最良的塔養園地，不知幾時那種微細的菌芽已經竄進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殘刻的老頭子們響應了起來，正在內外夾攻賈誼，早就預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長壽的。他在長沙憂鬱了四年，自己的身子總是一天天地消瘦，晚上愛發微微的熱候，夜裏愛出盜汗。這樣的情形使他愈見傷心，他覺得對於老頭子們是敗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進湘水裏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次。

在漢文帝的前元八年，賈誼謫貶長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這一來便弄得人心惶惶，以為天下會又要鬧到三二十年前的劉項爭霸時的那樣的大亂子，連漢文帝也有點疑神疑鬼起來了。賈誼在那時候正隨着長沙王入朝，進了京城咸陽，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別召見他，叩問他關於彗星的意見。這事情是沒有受阻止的，因為嫉妬賈誼的那些老頭子，如灌嬰死於病，周勃死於獄，馮敬死於暗殺，大多已經不在人世，而賈誼自己自從被謫以後也沒有往年那樣的受人嫉妬了。

在一天晚上，幾個彗星正在東方拖長尾巴的時候，文帝在宣室裏召見賈誼，旁邊只有一位胖

子丞相張蒼侍坐。

賈誼是荀子學派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義者，對於鬼神妖異是取着否認的態度的。他對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這種意見。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說：「彗星這種東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現象，怪異誠然是可以怪異，但用不着害怕，因為它於人事的休咎並沒有關係。沒有智識的人因怪而生畏，狡黠的人便乘着這種機會謀不軌；這樣一來，便像兩者之間果然是有密切的關係，愚民們便會響應起來，於是乎也就可以釀出大亂。執政的人在這時候是應該加以善導的。開發民智自然是根本的辦法，但這種辦法不能應急。有應急的辦法是利用民衆的常識來加以新的解釋。譬如彗星像掃帚，就說這是除舊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爺提起了掃帚來掃除天下的弊端，掃除國家的外患。這樣一來，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黠者也就無機可乘了。」

他這番意思，不用說是荀子的天論的祖述，但在文帝是聞所未聞。文帝真是高興得什麼似的，他於得到安心之後，便於彗星之外更探問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一談便談到了夜半。

興奮着的賈誼早是忘記了自己的病體的，他只覺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振作。文帝

聽得也真是專心，在賈誼說話的時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動了好幾次，幾乎和賈誼接起了膝來。但是，胖子丞相的張蒼却有點不大安穩了。張蒼的習天文律歷的人，他在旁邊聽着賈誼的「除舊布新」的話，覺得就像是在暗射自己，又看到文帝的那樣地傾心，隱隱感覺着自己的位置和權威有點動搖，但他一點也不露聲色。

室中的銅壺漏滴了三下。張蒼這時候才很穩靜地說：「賈先生的除舊布新的話是極應該採納的，明天便好下出詔書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經夜深了，賈先生身體不甚健康，皇帝也不好過勞，我看今晚的談話可以告一終結了。」

文帝聽了張蒼這話才覺察到了賈誼的病體上來，他看他瘦削而蒼白得和臘人相彷彿，但兩頰泛着紅潮，兩眼放着極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應着張蒼的話說：「賈生，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請休息，明晚我們再談。」賈誼便先退下去了。之後，文帝又對着張蒼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對於賈誼的傾心。

「賈生畢竟是一位天才，」他說：「很久不見他，以為我自己的識見是超過了他的，但今晚聽起他的話來，當今的人實在是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他的。」

「是，是，是，」張胖子回答着；「賈先生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他，解嫉他。妬我記得他在長沙做過一篇弔屈原賦，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來。那裏面有幾句是「嗚呼哀哉，遭時不祥，鸞鳳伏竄，鷓鴣翱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說他明明是借題發揮，存心毀謗朝廷；說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一曲高和寡」呢。賈先生如再涵養得幾年，我看是愈會得到人望的。賈先生終竟是未來的大器啦。」

就這樣，賈誼又受了老頭子的一箭。

賈誼經過一次召見之後，他的意見果然遭了採納，他的位置也得到超遷；他由長沙王的太傅被調爲了梁王的太傅，同時藩王的太傅本來是沒有什麼高下，但梁王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少子，而梁與京師的距離也比長沙的更近了。這番調動的確是一種實質上的超遷。因此賈誼的精神比起從前來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張蒼的話照着字面解釋的，他的確想爲賈生養蓄資望，好讓他做張蒼的後繼者。他

讓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後時常召他進京咨詢，直率的賈誼照舊是慷慨淋漓的地對於權勢者毫不客氣，他那篇有名的萬言的「陳政事疏」在兩千年的今日雖然都還虎虎有生氣，但在當時的權貴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釘。別人正在歌舞昇平的時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長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謠言來，說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個機會來，給他一個總攻擊。

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雖然隔了兩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遠。中國的內部是封建割據的形勢，各國的侯王擁着大兵互相傾軋，並隨時都在企圖着想奪取中央的政權。外部呢？廣東的南越還沒有統一，北方時常受着匈奴的壓迫，那時的匈奴的氣燄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議，好像隨時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漢高帝有一次帶着三十二萬的大兵去征討過，但弄得連自己都幾乎遭了生擒。從此以後漢室的朝廷便不敢和匈奴抗衡，年年歲歲地只是奴顏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呂后稱制的時候，匈奴的冒頓單于給了她一封侮辱到極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覺，但她也沒可如何，只好寫了回信去求饒，說年紀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穢了單于的下禮。另外還送了好些禮物去。（這些事實是寫在史記匈奴傳裏面的，做小說的人恐怕就想像也想像不到。）待到漢文帝時，

情形是更加險惡了。那時出了一個漢奸叫着中行說，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親的一位宦官，但他一到了北邊便投降了匈奴，並且教導匈奴拒絕中國的子女玉帛以圖自強，於是乎連和親的門路也就閉塞了。漢文帝有一次也想去親征，到太原去駐扎了幾天，然而濟北王與居乘着機會便造起了反來打他的後路，弄得他趕快把北征的兵罷了，算把濟北王也討平了。不用說有功的將士又受了一次的論功行賞。就這樣在強敵的憑凌之下，中國人在內部自相殘殺，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飾太平——這樣的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淚呢？

賈誼的眼淚雖然多，身體雖然弱，但志氣却異常的雄。他的陳政事疏中論到「可爲流涕者」之一的對付匈奴的那段文字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這些話真可稱爲最早的「國防文學」但在當時的胡塗蟲却都是嗤之以鼻。「哼哼，精神病的發作詩人的夢話！」

賈誼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但他也自是徒說「夢話」的「詩人」。他自己是有着地有所準備的，這在他對於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歡讀書的青年，但他却不讓他專門讀書，要教他習騎馬射箭。他自己也不惜鞭策着自己的病軀陪着梁王練習這些武藝。這用意不消說是很明白的，他所期待於梁王的，是要他成爲一個有文事又有武備的全才，以抵禦中國的外患，預防中國的內亂。然而誰會料到賈誼這樣的善人，終會只能成爲一幕悲劇的主角呢？

他在梁國住了將近四年，在前元十一年六月又陪着梁王入朝。他們是一路騎着馬進京的，臨到咸陽城下，剛好入寇的梁王有意矜示自己的英武便縱馬飛跑起來。但不幸在咸陽橋上馬失前蹄，梁王便墜了馬，把腦袋跌破了，死了。

賈誼看到梁王的死，因爲突然的衝擊和過分的失望，頓時在馬上便吐了幾口血，他的肺結核一躍便竄進了第三期了。

老頭子們得到了下總攻擊的絕好的機會，他們的非難的箭叢集在可憐的賈誼的病軀。

「究竟是少不經事，喪心病狂。——教育方針根本錯誤啦，文不習武事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啦，何況是皇子，是帝胄，是一國的元首。——做先生的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本，而以騎箭馳突爲務，根

本是違背聖道。——這罪是值得連誅九族的。——他自己應該跳下咸陽橋去以一死謝陛下。——他還腆顏人世，裝病吐血啦。——那血有人說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來的，又有人說他那時正在嚼檳榔，其實吐的是口瀉啦。——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讓他去打中行說的背。——倒底不媳是天才，天才，天字第一號的蠢才……」

賈誼的病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自然被罷免了，回到了他的洛陽的老家。以後便一直沒有起過床來。

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每天所縈懷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他想到梁王的死，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想到一些老頭子對於他的忌刻，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無結果，想到他僅僅三十三歲便不得不敗北……他愈感覺着自己的敗北，便愈見悲憤，弄到後來連晚上的睡眠都被剝奪了。

在有一天晚上行將破曉的時候，他一個人睜着眼睛仰臥着。顏面骨上只蒙着一層羊脂玉一樣的皮肤。他自己感覺着就像有千斤重的石頭繫在自己的腳上，要把他的身子沉下無底的深淵一樣，怎麼也禁止不着想要入睡，但他在爭鬥着，不願意沉落下那深淵。他突然看見虛空中有一位



很憔悴很瘦削的人，年紀怕有六十歲的光景，頸上帶着一串秋蘭穿成的花圈，上衣是荷葉集成的，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但看不見有脚。那人很親藹地埋下頭來看着他，他聽見他在向他打招呼，是他聽慣了的長沙附近人的聲音。

「賈先生，你認得我嗎。」

賈誼的深陷着的兩眼中閃出了一絲有潤意的微笑。

「呵！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嗎？」他叫了出來，聲音是嘶的。脫氣脫氣地幾乎是一句一頓地說。「難得你老人家遠來……我有一肚子的話正想對你老人家說……我看我是敗北了……我活了三十三年……自從有了知覺以來，我自己問得過良心……我從不曾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我讀書是專心一意地……實事求是，我不會假充過內行……我不會把我所不懂的東西說我懂……我求學問……總要把學問融化成爲了自己的血液……然後才表現出來……我不會一知半解地……東抄西扯地……扯來把我自己……粉飾成一個權威……我不會造過別人的謠言……我不會爲圖增高自己的地位……而陷害別人。我不會爲自己私人的利益樹立朋黨……我自從受廷尉吳公的知遇……受皇上的知遇……我在職務上是竭盡了我自己的心力的……」

我沒有一刻不在爲天下大局作想……我自己有了一點好的想法，便立即表白出來……總想別人能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處……我見到別人的不好處……我也很直辟地指摘，希望他們趕快朝好處改……我並不曾傾軋過人，並不曾想把別人擠掉讓我自己稱霸……我教梁懷王騎馬射箭，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阡危……內患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外患沒有一天的止息……我希望梁王成爲真正的國家的柱石……然而……誰料得梁王……竟因此而夭折呢……我自己努力一輩子……盡心竭力想做一個「人」……然而僅僅三十三年……唉，僅僅三十三……我便弄得滿身瘡痛，不能不敗北了……這到底是什麼在作弄我呢……屈原先生，我真不明白……那一些老先生……究竟是什麼心腸，他們總要忌刻我，排斥我，不許我在這世間上有兩隻足站立的餘地……現在我病得不能動了……時常有人從京師……寫着匿名的信來罵我……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我到底因爲什麼得罪了他們，他們是這樣執拗地殘刻呢……內憂和外患……一天一天地加緊了，而他們不管……他們却只曉得來攻擊我這個不能還手，也不屑還手的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心肝呢……屈原先生，我實在是弄不明白，我要請你告訴我。」

賈誼氣喘吁吁地唱着獨白，就像真的在說夢話一樣。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裏，而且又

在向他說話。

「賈先生，你太興奮了，」長沙口音在對他說：「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所問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經明白了的。你怪那些老人們爲甚要忌刻你，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嗎？就是因爲你太聰明，太高尙。你受人忌刻，是應該引以爲安慰的啦。因爲你比他們強，故爾他們怕你，覺得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會被你奪掉，爲求自己的安全計，他們不得不企圖着一種水平運動，要把比你們強的人降低下來或者消滅掉，這是不限於你的啦。只是你太倔強了，所以便成爲衆矢之的。你是應該引此爲自我完成的力量，他們的攻擊你，忌刻你，事實上是看起了你，怕你。你何必要同他們計較，把他們的毒箭自己拿來插在心上呢？他們忌刻，你便因此而憤恨以戕賊自己的身心，豈不正是中了他們的詭計？他們是希望你的肉體和精神趕快停止作用的，你的正當的防禦，應該是保重你的身體，堅強你的精神，把他們的攻擊看成一羣蚊虻過耳。你哀憐他們罷，因爲他們生成是蚊虻，只能有點蚊虻的本領。你千切不要學我，我從前也是和你一樣，受過蚊虻的患害來的，我終竟敗北了，自己跳了水。你應該自己振作起來，不要自承認是敗北。天下贊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數，你應該爲贊成你的多數的人保重，你應該把他們領導引來，作安內攘外的工作。你的精神和主張已經爲

多數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認敗北啦。千切不可承認；你是勝利了的。」

這一番話，其實是賈誼自己心裏的話，他是起着了幻覺的現象，把自己腦中的屈原客觀化了。「是的，先生，」賈誼伸出了手來，白珊瑚一樣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勢。他又叫着：「你的死決不是敗北。我也不承認自己的敗北了。先生，你雖然死了，但你永遠是我們中國人的力量，是我們中國人的安慰。我們中國人的正義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們維繫着的。先生死了已經百年，但先生沒有死，我相信就再隔千年萬年，先生也永遠不會死。我們在先生的精誠之下團結了起自，先生，你把死來戰勝了一切了。我要跟着你來，先生。我要跟着你來。」

賈誼愈見用力握着拳頭，像要從床上起來的樣子，但他的身子突然像一段洋燈一樣向枕上反倒下去了。

床上的矮桌上一盞如豆的燈光，爲倒下去的風勢所撲滅。室中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是東壁的窗縫裏漏進了一些破曉的光線。

# 司馬遷發憤

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有一天司馬遷正在書房裏席地而坐，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敘傳的時候，他的外孫楊惲，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進來匍着向他報告：

——「任少卿先生來了。」

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臉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婦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進來吧。」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

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胖子來，有稀疏的幾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任少卿了。當時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在京朝見一次，他是才從四川來到咸陽的。

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兩人拱手對揖。

——「少卿你幾時進京的？」

——「剛到，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是一種帶着鼻音所謂『嘶音』）你的鬚子呢？子長！」

「鬚子嗎？」唉……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

「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我今年四十七，你不是四十九歲嗎？」

「是啦。」

「但你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光景啦。你從前是一位有長鬚子的瘦子，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你大約是應着『心廣體胖』的那句古話啦。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聲音也變了。子長，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嚇嚇。」

一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全沒有想到他說的話，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喜歡的官氣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厭恨。

「你請坐吧，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啦。」

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李陵的老母為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他免不了在漢武帝面前多說了幾句話，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降，因此便觸犯了皇帝的怒氣，連把他也投在了天牢裏。在牢裏關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終於受了宮刑，

他的舉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漢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禪，需要有長於文筆的人做自己的宣傳工具，割了舉丸的司馬遷却特別被皇帝看起了，便被超拔了起來，拜爲「中書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祕書長。這在當時是「領贊尙書，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榮耀的職分。漢武帝對於刑餘之人的這樣重視，不用說是看上了司馬遷的文才，然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司馬遷已經沒有舉丸了。皇帝的周圍是有很多妃嬪的，假如要選用有文才而又有舉丸的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司馬遷就這樣失掉了舉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獄而受了刑的當時，深怕受了連累，就像忌避瘟疫一樣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來的一些親戚故舊，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來加倍地巴結起他來。他們都說司馬遷的舉丸是「寒翁之馬」；甚至於有好幾個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寒翁之馬」，要司馬遷向皇帝介紹，用他們做部下的。

司馬遷的感觸却和尋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於沒有舉丸，已使他感覺着雙重的侮辱。那些反掌炎涼的親戚故舊的態度又使他憤慨着不可救藥的人性的卑鄙。這些侮辱，這些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們忘記的，然而總有些東西要時常向他把它們提起來，那便是自從他受了宮刑

以後，他的身體上所起的種種生理上的變化了。聲音已由雄而雌，體質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誇的美髯漸漸地脫落乾淨了，一位昂藏的男子變成了半個女性。

任少卿一和司馬遷對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的一樣，向司馬遷叩了一個頭。

——「我還忘記了啦，我們的中書令大人，我們的天官冢宰，我誠心誠意地向你恭賀。」這又是射中了傷痕的一箭。

——「老兄的榮陞，真是我們交遊輩的光寵啦。去年正月我進京的時候，老兄還受着委曲，我們無從見面。僅僅才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馬遷的憤慨這時候又被任少卿提起了來。去年少卿進京的時候自己在獄裏受刑，誠然沒有緣分見面，然而家中的兒女是沒有得到他的光顧的。

——「少卿」司馬遷說着：「他假如和我還有點友誼，希望你沒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宮刑便做了中書令，你以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嗎？哼，真是自古以來所未曾有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為我沒有罪，你明白嗎？」

少卿聽着司馬遷的這般憤慨的語句，他驚愕了起來。連忙搖着頭說：「老兄，老兄，我看你，你這



樣的話……「君子無易猶言，耳屬於垣」啦！

——「哼哼，」司馬遷笑着說：「少卿，你用不着那樣害怕。我這兩年來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我隨時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掛心的事，便是我所寫的這一部史記。（他指着他房中堆積着的一百幾十卷的原稿捲子。）這部書我費了十年的功夫來寫，但在未下獄之前的幾年間我是寫得很懶散的，在下獄之後我在一年半的期間中便把全部整飭了出來，我如今連最後一篇的自敘傳都已寫了一半了。我先把這全書的目錄給你看吧。」

司馬遷說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捲出來。（古時的書是裹成捲軸的，就和如今的字畫橫軸一樣，）展開了。

——「這便是目錄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烈傳。我對你是用不着客氣的，我這部書寓春秋的褒貶之意，而比春秋詳明。我這是永遠不朽的書。有權的勢人能夠在我的肉體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夠腐化我的精神上的產品。我要和有權勢的人比抗，看我們的生命那個更長，我們的權威那個更大，我們對於天下後世的人那個更有功德。有些趨炎赴熱的糊塗蛋在藐視我們做文學的人，我要把我們做文學者的權威提示出來給他們看。我的全部生命，全部的心

血都凝集在了這兒。這兒是自有中國以來的政教禮樂，學術道義的結晶。我的肉體隨時可以死，隨時可以被人寸斷，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地上的權勢，我笑殺它，哼哼，我笑殺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馬遷的氣燄壓倒了，連連地點着頭，但在那頭的上下動中分明有些左右動。

——「這游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兩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馬遷又繼續着說：「我讚美游俠，讚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俠，都是急人危難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間上那兒會有不合理的權勢存在？在財神面前叩頭，把人的生命作為供祭品的，那便是權勢。秦始皇時候的烏氏倮，巴寡婦清，你該是記得的。烏氏倮本是遣到長城去戍邊的窮光蛋，因為他會做生意，把中國的絲織品和匈奴的牛羊兌換，匈奴人替他吧牛羊真山滿谷地趕來，他便成了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見他發了財，便和他稱兄道弟，請他時常進京城來游玩。巴寡婦呢，這是你屬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錢。她雖然是寡婦，有了錢自然有寡公去奉仕他。就連那不要臉的軟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稱美她是一貞婦。」替她作「女懷清臺」來表彰她。哼，這便是所謂權勢啦！媽的，向着書籍放火，向着牛羊叩頭，向着讀書人頭上晒尿，向着有錢的寡婦

捧玉帶，這便是權勢啦！哼哼，我笑殺它！我不願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學無術，但我願意天下的人都有錢。假使我是有錢，我的朋友中有得一兩個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講，我那里會至受宮刑，我那里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文學家假如是有烏氏僕巴寡婦那樣的富豪，權勢會自行割掉卵袋子來奉仕文學，那裏會讓文學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仕權勢？我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我做着這項割了卵袋子的奉仕工作，你以為我是得意的嗎？哼哼，我就是專意為要完成我這部書啦！在我這部書未完成之前，我是什麼辱恥都可以忍受的。這是我的心坎中最深處的話，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訴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諾諾地聽着，又像在點頭，又像在搖頭。聽到不絕口地罵着權勢，覺得就像在罵自己；因為他在蜀中也正是時常地去巴結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幾家富豪的，他為弔掃巴寡婦墓也特別到過涪陵。這些他本打算拿來作為談資的，但因司馬遷的一罵便陰消下去了。又聽到說出朋友中沒有一兩個朱家郭解，覺得自己的臉皮微微地烘熱了一下。但最後又聽到司馬遷仍稱他自己為「朋友」，這纔略略地放了心，他於是乎也就如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樣的面孔。

——「子長，少卿兩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說：很像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誠按出來

的一樣。「你真是永遠不朽的，你真是我們當今的孔子。現今正流行着一種遊戲叫着「蹴躄」，我相信這一定是你和孔子並稱的先兆；因為「蹴」不就是孔丘的「丘」，「躄」不就是司馬遷的「遷」嗎？」

任少卿的這一段胡謔，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心，但把興奮着的司馬遷却說得破顏一笑了。少卿由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氣，又接着說：「不過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應該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書啦。」他這樣說着把半身搖了幾搖。

——「多謝你的關心，」司馬遷回答他。「這層我早也是預防到的，我的書每寫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愛的外孫兒楊惲替我幫忙，這兒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惲兒抄的。那孩子可聰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誦，他自己已經就是我的一部活副本。我的正稿都是裝進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別處的，不怕就有火災人患，一時也不能毀滅它。假如我的書將來一傳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個秦始皇出來也不能把我怎樣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連連地點起頭來。「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來抄一部副本帶到益州去啦。益州雖然偏僻，大有貴本家的司馬相如的遺風。我來的時候，我特別從臨邛的

貴本家的老店買了幾斤大麴酒來，已經交給外孫去了，我曉得你老兄是喜歡嗑酒的啦。近來酒量怎樣了？」

司馬遷到這時候把興奮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說：「多謝你的厚意，但我已經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個誓，要把我這部史記寫完之後，然後再開戒。」

——「你現在不是快要寫完了嗎？今晚上好開戒啦。」

——「好的，今天晚上我來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聽到司馬遷這樣和氣地和他應答，他又高興得揚眉仄眼起來，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榮的，」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的酒量敵不過你，怕又要醉得一塌糊塗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風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聽見益州的風光這樣被稱讚着，覺得非客氣一下不可。他說：「其實也只有那個樣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壩而已，儘管怎樣說：總不過是鄉僻地方。其實照我自己說來，我與其在益州做皇帝，我甯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說出了這「宦官」兩個字，他才好像突然記起了司馬遷是受了宮刑的一樣，趕快把

兩手搓着，向司馬遷陪起罪來。

——「呵，老兄，我說失了口，你千萬不要多心。其實我自己是很想來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們的當今的冢宰，要請你特別抬舉我一下啦。我的才情本來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過我能犧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話，我也是不怕的。我們胖子的那話縱橫是有若無，實若虛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嚇嚇嚇。」

司馬遷老不高興了，率性下起了逐客令來。

「少卿，假如你另外沒有什麼要緊話，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要趕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連忙把手撐在席上回答着：「現刻我也還要去拜望貳師將軍，我晚上再來陪你嗑大麪酒。」

兩人立起了身了，走出房門去了。

不一會司馬遷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來。

興會還未十分解除，頰上還潮着微紅。

他俯就着自己的書案把剛才寫着的原稿的末尾幾句唸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唸到這兒，他趕快把筆提了起來，趁着自己的憤慨的餘勢，寫出了下面的幾句：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寫到這里覺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這是他往年有鬚子時的習慣，文章做到得意處，總不知不覺地要理理鬚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個空。

——「哼！」他憤憤地從鼻孔裏吐了一口氣，又提起精神，一口氣，便把他那篇自敘傳寫到了底。

（一九三六，四，二六）

##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皚白。對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有人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人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沈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在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里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矜驕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地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爲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它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腳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纓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着，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着，洄旋着，潰散了。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磧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眠。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銅盾拋在地上坐着，或則兩隻手把矛桿柱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趁。馬像是恨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把前蹄在石磧上蹴，噴着白色的蒸氣。

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面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磧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鬚鬚混淆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三十歲的光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斥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按着了。

港裏划出了一隻沒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和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瞿，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倔強大漢的面前，碰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

吧，後面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爲「大王」的那位倔強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爲「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着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這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早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掃好了，在這兒等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爲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了下來，趕了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才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爲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爲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這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們

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揀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甯是那陰陵的田父，甯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簞食壺漿來迎接他的居民，甯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這天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騙過他失了路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橫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好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傢伙愈見是好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水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的暴躁的脾氣，他須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斫死——他按着劍的手中肌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跟我來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

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我強，我實在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又起來了。  
——「大王，」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請快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刻遺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還儘可以供給給你捲土重來。你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爾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一個月的。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滿了怨天恨人的怒氣，但他現在却恬然起來了。

——「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起來，操着手只是把頭搖着：「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江東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亭長又敦促着：「追兵萬一趕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愁過兵馬和糧食的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種田的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呵。」

——他長嘆了一聲，把兩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

有這麼大的力氣，便要消滅了嗎？」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遲疑。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

——「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他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了去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鐵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得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騮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

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騅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把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了；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這匹馬送給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

馬由旁人的幫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隙地，可以容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感傷的陶醉裏沈湮。古語說得好：「天遠人道邇，」我們應該盡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啦。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於用來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幫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幫助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激起來的聲音相

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像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次的愈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對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也不期而同地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

人馬的聲音終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接着湧上了前去。

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迸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騅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啦。」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哩，船又不緊……哦，還在，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啊，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長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遍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還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盔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相斫啦……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為死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都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就只有幾個黑盔甲的尸首偃伏着，一個敵人的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了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脚上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綠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鍾離昧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還在馬上看。

——「呵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盔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悽愴的眼淚，他不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

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

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了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自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簇擁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通跑乾淨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攏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來本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昧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好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

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的。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戴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世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氣，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籍通通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婦女出關，這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坑的秦兵以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友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係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起來了的。他因為自己想當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為敵人。老百姓

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啦，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奸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好細。凡是可以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幫助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不要死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年輕，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沒讀成器便丟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壞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經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

……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三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些地方都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種心腸假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為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都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自己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

武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天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尋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啊，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人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爲這個自己受益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爲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了的，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裏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須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爲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聽我說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只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的他那



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長」到這時候把他的手中的劍取了來，替他插進了鞘裏，接着又說：「我們回去吧，漢兵已經去得很遠了。」

他說着便離開了鍾離昧，先把馬拉上了岸去。在觀戰時一直囉哩着的馬，大約因為外在的刺激消滅了，此刻也鎮靜了下來。回頭鍾離昧也被揩上了岸，費了沒大的力氣，被扶上了馬背。

一個無名無姓的讀書人領導一位騎在馬上的受了傷的戰士，替他荷着長矛，拿着盾牌，從血泊着的死屍中踏過，登上了他們的做人的路上去了。

太陽還未向午，除剛才的戰地有尸骸狼藉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戰前無殊。

白色的積雪依然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愈加溫暖了的陽光。

滔滔蕩蕩的長江依然在沈毅的聲浪中吐着他的赤誠的勸告：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裏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夠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驕矜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亭長所遺留下的小船，就像在替長江擊拍，應着波聲，無心地，在那兒蕩漾。（一九三六，二二八）

### 作者附白

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是「重瞳子」，大約就是現今所說的「對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這樣解釋。又「項羽長八尺餘，漢時一尺約合今八寸，故文中稱為「七尺長。」

## 秦始皇將死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邪和芝罘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舊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有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註一】盛着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

的宦者在唱他所歡喜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胸部和鷺鳥一樣，聲音和豺狼一樣。【註一】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到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爲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因爲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透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了嗜殺的暴虐性；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濺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到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

把下頤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到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註二】史記秦始皇本記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鶯鳥膺，豺聲。」第三項今稱雞胸，是軟骨症（Rachitis）的特徵。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騙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却沒有聽他們的話，他命令宦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復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浸潤了他

那槁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親做了十幾年的相邦，【註三】召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即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忿恨，覺得他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姦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却要算是第一次。

【註三】相邦即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為國。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莊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常的，我為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牆外碰死了？可憐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為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連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裏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裏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講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亙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罪名樂得我來承擔，而他自己仍然帶着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下的書你那裏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裏活埋得完呢？就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呵，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彘狗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來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他懷的是什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就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羣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哄屈里亞」(Hypochondria)的現象的，便是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溫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所起的徵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個徵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Meningitis tuberculosa)。他在巡遊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鑑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的威勢乘着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

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帝實在是得到了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準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趕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付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是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開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連丞相李斯都沒有讓他知道，只叫管符璽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派專使送到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睡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來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踞着，兩個膝拐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威加海內的這位混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嚙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啊，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首頂在你的頸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爲甚麼流血？呵，鼻子裏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呵，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呵，怪可憐的。你們……你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着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

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囁語，使一些親幸的宦者們個個都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在第四天上他們率性各自乘了幾乘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溫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着的時候，他所預感着的陰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扼着沒有發出，他主張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可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月夜

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 郭沫若代表作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萬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是晝夜兼程着，在晝間要打間的時候，總要去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痙攣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呈出了麻痺狀態了。身體的痙攣緩和了下來，嚙語也不發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和着的。

就那樣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趕得很疲乏了，以爲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秦始皇的左耳流

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爲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人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驗屍，自然更說不到屍體解剖。假如是在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的鐵釘的。

(一九三五，九二四) (選自質文)

## 中國的勇士

(一段從古書上翻譯出來的故事)

古時候齊國的卽墨有兩位勇士，一位住在城東邊叫東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邊叫西郭勇士。兩位勇士都是好勇鬪很的，但他們兩人不怕同生長在一個地方却從沒有見過面。

因爲自他們獨霸一方以後，他們的部下便故意讓他們規避了起來，怕的是一接了頭要消滅了一邊的勢力。

## 二

不久齊國遇到了大難。

燕昭王報仇，把齊國打破了，只剩下即墨和莒的兩個城池未下。

兩位勇士都很奇怪。他們平時在決鬪上儘管勇敢，但臨到國家危殆的時候却不肯去打戰，他們都逃起了難來。別的人逃難都逃進了城，他們却向海邊逃走去了；因為怕進城去彼此碰了頭。

大約是運命在和他們作弄，不期而同地他們都逃到了青島。

## 三

兩位勇士都是喜歡喝酒的，而且歡喜養狗，他們一出門總有好幾條狗跟着，更有好幾名部下揹着葫蘆。

時候是在夏天。

他們有一天終竟在海岸上碰着了。

兩人雖不相識，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識的。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東郭勇士來了！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西郭勇士來了！  
兩位勇士都不免咬緊了一下牙關。

四

東郭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西我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五

兩人各各帶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邊的沙岸上坐着了。  
郭下們各把葫蘆解了下來。

但當兩人在對斟對飲的時候，部下們却不約而同地，陰一個，陽一個，逃走乾淨了。  
兩人的周圍只剩下互相敵視着的狗們。

六

酒飲了幾葫蘆，兩來都有點醉意了。

東郭勇士說：可惜你沒有下酒菜，我也沒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說：其實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你着再脫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邊上，鹽水是不會缺乏的。

兩個人各把匕首抽出來了。你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我在你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

## 七

酒還沒喝完，肉也還沒吃完，兩位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忠實的狗們替他們行了葬禮。

東郭的狗把西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西郭的狗把東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狗們的下落呢？後來通爲燕國的兵士所屠食了。

# 北伐途次

## 小引

北伐途次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着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爲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出一樣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爲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幾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但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了人間。

## 一

政治部到了長沙是駐劄在舊時的省議會裏面的。主任的鄧擇生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着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大體是由我在主持。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的，慶祝岳州的克服；在當那天晚上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爲先遣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同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帥的人把全部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祕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部隊的。但因為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走到附近的澡堂裏去。當到那樣三伏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是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耐。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要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就有人力車，也是到了礙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拚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湧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搶斃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

捉得着。

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爲我和德謨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濛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唉？」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羣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爲車上的電燈機關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的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

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藹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rosson K.1 Wie haben sie gesind?」(K同志，你是怎麼了的?)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那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

不一會火車也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劄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後的舒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搶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洄漩着，洄漩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來，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都摩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要的幾個人借着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面着石板。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秘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爲什麼我們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不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不全沒有這樣嚴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胡亂地在露天中把夜飯用了，因爲天黑，又因爲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

及取出鐵羅尼願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在那石板面的墳臺上倒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退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揩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圖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祕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却，岳州是等於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與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

線便是要去抄截×××，從弧綫上趕着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有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郭沫若代表表作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的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鬆，由那兒所發的濃重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名譽負傷的俄顧問，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為什麼要選着在堅硬的石板面上來睡覺的原故。沒有軍陣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煅煉，雖然在那夜露裏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過汨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

晨曦映江渚，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那？

政治部從廣東出發的時候是只有兩匹馬的，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子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怕是從長沙的那一座麵坊裏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的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甯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駝行李。但是做起詩來的時候，却把自己誇張成爲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隘的小路。特別是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的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的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儘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特別是脚力，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爲大家燒菜煮飯：因爲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的，在汨羅車站出發後的頭一天，便已經落在後邊去了。

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的趕路，但一方面却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了起來，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爲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他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着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的時候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在他們走後，我們便在石城磯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住戶的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互着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是面着溪水立在北岸的。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杰，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舖裏。舖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的。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有原因。問那舖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在××××××××××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鐵舖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廠廳，放着些極舊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舖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磯來的途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鑲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着。我趕到了石

城，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把夜飯和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把疲倦得就和乾油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 四

「祕書長！祕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裏醒了來。

「祕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

周圍通是黑暗，他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光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綫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祕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從外面去引了一個人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濕的，同是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紹三把錢給了差人，打發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幾個人叫醒了起來。

把部事交託給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給薛紹三，和德甫、德謨兩個人動身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鐘過了。德甫帶着兩百塊錢的現洋，讓他坐着轎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兒的——在前面走着做嚮導。德謨和我都騎着馬。我騎的仍然是那匹極馴善的老白馬，走在最後。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團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轎上所掛着的兩盞馬燈。馬是老馬，又是半夜裏趕出來走路的，睡眠沒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煩的光景。它只是把頭埋着，一面走，一面在地面上面哼着鼻孔。你要把馬頸提起來却很要費一番力氣，好在慢慢地走着也可以跟得上轎子，也就聽它去埋頭吐氣去了。

起初動身的時候有點興奮，並由屋內的空氣轉換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氣來，睡意是被驅除了的。走不一會雨也住了，老馬的老漢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劑，本來是還沒睡足的暫時被驅

除了的睡眠，不知幾時又飛了轉來，襲着坐在馬上的騎士。有時脚擦着岩邊或樹幹，發出些悉率的聲音，有時頭上掛着樹枝，冷的水滴滴在臉上，突然地驚醒來；但昏蒙蒙地沒幾分鐘又睡熟去了。由人推想到馬，想那坐下的馬怕有時也是睡熟着的。古人說：「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我那時的情形可以說是一「睡人騎夢馬，夜半赴戎機；」但在事實上也並沒有什麼的危險，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騎在馬上的。那時候的情形大約是潛意識在活動，就和夢遊患者在夢中可以行動的一樣。所以事實上就真的讓盲人騎着瞎馬，在月黑的夜半騎到很深的池子邊上去，我敢保險，是斷不會落下池子裏的。以為危險，會落下池子的，只是睜着眼睛的人未曾行過實驗的幻想。

在夜裏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後的情形我現在也不記憶了。只記得到了崇陽城內時是早晨八點鐘。先是到了鄧主任信上所寫明着的他們所住宿的旅館。到了那兒時，他們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鄧主任還留下了一封信，叫我們向着蒲圻跟踪前進。

用了早飯之後，德甫坐來的轎夫大約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陽城裏另外雇了轎夫，在這兒又很費了些時候。我在那時寫了一封信寄給廣東的成仿吾，把出發長沙以後的情形告訴了他，信後附帶了幾行日本文是寫給我留在廣州的夫人的，這幾行信

却虧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現在把它譯錄在下邊。

「廿四日離開長沙；今晨八時頃到了此地。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今聞已進展到離武昌城外僅距中國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約在三日內便可以攻進武昌。攻進武昌之後便萬事都順利了。」

祝你的健康，並祝孩子們的健康。

我是異常的強健。連自己都出乎意外。

## 五

崇陽城內的市面並沒有什麼騷擾，城裏沒有北軍的痕跡，也還沒有什麼革命軍的痕跡；因為由通城進攻的第四軍直趨羊樓司，沒有經過崇陽。我們從長沙來的路向不用說是走了好些枉路。我們假如先朝羊樓司來，那定然是早把第四軍趕上了的。

由崇陽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後的進行可以無須乎用嚮導了。路因夜來的雨很滑，德甫的轎子走得很慢，我們各自騎着馬向前頭走去了。在途中的一個大站口上，大約就是地圖上

××，廿九日。」

的「洪上」把馬休息着等待着德甫，聚齊了吃了一頓中飯又走。

天氣異常的炎熱，坐在馬上總是想睡。路過着有樹陰的青草平地時，特別有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總使你想跨下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個酣足。有時竟直在馬上便晝寢了起來——在馬上晝寢，這個表現在沒有經驗的人或者會以爲是誇張，但其實這是極尋常的事。有些人鬧着神經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覺爲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殺的，那種人我勸他去從軍或者做苦工，把閑着的肌肉充分地勞瘁一下，他會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夠不睡的那種地步。

沿途的風物都是太平無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農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鄰近的縣分上有過並且有着劇烈的戰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留在記憶裏的東西。

走到了天色漸漸向晚的時候，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直到後來在黃昏中只剩着德謨和我所騎着的兩匹馬。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們却又知道我們是不會騎的，走到一段田隴上的時候竟至立着不動。沒有辦法只得都下馬來牽着馬走。在那田疇中走着，周圍的淺山由深藍的顏色逐漸轉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氣連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起着一種從廣東出發以後從不曾起過的恐怖的念頭——在那些淺山裏面萬一有從戰綫上潰逃了下來在北兵藏

着，乘着這昏黑的時候向着我們一衝下來；再不然會有什麼大股的強盜來趁火打劫……這種無謂的憂慮執拗地來糾纏起來。

德謨也是有點神經質的人，大約也是我的憂慮無形地傳染到了他；素來是少說話的他，愈見沉默着，黑着一個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樣。

好容易走到了一個村莊，問起路來，據說離蒲圻還有五里路遠。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趕到蒲圻，在蒲圻或者可以和鄧主任們相會。徵求德謨的同意，他黑着一個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還須得等着德甫一道，我們穿過了村莊，在北頭上的一個土地廟前休息着。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兩個人交代着跑到村的南頭上去望，總不見德甫的轎子來。天色已經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來了。路是完全看不見的。到了這時候只好決心到村上去找個宿處。

拉着馬又折進村去，扣了好幾家的門都沒有回應。有些人家裏面有湖南兵的聲音，在那兒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軍的兵士，不知道是幾時進了村的，我們在外面打門，他們也一樣的不理。最後在村的南盡頭處的一家門上扣着，裏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是沒有人回應。我們在外邊叫着說：

「我們是南軍的官長，只求借宿一夜，決不擾害你們，你們放心把門打開。」

幾次放大聲音在門外懇求，裏面最後公然點起了亮來，有人的聲息，並且有出來開門的神氣。想那面的主人大約是聽明了我們說是官長，又聽見我們的聲音也還不甚粗暴，證明了我們是確是官長一類的人；或者也怕是我們那兩匹馬不耐煩地哼着鼻子，蹴着腳的聲音替我們作了證明的。大門結局是開了，一位五十來往的男子點着一盞菜油燈來接着我們。我們又把來意說了一遍，他很慇懃地把我們招待進去。我們問他繫馬的地方，他尤其高興，他說他家裏有馬房；按着又把兩匹馬引進他的馬房去了。

房主人看見了我們並不粗暴，他愈見安心起來了。他把我們歡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氣。屋裏很熱，蚊子又異常的多，我們勸他把大門開着；他在廠廳上燒起了火柴來燻蚊子。

我們是還沒吃夜飯的，他出門去替我們買了幾升米來，他自己有些仔雞，便替我們殺了兩隻，很慇懃地在廚下準備着；又替我們燒了些水來洗腳。

我們坐在大門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個鐘頭的光景，仍然不見到來。我剛才替自己懷着的憂慮又爲他喚醒起來了。他的身上是帶着有我們的盤費的，那兩名轎夫不會圖財害命嗎？天色是已經黑了的，轎夫是兩名，他是一個人，兩個人要結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嗎？這比潰兵和強盜的想



法更近情理，我對德謨說着，他也是作同樣的想法。

「假如是那樣，我們真是害了他呢？我們不應該把錢讓他一個人帶着。」我這樣說：

「不過他是有槍的。」德謨說：「那兩名轎夫或者不敢動手。」

「近在身旁的敵人有槍也是不行的。」

兩人正在談說着的時候。遠處有光亮現出，向着村上走來。唯一的希望發生了出來，希望那就是德甫轎上的馬燈。

我們走向村外去迎接，燈光漸漸近了。

「是紀德甫嗎？」我們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歡喜的回應所喚起來的自然是一樣的歡喜。

## 六

轎子到了店門口，德甫拿着一枝開了盒的駁壳槍走下了轎來。看着他拿着槍的情形，我和德謨同時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們以爲你在路上遇了什麼事情呢？等了有一點半鐘了。」我對着德甫說：

「兩位轎夫走得太慢。他們說蒲圻在開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這兒趕不上你們，我還要逼着他們趕到蒲圻的。」德甫說：

「我也本來是想趕到蒲圻的，因爲沒有馬燈。」

「那麼好了，現在有馬燈來了，我們趕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會沉默着不肯說話的德謨贊成着。「我們吃了飯動身。」

德甫也是沒有用夜飯的，我們便走進店去。兩位轎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轎裏的行李搬了進來，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們預備飯食。

不一會我們開起飯來，店主人另外開了一桌飯出去招呼兩位轎夫的時候，那兩位胆怯的夫子已經逃得來沒有踪影了。

「糟糕！」紀德甫叫着：「那兩位傢伙早就是想跑的，他們在路上已經把轎錢通同要去了。」

這樣一來，我們要在當夜動身的計畫便不能實現了。店主人也慇懃地留着我們，叫我們第二

天清早一早動身。我們他決定了在他的家中過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間的建築，前後有兩棟，第一棟接着街面，中間是一個廠廳，前面接着店門，後面接着一個橫的長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鋪面，那主人有三個兒女是睡在右首的一間的地面上，藏在烏黑的被條下面，自然我們進了他們的家屋之後都駭得不敢出來。左首的鋪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們在那兒下榻，說那裏面有床，也還有捍麵台。

天井的兩側有過道連接着前後兩棟。第二棟的正中是堂屋，背壁上陳列着神龕，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邊上塑着一個一連有三口鍋的長灶頭。左右有耳房，右邊的耳房便是馬房，左邊是關着的，想來怕是麵房了。

由那房子的結構上看來，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後來零落了才開始開麵坊而兼帶着館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頭一定是後來塑上去的。馬房我進去看過，那從前應該是有地板的房間已經成了土面，馬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兩匹。據那店主人說，他家中在年內接連出了兩次喪事，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室，他自己的馬就為經營喪葬賣去了，麵房的生意是已經停了業的。這位主人又算是經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賣掉，成為流氓無屋者的。

湖北的天氣，夜裏就到九點鐘過後都還不能退涼，又加以在廠廳中燒着火燻蚊子，熱得來很

令人難耐。德謨跑到門外去，在右面的階段上睡着了。我和德甫走進左側的鋪面去。那兒是有兩間房間的，前面是純粹的鋪面，在櫃台背後靠着壁陳着一張很寬大的捍麵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着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去，那兒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來，怕是那店主人的母親或者祖母結婚時的嫁奩。後手一隻角上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紙紮的靈堂，那當然是店主人的母親和妻室死時用過的。那在喪事過後是應該燒毀的東西，而店主人還珍重地保存着，足見他真是窮得有點程度，他似乎是想留來在自已的喪事時使用的一樣。桌下放着一架鐵火盆。房間怕有兩三個月沒經過人住宿，並且也沒經過人打掃，灰塵真是一山積一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沒有草也沒有草席。我自己決定就在這兒睡下，我去把紀德甫的雨衣取了來鋪在床上，把馬燈吹熄了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間醒轉了來，我以為是天亮了，但周圍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錶時，才十一點過鐘，睡了還不上兩個鐘頭。自己還在詫異這突然的覺醒時，頸子上異常的作癢，同時全身都像在發燒的一樣。房裏的空氣悶熱得難耐，便索性起床把馬燈點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個地方來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來了，奇異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動的一樣。我起初懷疑着是我自己的眼睛發花，待我再過細看時，這第二次受的一驚比我疑床板的移動還要厲害。真真是見所未見的一個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動着的臭蟲！那臭蟲的大衆真好像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我是睡在那兒就和闖入了小人國的葛理維一樣足足被它們攻擊了兩點鐘，把我從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來。但是這場仇恨是不能不報的。我穿着膠皮鞋踏上床去，便把那千軍萬馬的臭蟲陣線踏了起來。我算是打倒了一個臭蟲帝國。同時又感覺着自己的身上是還有敵人馳騁着的，便提着馬燈，抱着雨衣，跑出了廠廳來。

廠廳上燒着燻蚊子的柴火還沒有滅盡，把火撥活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軍服和襯衫脫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蟲絲也毫不誇張地是「勢如雨下」。它們受着了炮烙之刑，發出了濃烈的異樣的奇臭。

身上的臭蟲大約也掃蕩乾淨了，時間還早，便在廠廳上的一個楊妃椅上胡亂地睡下去了。

## 七

店主人起的很早，他替我們把早飯弄好，讓我們起來吃了之後也才六點鐘的光景。

要準備動身了到馬房去轡馬，我那匹老白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來，兩隻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淚，看那情形它實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沒有馬夫跟着的馬是很大的麻煩，在自己的飲食起居都顧不周到的時候，對於馬的飲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的顧着。鞍韉要自己轡，馬到疲倦了的時候要自己牽，那馬老先生的用處在我已經是消滅了的，我便率性又講了點子馬道主義，把馬寄放在了麵房老闆那兒。我留了一封信給政治部後來的人，讓他們過身時把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經營麵坊的主人把自己的馬是賣掉了的，那匹老白馬他或者會藏匿起來不肯交出。但就那樣也樂得做了一番順水人情，老闆或者可以把麵坊恢復起來，本來是在麵坊裏住慣了的老馬又落到麵坊裏也算得是適材適所。不過那匹馬，後來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見得那麵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稱我也不記得。

夜間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過一會。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蟲的悲喜劇還鬧了一幕小小的餘波。駝着硬洋的紀德甫是騎着唯一的一匹青馬的，我和李德謨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會他叫起來了，他在自己的頸子上抓下了好幾個臭蟲來。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蟲潛藏在衣縫深處，在火上沒有抖落乾淨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脫了下來清掃了一遍。我

自己的頸子上也有點囉哩，原來是昨晚在床上放過一下的軍帽裏面，在那皮沿的內部也藏蓄了好些餘孽。

走到八點鐘的時候快到蒲圻車站了，愈和前線接近，空氣便愈覺得緊張起來，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從他們的口中探聽得不少的前線上的消息。據他們說來，汀泗橋的戰事是昨晚結束了的，現刻怕在咸甯一帶開火。總司令部的火車昨晚已經開到了蒲圻。

在離蒲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過河便是往咸甯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線去的兵士都是從那兒渡河的。德謨和德甫主張渡河走去，我是主張到蒲圻車站去把擇生的消息探聽明白了再定走法。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我同他們也就分了手，約定在咸甯聚會。

我一個人走到車站上去，總司令部的車的確是停在那兒的。我走到那主腦部的車箱去，剛好走到車口，恰遇着白崇禧從車裏走出，他那時是代行着參謀總長的職務的。他看見了我却是先開口了：

「哦，K先生（他對我照例是這樣的稱呼，）你也趕到了這兒！」

我問他：「擇生是不是在車上？」

他說：「擇生是昨晚到的，我們的車子是夜裏到的，他到車上來開過會議，今早一早又趕到前線上去了。現在怕在咸甯和賀勝橋一帶開火，陸續的有傷兵送轉來。我們的兵站部準備得太不周到，傷兵拿着沒辦法，我們這火車是又要立刻載着開回岳州的。」他又問我：「是不是要去見×××？」

我答應他：「我是要趕到前線上去的，要去追趕擇生。」

「那嗎你最好是乘火車，停不一會有火車要開到咸甯。」

剛好說了幾句話，月台有哨子的聲音，火車開動起來。我去找着了站長，問明了開往咸甯的車子是第八軍的軍用車，還要等一兩個鐘頭才能開車，因為軍火還沒有載好。

乘着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在車站上巡視了一下，還有好些沒有搭上火車的傷兵被留在車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腳打斷了，有的是頭上受了傷已經失掉了意識，呻吟的聲音是異常的淒楚，有很濃厚的硝煙氣和石炭酸水氣。但是却沒有見有人吐出怨言，大約也是因為打了勝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雜亂，而在雜亂上是帶着了一層欣喜的彩色。

巡視了一會我又走去找着站長。叫他替我在車上找一個座位。他說他自己不能夠作主，把我



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軍的營長。那營長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裝載軍裝。包是新製的革命軍的軍服和軍帽；因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數是還穿着從前的軍裝的。

我對那營長說：我是總政治部裏的人，要趕到前線上去，要搭他們的車子。

那營長帶着一個很冷淡的態度，把我的身子上下地估量了一下，他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只是對着站長說：「車子怕不夠啦，只空着兩個車箱了，連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把我是看得很下賤，以為頂高怕不過是一名准尉的司書，但那也是難怪他的。因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藍布的軍裝，自從由長沙出發以後，在山裏跑了幾天，已經骯髒得很有點程度；腳上是一雙襪草鞋，套在一雙綠色帆布膠皮鞋上，雨來都已經被泥醬緊了。

我聽着他那樣的口氣，我也沒有管他，各自跑到最末尾的一個空着的鐵皮車裏去了。等到軍裝包子裝到這架空車來的時候，我在車上也很賣了一些氣力，替他們搬運。包子高齊車頂地裝滿了半車，算也裝完了，那營長和他的屬員們最後也上了車來。他對我倒也沒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鐵臉皮來，在鐵皮上坐下了。

其實我是太客氣了的。在快要開車的時候從月台上湧進了好些人來，大抵由第四軍落了伍的夫役。營長的手下人不要他們上車，但也沒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廣東人，高聲地反問着：

「吊那媽，耐車害（你不是）革命軍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

空着的半個車廂已經擠滿了，車子開動了起來，月台上還有些人沒有擠上。

擠上來了的人裏面有一位是第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本是廣東大學的學生，他把我認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學長。」他說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長沙，現在病好了，要趕到前線上去。他雖然穿的是同樣的藍布軍服，但比較整齊潔淨，沒有像我身上的那樣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總司令部的火車趕上來的。他戴着有一條毛氈和一頂第四軍的特徵的銅鼓帽。他看我坐在鐵皮的車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氈解開來疊着，請我坐，我却不過他的厚意，便拉長讓他和我也並坐進來。

我們的坐處是向着鐵皮車的東側的門道的，和那位營長閣下相隔不遠。那位閣下大約是看明白了我比司書生的位置要高得一點，他在打開菸匣要吸菸的時候，公然進了我一枝香菸。後來，在九月間，劉佐龍在漢口行軍長就職禮的時候，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出席。在行禮畢後的茶點席

上我也還看見過這位營長。他的席次和我離開得很遠，他公然走到我面前來特別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們是十年前的舊交一樣。可是那營長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沒有攀問過，我揣想他現在怕已經升成了軍長了罷？

車內和車外的情形都是很雜亂的，但是是有光輝的雜亂。

鐵道的兩旁和離鐵道稍遠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樣湧着本軍的隊伍。

因爲夜間和早晨的微雨，空氣是很濕潤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陽的熏蒸，倍感着燠熱。戰死了的北洋軍隊是沒有收屍的，狼藉在鐵道沿線的兩側；死後僅僅十幾個鐘頭，已經腐化着，發出異樣的奇臭。汀泗橋是最有名的激戰地，在那兒附近的兩側的湖沼裏面浮無數的死屍，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側着。（在戰事告了一段結束之後，聽說從那兒撈出了不少的槍械。）那兒的屍臭尤其是厲害。

過汀泗橋不遠，在東側的一段疏林裏面，有三個裸體的綁在樹上的死屍，通是跪着的。一個特別肥，身體異常的晰白而豐滿，頭是垂着的，嘴上有長長的八字鬚鬚。在當着心窩的地方有一個拇指大的槍眼，從那兒流出的血液在白晰的肚子上畫着一條含着潤意的黑線。頸背後插得有一道

紙紮的箭標，寫着「正法旅長一名×××。」人的名字沒有看得清楚，餘外的兩名死屍也沒有看得清楚，火車已經跑過去了。那三名軍官自然是由吳佩孚正法了的，吳佩孚親身到了汀泗橋來督戰，無如戰線仍然是潰敗了。但可佩服的畢竟是大帥，連他自己都是要忙着逃命的時候，他却有那樣的閑情來明正典刑。

過了那帶疎林子的時候在東側的湖沼的彼岸看見紀德甫和李德謨兩個人牽着那匹青馬，夾在隊伍中間走着。他們比我先走得兩點多鐘，但見瞬息之間火車便已經把他們趕過了。這個比賽恰是我們從汨羅跑路趕到蒲圻來的一個縮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別人的火車只跑了五個鐘頭。

快到咸寧車站時，在一處空地上看見了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的馬，又看見了鄧主任的一位馬弁，那是留在長沙總司令部行營裏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車趕來了的。我高興得很，以爲這一次終竟把擇生趕上了。在咸寧下了車，我便向那馬弁和馬的所在處跑去。

那馬弁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兒看見了娘的一樣，歡喜得快要流出眼淚的樣子。他告訴我，他是在蒲圻車站上碰着鄧主任的，早晨跟着跟到了咸寧來，主任便到城內第四軍軍部

裏去了，叫帶着馬在車站上等着，一直等了兩三個鐘頭都不見來；他自己還沒吃早飯，肚子又餓，又沒有一個錢。

我把了錢給他，車站上已經有些賣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車站外面處的壁上四處都是用白墨寫的留白，是某某團部，某某營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屬的人員在某處集合或者前進。我在進口處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白墨給紀德甫李德謨兩個人題着壁報，叫他們在車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軍軍部去了。

咸寧車站和縣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間有一條路，擁擠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補濟着交通，那些恐怕是臨時拉來使用的。我跳上了一隻渡船渡進城去，問到了第四軍軍部。但到了那兒時，那兒的留守部隊正待要出發；據說軍部的主要人們是已經前進了，鄧主任也跟着前進了，出發後已經有兩點鐘的光景。

就這樣，這一次的追趕又落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軍軍部的留守部隊前進，但有德謨和德甫沒有跟上，又怕他們在車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個人折回車站去。

在車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謨，兩個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謨尤其帶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們去吃了苦的一樣。他們說路是怎樣的泥爛，人是怎樣的擁擠，空氣是怎樣的奇臭。特別是還要服事着一匹馬。但這是不能由我負責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於他們的本意。不過我到了後來，就是在我寫着這篇回想錄的現在，都覺得有點失悔，失悔我自己沒有去涉歷過那一段路；在火車中坐着雖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橋的戰場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甯以上還沒有通車，因為前線在賀勝橋作戰，戰事還沒有結束；鐵道上敵人所埋下的地雷也還沒有掃清，時而有從路線上抬轉來的工人，是因為誤踏了地雷受了傷的。趕上前線的隊伍大抵都避開了鐵道路線，檢着小路在走。但在沿着鐵道路線走的人也還是不少：因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謨是上了走小路的當的人，我們便決定冒險沿着鐵道路線走去。馬是不能騎的，一匹青馬也只好交給鄧主任的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寧等候着後來的部隊。

三個人互相隔着五尺遠的光景，在鐵道沿線上走着，起初是很小心的，路線中間有石子面着的部面自然是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為有些隆起或新異的地方便要停着腳。但是走過咸甯車站，過了一兩道小橋之後覺得路線上並沒有什麼變異，也就漸漸的胆大了起來，放着

脚步不斷地追趕過在我們前頭走着的人。

沿路的兩旁都有北軍遺棄了的物品，刺刀，馬刀，軍服，軍帽，子彈帶，手榴彈，下了機關的步槍，人的屍首，馬的屍首。那些屍首都還沒有腐化，像汀泗橋一帶那樣的奇臭是還沒有的。

在路上趕過了不少的人，在一處山坳處看見了一處地雷爆發過的地方，地上潛的血還是鮮紅的，沒有凝集。血跡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處看見鐵道上在微微地冒着煙子，當心地走上前去看時，看見了一根枕木在燃着，不知道是怎樣地燃起來了的，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澆熄了。

被我們趕過了的人中有兩位是我們認識的人，便是李漢俊和詹大悲。他們和我是在長沙相識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傘，腳上是一雙泥漿了的嗶嘰鞋，走路的神情很有點狼狽。漢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頗有點滑稽的風味：他穿的是在長沙買的一件不甚合身的軍服，帶着一頂軍帽，手裏也撐着一把洋傘。兩個人的優養慣了的白嫩的臉和手都已經烘成了桃紅色了。

我們和他們擦身過的時候，問他們遇着過擇生沒有，他們說在蒲圻遇着過，以後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們也是昨晚由長沙趕着總司令部的火車到的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趕上來的。

就這樣一直趕到向晚的時候，快要到賀勝橋了。在澄清的空氣中，隔着山還聽見前面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踴躍了起來，以爲這一次總可以趕到最前線了。但到我們趕到了賀勝橋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了。天色黑了下來，有很多的部隊在離市街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宿營，四處都起着營火。我們去問了好幾處，問第四軍的司令部，有的說是前進了，有的說是紮在賀勝橋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領。

在咸甯的時候，因爲城內的飲食店都把食料賣盡了，我是只在街頭賣過一些豆腐乾來當了午飯吃的。德甫和德謨也只在咸甯車站上吃了一些粉條。三個人沒吃中飯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餓得來不能忍耐；又是星月都沒有的黑夜，要趕路也沒有辦法，只得在一家農家裏去歇腳，託那兒的主人替我們準備一些夜飯。

正在吃着夜飯的時候，詹大悲和李漢俊兩人也趕上來了，不約而同地也落到了我們停息着的農家裏。他們是帶着有一位下人的，一來便闖進了那農家的內室去，把那家人的寢室佔領着了。那下人回頭又拿了一個空菜匣來，把我們弄好了的飯打了一匣去。我到飯用完後走進那寢室裏面去看過他們，他們也正在吃飯，菜匣裏面帶着不少的乾糧。我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他們既有那



樣多的好菜，爲甚麼看見我們在吃白眼飯的時候不分出一點給我們，要把飯拿到這兒來藏着吃？爲着那樣小小的事情發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覺得真是孩子氣，但當時的實感是那樣的，那是無須乎掩飾的。

睡的時候，德甫從農場上拉了兩把稻草來，鋪在門道外邊的一隻角落裏，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門道內的小小的堂屋裏面，有一架坑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謨便在那上面打橫了起來。我自己取了一扇門來，和坑床平行着，放在兩個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臥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約是因爲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門扇便一同倒在地上，發出了蠻大的響聲。我自己自然是驚醒了，連睡在坑床上的德謨也被驚醒了，他模糊地問了我一聲：「炸彈？」我倒下地時，右腳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腳棱上。起初麻木着沒有感覺着什麼，待把兩個短竹凳移開，就儘那門扇陳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的時候，小趾疼痛了起來；把火柴擦燃來看時，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 一〇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來趕路，連早飯也都沒有吃。這一天關於沿途的記憶

絲毫也沒有，大約是因爲始終都在鐵道路線上跑，所接觸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沒有變化的原故。現在所記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沒有怎樣吃苦。

在傍晚的時候跑到了離武昌城僅僅有十五里路遠的紙坊。聽說第四軍的軍部是紮在紙坊車站上的，跑到車站上問時，又已經前進了。據留守的人說：「怕現刻已經進了武昌。」

郭沫若代表作

聽着這樣的消息應該是要喜歡，但在我自己却把趕路的興會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線去參加實際的作戰，但是從汨羅跑到紙坊來，足足跑了一個禮拜，才不外乎是和從前上京求名的「風餐露宿星夜登程」的舉子一樣。德謨和德甫兩人也和我抱着同樣的感覺，我們決定當晚就在紙坊過夜，等明天清早起來再走。

留守處的人叫我們到車站對面的站長住宅裏去，說那兒有空着的房間。我們找了兩升米，便拿過站長住宅去。那兒有一個花園，臨着花園的一帶房廊的東頭的確有一間空着的房間，陳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間的東南兩面有臨着花園的迴廊，迴廊邊上圍繞着欄杆。我們到櫥裏去找着了一個小火爐和沙鍋，拿到迴廊上來準備熬點稀飯。同時德甫在園子外又找了些蔬菜來，準備一同煮在那稀飯裏面。沙鍋的容量頗大，我們儘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

好。跑了一天沒有吃飯，肚子餓得異常，聞着稀飯的香氣真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稀飯讓德甫和德謨兩人熬着，我一個又到車站上去打聽前方的消息。剛走過車站去便下起了傾盆的大雨來，露天中的雜色隊伍都湧進車站來躲避，擠得來真是和新開封的火柴匣一樣。就這樣暫時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軍用電話似乎受了雨的影響，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見那兒的迴廊上已經縱橫地睡着了無數的人。走進房裏去，看見德甫和德謨兩人睡在近門的一尊牀上，裏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漢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陳着他們的雨濕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幾個人。原來詹李兩人也同落在這兒，他們在中途雇了轎子坐來，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問到稀飯上來。

德謨在牀上說：「我們弄好了等，你不來正，在吃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們也來吃，連轎夫也來吃。他們說他們有米帶着，吃了再煮，一鍋飯立地便吃乾淨了，連我們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問：「再煮的稀飯在那兒呢？」

沒有人回話。

漢俊在床上叫着他們的下人：「你煮的稀飯呢？」

「我們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沒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們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飢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難過抑地想痛罵出來。但只客氣着又連說了一聲「糟糕！」

「不要緊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進武昌城去，我請你們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擔心吃鉛彈。」

我對於詹大悲，特別的感着一種先天的不滿意。我在肚子裏面罵了他好幾聲的「臭官僚，」

「投機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裏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這一兩天來的趕路的熱心不外是去搶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國民革命！不外是幾位投機的爛紳士做做新官僚罷了！」——心裏儘管懷着怒氣，但也沒有說出口來。床上已經沒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漿的脚踐踏得沒有睡下去的勇氣。我率性負着氣從房裏跑出來，檢着東西的迴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交戰，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會也什麼都不在意識裏了。

九月一號的清早又由紙坊向着武昌城出發。早飯是不用說的，連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麼什物都沒買到手。

在路上走不好一會，看見田疇間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廟宇。我們便避開大路向那廟宇走去，想在那兒找點食物。漢俊也跟着了我們來，詹大悲坐着轎子各自往前頭去了。廟宇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走到那兒時才是荒廢了的一座，連乞丐的影子都是沒有一個的。

漢俊說：「還是熬着一下，我們趕進武昌城去開早飯啦。」

他說着又各自從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們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人家，我們便向那兒走去。

那兒是小小的一個村落，有好些農家的兒童們站在村外看着鐵道沿線上過兵，他們是非常高興的。他們看見了我們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懼，有的反是向着我們走來，問我們要空彈壳。

進村裏去，向一家起着炊煙的門首去，說明了我們要買點食物吃的來意，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歡迎，請我們進門去，通過廳堂，在廳堂後面的廚房裏一張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對着一道後

門，門外是一片廠壩。廚房的另一邊是一個長灶頭，正在煮着豆漿。原來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的生意。據說平常是送進武昌城裏去賣，自戰事發生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沒做生意，今天因為「南軍」勝利了，他們又才開起火來準備午飯時挑進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見我們到了，便有好些人圍集了來，探聽軍事上的消息。我們根據着數日來的長驅直入，滿相信着先頭部隊是已經進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們還要堅決。他們說昨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吳佩孚陳嘉謨坐着的火車跑過。接着便是崩潰下來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趕上來的南軍，和吳佩孚的火車相隔得只有兩三個鐘頭。以後便一直連夜連晚都在過兵，過到了現在還沒有過完。村裏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的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好幾百萬人馬啦。」

主人把煮熱了的豆漿和現成的飯，現成的豆腐乾來犒享我們，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和他們談笑。說也奇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會有人向他們宣傳過，他們總口口聲聲的說：「南軍是打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這樣期待的「南軍」自然是會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後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後門的廠場上有喧嚷的聲音起來：「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來……」大家湧到後門外去看時，一羣村上的人在廠壩邊上一排樹列下圍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們也走上前去看時，原來他們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裝的北兵。

那北兵被衆人糾打着，口口聲聲的說：「咱不是北兵，咱是南邊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麼也不能改變。

「你這北方拐子！你還在扯謊！你這狗娘養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雞。——你這身上的衣裳是偷來的。——打！打！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頭的，有用腳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來了，哀號了起來。

我們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開。我們對大家說：說那北兵也是我們兄弟，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沒有出路才來當兵的。他從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不好，是他們的官長不好。又對他們說：南軍裏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裏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德甫是山東人，在這兒他自然是提出了一個現身說法的實證。

大家都了解了我們的意思，把敵愾和緩了下來。那位北兵歡喜得流着眼淚，一翻身便向我們

磕了幾個響頭。他回答着我們的詰問，說他是河南人，他是參加過南口的戰事的，從河南調到南口，又從南口調到湖北，他們的軍隊是有兩個月沒發餉的。

「你現在是要往那兒去呢？我問他。」

「咱要回家鄉去啦，副爺。」

「你可有路費嗎？」

「連一個銅板也沒啦，副爺。」

我們把了幾塊錢現洋給他，他接到手裏便撲東一聲又在地下磕起響頭來，向着我們三個人每人磕了一個頭。

「三位青天大老爺，三位救命的活菩薩！咱要賭咒，咱一輩子兒是不再當兵的。」

那人起來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狽地走去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後叫着：「老爺，你回去傳傳名啦，看我們南軍的官長是怎樣地有良心。」

那人把頭點着，沒有掉過身來。

把剩下的飯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對我們說：



「南軍的官長，你老不要着急，隊伍是一定進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飯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走到鐵道路線上去，走不好遠便有一道橋，橋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趕船到武昌，可以趕到文昌門進城，比走路來得快，也來得舒服。」

我們聽着他的話，着實是很愉快，並且也決定了照着他的指示，趕船下去。心裏還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說的船通被北軍拉去了。

把飯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飯錢，辭別了店主人出門。他們還把我們送出了村口，遠遠地向我們指示着那趕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鐵道路線，雜在一些隊伍裏面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道橋，但是橋下是連船的影子也沒有的。我們還以為船是一定被北軍拉去了，說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軍隊拉去了，不得已只好還是走路。

## 一一一

愈朝前走，路線上的本軍隊伍愈見稠密，走到後來隊伍是停止着進行的，我們便一直向前超蓋過去。在八點過鐘的時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隊伍的最前頭，在鐵道的正中看見了鄧主任和鐵羅

尼顧問，和另一個背立着的人在那兒在討論着什麼。他們也看見了我們。擇生把左手的拳頭高舉起來，滿高興地向我叫着：

「呵，你們到了！」

背立着的一個人掉過了頭來，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古銅色的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裏含着一隻大雪茄。

鐵羅尼照例把兩手來握着我的兩手，連連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雙眼睛是充滿着光輝和喜悅的。

擇生把另一個人爲我介紹了：那便是第四軍的第一師師長陳銘樞。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的。

「還沒進城嗎？」我問着。

「敵人跑得太快，」陳銘樞說：「我們趕遲了一刻。」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是走到了最前線，一方面高興着我們還可以參加最後的一戰，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謨說：「我們幸好沒有船趕，真的是由文昌門進了城，現在是成了俘虜啦！」

周圍的風物漸漸映到了稍有餘暇的心境裏來。空氣是異常地清澄的，近處的樹木帶着青翠

而新鮮的葉冠，有的還在點滴着夜來的宿雨。

稍後幾步，有一位肥胖而白晰的人，嘴上有八字鬚鬚，頭上戴着尖頂的京帽，穿着長衫和坎肩，坐在路軌上面。擇生把他頤指了一下，對我說：「那是咸甯縣的偽知事。」在那人的旁邊還有幾位穿長衫的人，想來也是由咸甯帶來的了。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樣子很是鎮靜，但他操在膝前的一雙手却掩不着他內心的恐怖，不住地在發抖。旁邊穿長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隨人，問他冷不冷，他只把頭搖着。

我問擇生，「把他帶到前線上來是什麼意思？」

擇生帶着一種惡作劇的微笑說：「我們是要駭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還在替吳大帥辦差，那曉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這樣的下落。」

擇生們是還沒有吃早飯的，不一會有人担了一桶飯來，他們便踞在鐵道路線上吃。附近的農民圍集了好些人到我們的周圍來了，他們也異常的高興，有些人特別送着了飯菜來。

「把一枝槍給我們罷，」其中有一位很勇敢的向着我說：「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經過訓練才行，」我對他說着。「我們的戰火還很長，將來要打到北京」

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時候會招兵，你來應募好啦。」

正在這樣說着的時候，在那澄清的空氣中突然轟的響出了一聲大砲。圍集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就像一羣烏雀一樣驚散了。

「哦，開火了！」在後邊的隊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我特別把那位咸甯縣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臉色駭得碧青，嘴唇變成了紫色，牙關連連地在發戰。

作戰的計畫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師長的張發奎已經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處砲擊賓陽門一帶。留在鐵道路線上的隊伍進攻中和門和保安門。陳銘樞的隊伍陣在南湖一帶作兩方的策應。目的是希望敵人出城來應戰。

敵人的大砲接着又響了幾砲，是正對着鐵道路線上打來的。砲彈來得很高很遠，在我們的頭上拉着風遠遠飛到後邊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砲聲，似乎我們的砲隊也在應戰的光景。在鐵道路線上的左翼軍取出了散兵的陣線要開始進攻了。陳銘樞帶着了一部分隊伍從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甯縣知事是一同帶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釋放，還是遭了槍斃。

敵人的大砲的間隔愈見來得密促，中間夾着了步槍的射擊聲。擇生聽着那槍聲，他很高興的

說着：「嚇，敵人開城應戰來了！」

俄顧問尤其高興，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國話說：“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ohon Mittagessen geben!”（K同志，我們要進武昌城開午餐會啦！）

前進的軍號吹起來了，隊伍逐次前進。我們是沿着大路走的，鐵羅尼走在最前頭，其次是擇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謨，敵人的砲接一連二地從我們頭上的空中響過，我每聽見一次砲響，心裏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頭的鐵羅尼和鄧擇生時，却不免要慚愧起來。那矮小的鐵羅尼，他是騎兵將校，革命戰役時右邊的膝頭上受過名譽的負傷，因此在固有的騎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層顛簸的意思，愈見像一隻水鴨，但他的頭部却絲毫也沒有動顫。舊時曾做過團長的鄧主任也照常是把頸子昂在左邊，把胸脯挺着直黨黨的在走。我自己便也盡力地鎮靜着，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砲聲一響，頸部的肌肉們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自己太不好意思，回頭去看看德甫和德謨兩人，他們也是和我一樣在把頸子縮動。我自己暗地嘆息着：「沒有實戰的經驗究竟是不行的。」

起初是每人相隔得五尺遠的光景成着縱隊地進行着，敵彈來得愈見密接了，鐵羅尼和鄧主任教我們走下路邊去向田塍上散開來。他們說路線來得高，五個穿着官長服的人進行着是容易成爲敵人的目標的。我們服從了他們的指揮向左側的路旁走下去。一離開了路線，斜坡上被昨夜

的暴雨打濕了的土是很疎鬆而泥濘的，異常的難走。走下了坡時看見了詹大悲，他是逼緊着坡脚走的，身上的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經有好幾處被泥染污了，他似乎是跌了好幾次的跤。看見了他那樣狼狽的情形不免又起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說：

「詹大老，你很有軍事上的經驗啦。」

「怎見得？」他問我。

「你懂得借路塍來抵擋大砲。」

沒有等待他有回答的餘裕，又是轟的一聲飛過，詹大老把杖着的洋傘舉起來在頭上擋了一下。

下邊的田地上是取着散兵線進行着的我們的軍隊。人人都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進行是很

遲鈍的，一些下級的軍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確是可憐的一幅圖畫，要說是和驅着羔羊上屠場一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我們的前面並沒看見敵人，但聽見有槍聲，有些槍聲來得也很近。驀地有衝鋒的軍號吹奏了起來，下級的連排長高撐起指揮刀吶喊着衝鋒，向前面突貫，軍隊跟着突貫，我們也跟着突貫。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沒有遮攔的地方，看見了武昌的城郭了。那連接着的通湘門和中和門上的城樓在慘淡的白光中縹緲着，却沒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在前頭領導着的軍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們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敵人從城牆頭上不斷地把大砲轟來，但那些砲手們似乎是很少經驗，也怕是因為連次的大敗已經是驚惶失措，一砲二砲地都打從頭上飛過，落得很遠的去了。砲到不能打準，漸漸失掉了它的威嚴；我自己的頭公然也不再為它低下去了，而且感覺着一種對於敵人的嘲笑的趣味，覺得他們是在放花砲一樣。一些尖銳的步槍聲，拍拍拍拍地連響着的機關槍聲，就好像是一些鞭砲。

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次的衝鋒真是有點奇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些軍事上的指揮官在開始衝鋒之前竟沒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敵情，只聽着槍砲聲便往前衝，結果是向着空氣衝了一陣。這

兒自然有一個心理上的遺算，大家以爲敵人一定會要背城借一地出城來迎敵，但那知敵人是駭怕了的，衝鋒的結果，只是明白了城裏的敵人是想探堅壁清野的計畫。

不知道是從那兒傳來的消息，又說敵人是由保安門出了城，有一部分隊伍又衝向保安門去，我們也跟着衝去。

保安門外是有市街掩護的，街坊上很熱鬧，賣飲食的店子早已經在開門做生意了。兩側佈滿着的我們的軍隊都是停止着沒有作戰的。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門的敵人也還是沒有開門。我們三個人便一直沿着街側往前進，有些下級的軍官注意我們，叫我們留心着流彈。城上的敵人時時在對着街路上射擊，街上的居民和本軍不斷地有受着流彈的人。愈朝城邊走，街面便愈見慘淡，舖口都是掩閉着的。我們一直走到看見了城門口的地方，看見了那嚴閉着的城門。這一閉關真是有點令人失望，同時也有點令人憤恨。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兩扇木製而蒙着鐵皮的城門，就和中國的封建餘孽一樣，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還在發揮它們的威力。我想到那樣的古城，就拿大砲來轟也一定是可以轟破的，但可憐的是在本軍的隊伍中竟連那樣的大砲也沒有，有幾尊新捕獲的野砲已經運到洪山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砲想要打進武昌城都沒有打到。



從城門邊上又退轉去，在街面的右側找着了左翼軍的司令部，我們走了進去。在裏面的一間客廳裏看見了鐵羅尼和鄧擇生。他們在一座坑床上對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擇生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麼事情。有好些穿長衫的街坊上的紳士們很匆忙地進出着。

“Genossen K. niharashoi (K同志，不好啦!)”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tagessen geben.” (我們不能夠在武昌城內開午餐會啦。) 很有點幽默味的鐵羅尼假裝着一個失望的樣子對我說。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 (或者我們可以開一次夜會的。) 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語來和他應答。

客廳正中的方桌上堆着無數的肉心饅頭，我和德甫德謨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時伸手去拿了來吃，自從離開長沙以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吃食過。

敵人既持着堅壁的戰法，白天的戰事是沒有進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敵人或者會於夜間出來襲擊。擇生和俄顧問都要參預軍事計畫，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盤託負了給我。計算起來比我稍緩一步的由石城磯來的部員們在日內或者會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個臨時辦公處

來集中這一部分人。萬一在日內或者夜間攻進了武昌，各種的標語和布告絲毫也沒有攜帶。是應該臨時寫作的。還有附屬於各軍的各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應該召集起來討論一下在城外四鄉及入城以後的工作的步驟和範圍。政治部的臨時辦公處決定設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學（後來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和德謨兩人便和他們分了手。紀德甫是要跟隨着俄顧問作翻譯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們再在一道了。

敵人從城牆上時常有槍砲射出，我們退到着彈距離以外迂迴着向南湖走去。途中路過一些農家，他們於驚惶之中都帶着親睦的氣象，對於我們表示出滿腔的歡迎和信賴。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情形，有些農家在自己的屋子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來躲避子彈，讓孩子們踞坐在那兒。

#### 一四

在文科大學遇見了李漢俊和幾位湖北黨部的人，還有在暑假中留在學校裏的幾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我們四川人，我已經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多蒙他們的幫助在學校後部的一段樓房裏找了幾間房間來做辦公處。因為學校的中樞部和樓下的全部是已經被軍部駐劄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寫標語做傳單，同時利用着大學的學生們向四鄉去宣傳。

一直到了晚上我們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帶領的一批人還沒見到來，反是在長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隊人和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廣東附隨着政治部出發的）趕着火車先到了。正在爲安置他們忙亂着的時候，擇生派了人來把我和德謨找去。

我們被引到了一處小巧的洋館裏，那不知道是鐵道局的附屬物，還是外國宣教師的住家，是暫時做着軍司令部的。在一間精巧的客廳中很雜亂地呈示出一些軍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國顧問，鄧擇生和鐵羅尼都在那兒。與高彩烈地有好幾種聲音，好幾種言語，在那兒作着軍事上的雜談，淡巴菇的煙子和氣味是很濃烈的。

擇生看見了我們，他第一聲問我們的便是吃了飯沒有。由他這一問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門外吃了幾個肉心饅頭之外還沒曾和飯見面。他吩咐了那兒的護兵替我們送了兩份來，我們坐在一隻角上和大家的談話不相干地吃着。說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是吃的清炖鷄，火候很適宜，味道也很合口。

擇生在衆人的談話中是很熱心的一個，因爲他在前本是軍事上的人物，第四軍的主腦部都是他的舊友，他能講德國話，能夠直接用德國話來和俄顧問的一部分拍談，或者替他們翻譯。在談

笑之中也時而有軍事上的報告送來。有一次是第X軍的Y師長派人送來的報告，說他的隊伍開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駐劄在鐵路工程處，但那報告沒有遵守軍事上的格式，也沒有記明時刻。會集在那兒的軍官們便拿來做了譏評的中心，擇生譏評的特別露骨。

「連軍事上的A B C都不懂，也在做師長。」

第X軍從廣東出發時是派了兩師人參加的，在未到長沙以前部下的隊伍已經逃走了不少，一直沒有上過火線。在長沙時其中有一團人成立黨部，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列過席，那一團人中有一三分之一是在長沙新補充的隊伍，有好些還穿着長衫，但到北伐軍已經兵臨武昌城下了，那Y師長却也神速，用火車載着自己的兵趕到了武昌城下。

「名將的用兵是『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的。」說這話的是那頗以儒將自命的陳銘樞。

擇生又來問了我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們把下半年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訴了他。向他說留在長沙的大部分隊伍趕着火車到了，反是代杰所帶領着的一部分先遣隊和胡公冕所帶領着的一部分的宣傳大隊還沒有到來。「他們大約是在路上沒有趕上火車的，還是我們幾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擇生又很得意的說着，但他却沒注意到他的話是有點誇張：因為他忘記了他自己的

脚是踏在馬鐙上的。

他又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些軍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是沒有什麼進展的，只是漢口的劉佐龍派了代表來輸誠，交涉還沒辦妥；吳佩孚在昨晚崩潰了下來時候便渡過了江去，大約是連夜逃向河南去了。我們的一方面有第八軍派了一部分隊伍由白沙洲繞道渡了江，已經取得了漢陽，早遲要向武勝關進出以截阻北洋軍隊的來援。城裏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大約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吳佩孚的來援；沒有援兵到來之前他們是不敢出城的，但當晚自然要提防着他們的夜襲，那倒是絕對地可歡迎的事情。「他們要出城來夜襲，那是他們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擇生用着他愛用的表現法來這樣說。

待我們把飯吃完了之後，聚集着的軍事上的要人們大抵分頭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擇生和鐵羅尼是要留在司令部裏的，我便和德謨又回到文科大學去。

## 一五

那一天晚上敵人沒有動靜，第二天的上半天也沒有動靜，軍事上的人們有些焦燥起來了。攻城的大砲沒有，飛機也沒有（有由俄國人駕駛的飛機還沒有到，但也不是戰鬥機）對着一座封

建時代的古城簡直沒有辦法。

軍事上的人們在中午的時候開了一次會議，決定組織敢死隊，在當晚乘着夜陰運着梯子去爬城。本來是沒有工兵隊的革命軍，政治部在這時候又成了臨時的工兵隊。好在這時候代杰所領率的一批先遣隊和吳公冕所領率的宣傳大隊都已經到齊了，政治部派了許多人到四鄉去徵發梯子和麻繩。梯子是兩塊錢一架，由政治部發出徵發券，被徵發了的人家可以憑券到政治部來領錢。

徵發隊一派遣了出去，絡繹便有好些梯子徵發了來，有些是嶄新的，有些舊得來怕已經有百年以上的高壽；凡是舊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約是用久斷折了被鋸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點是決定在賓陽門的東北角上一段小丘上的城壁，那兒的城壁比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長的梯子連着兩架，短的連着三架，大約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積在南操場上，部裏留下的工作人員和勤務兵，便一同在那兒找紮起來。由我自己的手也找紮了三四架。找紮好了，又抬到學校的門外去。

爬城的時間是決定在午前二小時，在夜半的時候由各軍所挑選出來的敢死隊到南操場來

齊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隊，每小隊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駕，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隊扛荷上去。

擇生是要跟着去督隊的，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己告奮勇要求去，擇生不允許。他說我也走了，那裏沒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明天進了城之後。竟連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在東江之役本是有陣地經驗的人，他都不肯讓他去，只挑選了十名的宣傳員帶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場送着敢死隊出校門，已經是兩點過鐘了，看着他們荷着長梯，向黑暗中消逝去。天下仍然沒有星月，一切的燈火不用說是不能點起的。看着這樣的光景，不由得不把易水歌在腦裏的字幕上浮現出來，不斷地起着寒慄。

在敢死隊出發後，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進城的準備，一方面靜候着前線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時候，稀疏地聽見了一些槍砲的響聲。爬城的計畫顯然是失敗了。在五點鐘的時候我叫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聽消息，結果是沒出所料，因為敢死隊走到城近處時天已經發白，敵人已經有了準備了。

在前線上雖然並沒有直接的交綏，但時而有受了敵人的流彈的士兵送轉來，總司令部的衛生處是組織得最不完美的，有多少傷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來。政治部的衛生股只有一位股長

和兩位股員，仍然是不濟事的，好在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屬在政治部裏的，她們也很勇躍的幫着做着些救護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點鐘的時候，鄧主任和俄顧問都不見回來，連同着他們去的十位宣傳員也都沒有一個影子。我便決心着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同到前線上去視察，同時也帶了一位宣傳員同路，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幹的少年，在那時是在做着小隊長的路，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幹的少年，在那時是在做着小隊長的路。

從文科大學向北走去，不遠更折向東首時，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裏和通湘門以東的城牆平行着是全無掩護的。城樓和城壁很鮮明地現在左側，城上的敵兵都隱約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拋擲着，自然是昨晚的找紮沒牢，在途中解脫了的。賓陽門一帶的附郭的居民爲避免前線上的砲火負荷着家財更向鄉下逃去的人，男男女女地在田塍上絡繹不絕。

走到洪山的寶通寺近處，路上有鮮紅的還未凝結的血，過路的士兵對我們說：剛才有一位兄弟才在這兒中了流彈。

寶通寺是衛生處駐劄着的，成了臨時的野外病院，門前很呈着雜亂的情形，但我們沒有工夫進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關帝廟，那兒是前敵司令部的駐劄處。從那廟門走過時，陳銘樞含着一隻雪茄剛好從左側的大門中走出。我那時候很佩服他，覺得他很沉勇，就像是關聖帝君顯了神的一樣。連那在他的後面跟着的兩名護兵，也就像是周倉和關平。

我問我們的關聖帝君：「擇生是不是也在裏面？」

關聖帝君曰：「不在，怕還在前面的長春觀裏面。」

他也是要往前線去的，我們便和着他一同走出了關帝廟的東轅門。

從那兒走出了之後，左側是一兩家人家的背後，右側是一段空地。空地盡處，左側的人家也盡了，接着是在道路的右側又有一排和城牆正對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同時怕已經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向午的陽光照着，城牆上明顯地可以看出敵人的，不斷地向那陽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槍聲，把那兒的光景渲染得異常慘白。但無論你怎麼用力的凝視，那些神秘的彈子你是看不出他們的路線來的。我們的關聖帝君長嘆起來了。

「頓兵於堅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戲的口白這樣說：同時又回向着他的兩員站將，提着駁壳槍的周倉與關平。

「你們到這屋後去看看，看有沒有背道好走。」  
 兩員護將去探尋了一會，轉來報告的是：「沒路好走，」於是我們的關聖帝君把頭搖了幾下，又各自走回關帝廟去了。

## 一六

我們和關聖帝君分了手，各自向那慘白沒有掩護的道路上走去。我們三個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壽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最後，每人相隔五六尺遠。開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時候是很心驚胆戰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和一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祕的東西相遇。但是走過了那四五十步，覺得退轉去也還是一樣了，愈朝前走便愈見冷靜了起來，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來的冷靜。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兩句話，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頗感覺着一種輕淡的滑稽的趣味。

就那樣恍兮忽兮的走着，眼前用紅牆圍着的長春觀，就好像就是長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門首遇着了獨立團的團長葉挺。他也帶着了兩名讓兵由那兒出來。

「喂，趙子龍，怎麼？」我這樣簡單地向他打招呼。我在當時對外的宣傳是稱揚他爲趙子龍的，

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這個徽號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頭搖着。

「擇生是在裏面嗎？」

「我也在找他啦，裏面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該不是戰死了嗎？」

「不會的，我們今天清早一同踞在這兒，隔着牆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他叫我去找陳師長，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轉來便沒看見了他。他是和鐵羅尼一道的。」

「陳師長我們在關帝廟的門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轉去了。」

「糟糕！神經質的趙子龍憤慨着，失了睡眠的充斥着血的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嘴唇在戰顫。」

我們又各人離開來先先後後地退轉去，葉挺折進關帝廟去了。

由關帝廟的西轅門退出了的我們，走不好遠，在路的左側一座花園的柴門口遇着了鄧擇生和鐵羅尼。他們兩人是坐在那門限上的，紀德甫和擇生的兩名護兵立在他的面前。大家都帶着一個很疲倦的面孔，鐵羅尼的眼瞳分外的黑，眼仁充斥着血，向着我微笑，擇生却很不高興地問着我們：

「你們來幹麼？」

「來看看前線上的情形，同時來找你們的，怕你們陣亡了啦。」我回答他。

擇生苦笑着。

公冕問那十名的宣傳員的去向，擇生說：「那幾位小傢伙駭倒了，在關帝廟前面的一家人家裏藏着不敢出來。死是不會死的，你不要擔心他們，他們到了晚上會爬出來的。」他又回過來問着我：「你們走到了前面的那兒？」

「到了長春觀。遇着了葉挺。他進關帝廟去了。」

他硬着頸子偏着頭點了幾下，扁着的嘴邊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會再有戰事的，我們回去睡覺去罷。」擇生這樣說着站立了起來，又用德文來向着鐵羅尼說了一遍，鐵羅尼也走了起來。

大家默默地走着歸路，走過了洪山，在一個小小的莊落上遇着了上前線來的總司令部的一羣人。其中有總司令的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勇名嘖嘖的張發奎——那時候我們是稱他爲張飛。但這位近代張飛的身子很矮小，臉也很尖削，頭上一軟軟的軍帽，俄國式地朝天戴着，身

上穿着一套洗白了的淡青色布的軍服，褲脚是廠着的，脚上穿着一雙綠色的膠皮鞋。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樣子，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一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勤務兵。

兩來的人一接頭，兩種國語的會話各自分開來了，各各報告着前線上的情形。立着談了片刻，擇生和鐵羅尼又隨着總司令部的一團人折向前綫去，他們要到前敵司令部去開臨時軍事會議，我和公冕們便同他們分了手。

## 一七

時候已經是過了正午，因爲口渴，我們便到一處人家去求一點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排一列三間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掛角有一帶耳房，後面還有一排舊的母屋，看那形勢大約是中等地主而兼帶着自行耕種的農家。我們向那左手的耳房邊走去，因爲那兒的後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廚房的所在。

耳房裏坐着好些女眷，又縱橫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廓附近的居民到這兒來避難的。我們表示了來意，廚房裏出來了一位中年的農婦替我們捧了一壺茶來，並且請我們往外面最右側的一間廳堂中去休息。那家裏的男主人也出來了，是一位很樸素的中年人，很客氣地來陪我們坐

了一下。他問明了我們還沒有吃中飯，又留着我們吃飯，叫他的女人替我們殺一隻雞，

在飯沒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壺酒來，有兩盤花生和豆腐乾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壽也推說不喝（大約也是因爲大隊長在面前有點忌憚），我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酒是黃色而帶甜味的，和我們四川鄉下的釀蔭酒相同。那種酒的酒母是糯米製的甜酒，有時滲些燒酒在裏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來的酒也有香椽一類的香味，大約泡製的方

法是完全一樣。這種酒在成分上是一種混成酒，喝時很可口，喝後却很醉人。

我不客氣地把起初送來的一壺酒喝乾淨了，主人把飯送了來，鷄子是紅燒的，另外還炒了一盤鷄雜。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壺拿了去，又替我換了一壺來。我已經有幾分醺醺的醉意，推諉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氣，」主人說：「你老是軍人，軍人是能夠喝酒的。」

「他不是軍人呢，」公冕對他說：「他本來是大學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總有幾分斯文氣象啦，」他說：「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緊，你老再喝一壺

說着便提起壺來替我斟酒，還說了一些菜不好的話，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飲起來，把第二壺也喝得乾乾淨淨，足足怕喝了兩斤蔭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飯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錢包傾倒了出來湊集了三塊錢把來交給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說：「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上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把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的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雜稅」之類，這些自然也收了沒大的效果。

我們在那一次不用說也賣了一下膏藥：「我們革命軍是不虧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總要付錢啦。」

把錢放在桌上，告辭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頭，恩壽走在中間，公冕走在後邊。走不好遠，走到了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來了。從對面有一大隊夫役挑着担子走來，是送稀飯到前線上去的。那些夫役沒有軍事上的人指揮，走得異常密接。走到那段地方的中央處和他們接了頭時，轟充的一聲一個大砲打來了。這第一砲沒有打到，離我們有八九尺遠的光景，落在了那乾燥着的小春地

裏，起了一陣土煙，沒有爆發。

公冕在後面叫着：「大家趕快走，把隊伍隙開來，每人離過五尺遠的光景。」

大家都很忽忽忙忙地搶着往前走，對於他的命令如像馬耳東風，他又更加地大聲叫出第二次時，話還沒說完，又是轟充的一聲飛到了。這第二砲又打過了一些，超過我們有五六尺遠的光景，在地裏又起了一陣土煙，也沒有爆發。

夫役們更加忙亂起來了，我醉地醺醺也向公冕叫着：「城牆上的砲手打得還不錯啦，只可惜那砲彈怕是劣貨 *Made in Japan* 的。」

「這兩砲都不錯，也怕是地面鬆的關係，要是爆發了，今天的犧牲是很不小的。」公冕這樣說。夫役的一隊人把正中處走過了，我自己的尿意來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對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時候，又是轟充的一聲。這一砲正落在我背後的路上，爆發了；夫役的隊尾子混亂了一下。

「這一砲大有進步啦，嚇！」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嘆着。

隊伍把那段路已經走過了，連公冕和恩壽也一同踉蹌地退了轉去，只剩我一個人立在地裏。



公冕立在後面的一座農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傷，快轉來，快轉來！」我退轉去走不幾步，看見路上倒了一擔稀飯，路旁的麥地裏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兒呻喚。

我問他：「你受了傷嗎？」

他指着他的左腳的腳頭：「噯，吊那媽，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傷的夫子等着，回頭便去替他叫扛架來。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時，看見恩壽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喚，左腳的腳背在流着血。農家的人跑了好些出來圍着。

「恩壽也受了傷嗎？那邊麥地裏還睡着一個呢。」

「我已經叫同來的夫役們去叫扛架去了。恩壽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回部去叫人來抬罷。」公冕這樣說：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說：「我們就在這兒找一扇門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公冕贊成了我的說法，結果是在農家裏找了一張楊妃椅，四脚朝天的翻過來，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臺扛架。

恩壽被移進了那架臨時扛架裏，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一八

九月三號和四號都沒有動作，只是敵人早是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學是革命軍的司令部，時常有大砲對着這個方向打來。因此在夜間是不准點燈的，有點燈的，必要時都須得在燈亮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們所住宿着的同時兼帶着辦公室的房間是在樓上最後的一排房間裏，背面的窗口是對着武昌城的。在四號的晚上，在兩個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軍服來罩在馬燈上，和着胡公冕，朱代杰，李謨幾個人，在擬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軍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名單的時候，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兩個人走進了來。他們和鄧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間空出了的講堂裏的。

鐵羅尼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他雖然是騎兵將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認識是很正確而豐富的，而且還很有文藝上的趣味。他很喜歡詩，特別是喜歡往年自殺了的俄國的薄命詩人約先甯。在行軍的途中，他隨身帶着的一冊約先甯的詩集，有時我以紀德甫為介，請他把那清新的歌詠農村的詩，替我們在口頭上翻譯過。

大約因爲我也喜歡文藝，而且也特別喜歡詩的原故，鐵羅尼和我很能相得。自從從廣東出發以來，一有暇時，他每愛和我作個人的談話，在那樣的時候自然總是靠着紀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們把名單擬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準備的時候，我們又才作起談話來。

鐵羅尼問我進了武昌城以後的工作步驟，我把所預畫着的大略告訴了他，他特別注重到了學生方面的宣傳。他說：「武昌的師範大學有不少的學生，那兒聽說是國家主義派的根據地，現在雖然是在暑假期中離開了學校，不久便要開學了，他們是又要轉來的，你用怎樣的理論來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

他這個問題是我在半年以前還沒有到廣東的時候便曾經思索過的，因爲當時在上海方面宣傳國家主義的人，如像醒獅派和孤軍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學，有過半數是和我相識的人。我知道他們有好些的確是很有熱誠的人，他們是看見中國的積弱，總想用最良的方法來把中國強盛起來。他們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謂國家主義。醒獅派的人很籠統，他們的國家主義只是一種熱情，一種聲浪，更具體的說，只是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個口號。內的國賊是什麼，外的強權是什麼，怎樣去除，怎樣去抗，他們是沒有充分的素養來分析來究極的。雖然在曾琦口中也會

提出過飛機潛航艇的政策，但是可憐，他老先生却沒有想到飛機和潛航艇不是會從天飛下來，從海裏浮出來的。他們對於經濟問題完全還沒有睜開眼睛，極簡單極捷近極可痛心的一個實證，每日呈在我們的眼前的，他們都沒有見到：那便是他們的機關報「醒獅」用的正是洋紙！

孤軍派的人比較起醒獅派是要「醒」得一點。他們比較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案，他們在那時候主張恢復約法，主張裁兵，也特別把經濟問題提出來討論過。雖然討論得並不見有什麼具體的結果，但他們大體的傾向是擁護個人資本主義。這一批人大體都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們更有一個具體的信念，便是要倣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一樣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但自變法維新（便是由封建制度變成資本制度）以來不數十年，一躍而成爲了世界第一級的強國。日本正好是中國的指路牌，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這個提示正是他們和一切的常識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條，他們是相信着中國一定能夠。但其實這兒正是一個問題，問題便是：日本人用那樣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中國人要倣法日本——這是中東之戰以來的中國的國是。自甲午以來中國送到日本去的留學生，沒有詳細的統計，我想至少總有三四十萬以下。就是我們自己便是由這種國是中所生出

來的一個世代，但我們效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效法日本其實是間接效法歐美，更具體的說：便是在暗默間想怎樣來把中國數千年沉滯着的封建社會轉化成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除派遣留日學生之外，派遣到歐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個總數和留日學生也會是不相上下的。但那倣效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中國人效法歐美，事實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歐美以前。舉出些個簡單的列子吧。日本耶教徒的聖經是從漢譯本重譯過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乃至大正時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國鄺氏著的「英文熟語辭典」，然而這個情形在四五十年後是恰恰顛倒了，中國人甚至要採用日本人編著的「中國史」了。

問題的面貌在這兒更加顯明了起來，便是日本人效法歐美成了功，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我的答案很簡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爲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歐洲的資本主義侵入東方來的時候，日本是同樣受着患害的。但那個已經人滿爲患的日本的幾個島子，在歐美人看來，比較起中國自然是沒有多大的殖民的價值的。因而在資本主義的進軍向着中國萬箭齊射的時候，日本人便在這短時期內培植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中國要

做效日本，想在今後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國更好的殖民地來緩和歐美的資本主義的進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的一樣。然而這個條件已經是無法具備的了。中國今後要想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國主義者在火星或者別的星球上發現了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這樣的意見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敵人的砲火轟擊之下，對着鐵羅尼談出，他很表示贊成。他說：「土耳其近年的國權運動的成功也有同樣的意義，便是近東問題已經解化成遠東問題了。」

「土耳其的外觀上的成功，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嗎？」我多少帶着反駁的意思這樣說：「意思不是在掣肘蘇俄嗎？」

「那是自然，」鐵羅尼說：「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樣，那時又是在掣肘沙皇時代的俄國。日本假如沒有日英同盟的掩護，恐怕他的成功也沒有那樣的快。不過根本還是中國做了烏龜。」

烏龜這個表現我起初沒有懂到他的用意，覺得有點奇怪，我又叩問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說的

神道碑下的最屬，那在行軍的途次他是看見過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來，不錯，我們的背上的確駝着有很大的神道碑，這神道碑上寫着有「帝國主義」和舊時代的殘骸「軍閥」。

話正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有一聲大砲落得很近，而且爆發了。室外起了一番嘩噪的聲音。

代杰走了進來，說：「大砲落在圍牆的外邊，一隻牆角打破了一角。」

接着又有人來傳達嚴密熄燈的命令。鐵羅尼和紀德甫便告辭了出去，拿着手電一開一閉地從廊道中間向前面的講堂裏走去了。

## 一九

五號的晚上又是決定了要去大規模地爬城的。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徵發得已經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遭了失敗，這次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下午便已經派人到咸甯附近去徵發了。主持其事的仍然是總政治部。五號的上午已經有梯子絡續送來，堆積在南操場上，大家又來從事綴紮。紮好了的便抬到學校門外去停積着。

這次的梯數比前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斷斷續續地送來的，因此綴紮的工事便很見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軍所挑拔出來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齊集的時候，還剩下好些梯子沒曾綁好。操

場沒有可以工作的餘地了，大家把那還沒有綁好的梯子都抬到門外去，又在那兒繼續着工作。

天已經黑下來了，全靠着幾隻馬燈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適逢其會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都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洋油盡了便可以到那兒去取。在場的人們沒有人知道那施發所的所在的，替他們說出地址來時，但那大學的內部大家也不熟習，於是我自己便把馬燈收集起來，左右兩隻手各提了三四盞進施發所去討油。進去時燈光是很幽晦的，倒沒有感覺着什麼，出來時因為油份充足，燈光倍加明亮，左右兩手各提着三四盞，自己都覺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飛起來的一樣。走到校門口恰好碰着一羣軍事上的將官們迎頭走來，有幾位俄顧問參在裏面。陳銘樞和張發奎在最前頭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沒有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後部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白晰而清秀，身裁長而細，他招呼着我：

「哼，你這傢伙，點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話中含蓄着責備的語氣。他沒等我的回話說出，又把從繫梯處跑來的鄧主任拉着了。

「喂，擇生，這位尊駕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寶貝罷？」一面說：一面把我指着。

「怎麼？」擇生驚訝着回問他。



光。」

「毫沒有軍事的常識！在敵人的面前點着那麼多的燈，好做砲靶子啦！」  
「你真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學堂在背後擋着，敵人會有千里眼看見這些燈

那軍官沒再說什麼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進去了。擇生也跟着進去了。

在混成隊出來就道的時候，所有的梯子也剛好綁完，部署是和前次的辦法一樣，只是人更多，氣象更加悲壯。

剛才的那一羣軍官們又走出來了，擇生和鐵羅尼也在裏面。剛才責罵過我的那位年青的軍官呈着笑容走來向我拉手。

他說：「剛才得罪了，我是黃琪翔。」

黃在那時還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在軍中有美男子的稱譽，但我們還不曾見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後是紀德甫走來。

德甫自來是少說話的，從廣東出發以來，尤其是自長沙出發以來的這幾天，我們雖然時常在

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說是沒有直接談過一次話。他的身裁高長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帶黃色，但也不是病態；年紀是只有二十五六歲，青春依然還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態度裏。他穿的依然還是從汨羅以來的那件黃色的布軍服，到了武昌以來連換洗的時候都還沒有。他除揹着圖囊和皮帶之外，還揹着一桿駁壳槍。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別用力，他說：「今晚上我們無論怎樣是要打進城的，打不進城我不回來見你了！」

他是說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要回來，我們明天趕上來相見。」

在那時候誰都相信着當晚一定是要打進城的，誰然免不了是有多大的犧牲。混成隊中的士兵們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數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勝的勇氣，他們的路似乎只有兩條，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進武昌城內。他們每個人雖然都有金錢上的犒賞（數目我不記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損他們的英勇；因為獻身的精神，敢死的氣魄，終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們彼此拉了手之後，指揮敢死隊的軍事上的人們向那深不可測的，和死境似乎並無區別的黑暗中消去了。

誰都是想到在五號的夜裏一定可以攻進城。當晚留守着的人，特別是政治部，要準備着第二天進城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睡覺。

北 伐 途 次

敢死隊出發後有兩個鐘頭的光景，砲火的聲音特別地猛烈起來，想見着戰鬥是異常的激劇。砲火的聲音一直到天快見亮的時候才漸漸熄了，在那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我軍已經攻進了武昌，正在城裏巷戰。進城的門道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又說是武勝門。先進城的軍隊有的說是第四軍，有的說是第八軍，又有的說是第一軍。消息雖然有各種的歧異，但是在已經攻進了城的一點上是一致着的。

每來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棍究起那消息的來源時又多是渺茫無着的。我們希望着擇生從前線上會有什麼確實的消息送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傳來得很頻繁，蓋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總司令部去問過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會着了白參謀長，講那攻進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還沒有得到前方來的確報。第二次他是見着了總司令，說他正在和前線打電話，說是的確是攻進了城，是第一軍的第六團先入，由武勝門攻進的，大約賓陽門在現在

也已經攻破了。

得到了這第二次的報告，自然是再無可懷疑的，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經把開發的事體準備好了的，便頓時在南操場內整起隊來，時候是七點過鐘。但在要開發的時候，我自己又親自跑向總司令部去，正要上樓，碰着了已經任命爲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他先對我說：武昌的確是攻破了，他也要立刻進城去。

我聽了他的話便也沒有再上樓去，折回南操場，讓部隊開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諸人領着政治部員步行着。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是由兩位宣傳員在前頭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很有點威風，特別是那騎在馬上的胡公冕儼然像是一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不斷的有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來，看見我們威風凜凜地在向着城走，都遠遠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逃難，城已經攻破了。」他們聽見我們這樣說，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向着城一邊走去。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叉口上了。那兒有三條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門，左手是朝保安門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皂驪馬上正在躊躇，向直走自然是很捷近，但那兒異常的慘淡，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決定朝左手走去了，我們是朝右手，覺得由賓陽門進城是更要可靠一點。

向右手走去時走不好遠，便要走到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上來的，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見過仗火的凡馬，但那傢伙的神經似乎比人還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時它便囉噠起來，無論怎樣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來，終竟使我們的胡大元帥不能不趕快從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頭的馬，讓馬夫拉在最後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之後，接連着好幾天都是晴天，土面乾燥得就和沙漠一樣。武昌城遠遠地在陽炎中橫陳着，脚根是看不見的，白濛濛地好像是一座蜃氣樓。

剛剛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處，兵的一聲大砲剛好落在隊伍的中間不及三尺遠的光景，土面

起了一陣土煙，部隊裏也起了一陣人煙。砲彈沒有爆裂，隊伍却是爆裂了。沒有經過訓練沒有見過仗火的人，無論平常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誇口，一到臨場便是要露馬腳的。政治部的有好些勇士們聽見了一聲大砲，便駭得鷄飛狗跳起來，有的把手裏拿着的標語和傳單通通拋棄了，有的駭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的姓曾的人駭得當場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勁駭軟了，幾乎連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來了兩聲大砲，都打得很準確，但都要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把些不中用的廢彈賣給了中國的軍閥，一個二個都沒有打開花。而我們總政治部的有好些不打便開花的大砲們要收拾起來走過那段危險的地面，真是很費了一些力氣。

走到有掩護的地方了，公冕很讚嘆地對我說：「敵人還不錯，城裏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有點靠不住罷，」我懷疑了起來，「我懷疑了起來，我是不相信敵人會有那樣的鎮靜的。」進城的消息真是老總親自對你講的嗎？」

「是的啦，是他親自對我講的。」公冕很堅決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騙。」我這樣說：一種誑報軍情和冒功圖賞的那類卑劣的事跡在我的腦中浮泛了起來。

搬家逃難的人是絡續不絕的，從前線上也時而有散兵下來，抓着他們詰問時都不知道有攻進了城的那麼一回事。由種種情形的歸納，覺得那個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隊的進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幾位願意同行同志往前線去探聽，待把消息探聽的確了再定行止。

## 二二

我們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抬來。後面有一位揹着駁壳槍的護兵跟隨着。我們遠遠推測着那所扛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扛架愈見抬攏來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蓋蔽着的，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皮腿套，兩腳長伸着沒動。我的注意力完全是集中在扛架上的，我想到那負傷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當那扛架從我們的身旁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隨着的一名護兵突然叫着：

「祕書長！主任……」

那人原來就是鄧主任的護兵楊昇，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連忙問着：「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

我沒等他把話說完，由那服裝已經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了那扛架上的人是誰了。連忙跑到扛架旁邊去，揚開那蓋着面孔的雨衣來看，紀德甫的面孔現了出來。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臉色轉化成了蒼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眼淚頓時在我眼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昇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封信給我，是擇生寫給我的。信是寫在抄本的一葉上扯下來的，那誠懇而簡單的幾行文字至今還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腦裏。

「××同志：

攻城計劃仍歸水泡，敵人尙在頑強抵抗。德甫同志於今晨正七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哀痛至極；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ai

七時四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是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手書就像一股電氣一樣，一霎時使當場的同志們都嚴肅了起來，有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聲息。



攻進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假造的。因為誰都相信着當晚的夜襲一定可以攻進城，而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自會掌握着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統制權，這便構成了那假造底動機和目的。但是當時爲這種小小的陰謀所欺騙了的不愉快却爲由德甫底戰死所喚起的嚴肅和悲壯的感情所鎮壓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佇立了一會之後，又只得回到全體部員們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幟捲了起來，把隊伍分散開，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敵人的砲手，大約也是因爲有城牆的保護完全恢復了他們的鎮靜，在人少的時候他們不肯開砲的，一些成了驚弓之鳥的部員們算也誠惶誠恐地先後把那段危險的地面通過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楊昇用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把晚上夜襲的情形告訴了我；話雖難懂，但也得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有一部份人是到達了城下，而且有少數人是爬上了城牆的；但是敵人也早有防備，遠處的用機關鎗掃擊，近處的用手榴彈投擲，爬上了城的人因爲衆寡不敵，都被打下了城來。其中有一位曹連長，爬上了城，也被敵人打下了，他的部下爲去搶回他的屍首，死傷的很不少。

鄧主任的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隊，一個彈子打來正端地打中了馬的腦壳，那彈子

從鄧主任的左脅下穿過，軍服的袖子打穿了一個洞。人却沒有受傷。馬是頓時倒了。

在清早的時候他們退到了長春觀，那兒的地方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同一的一個水準上，和城牆相隔得也只有二三十丈遠的光景。他們就躲在那土牆背後，用駁壳鎗和城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牆頭去，打一槍立刻又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機關鎗對準着打，但都沒有把牆打穿，打進了園子裏的鎗彈，真是就和雨點一樣。這邊不應戰的時候，敵人也把鎗準掉過了方向，不再對準着這邊。但你一伸頭去打得幾鎗，他們又來向你下一陣彈子雨。就這樣來復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紀德甫把頭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勢，正回過頭來報告坐在牆腳下的鄧主任和鐵羅尼的時候，突然地有鎗彈打中了什麼的聲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鄧主任趕快把他扶着，曉得他是受了傷，順着勢子把他放橫在地下。

鄧主任和鐵羅尼都來關照他，他用很低微的聲音說：「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他就只這樣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便沒有聲息了。

毫無虛飾的楊昇斷斷續續地把這些情形告訴了我，我聽着他那木訥而低抑的聲音，看着他那勞瘁了一夜而氣色很沈悶的相貌，曉得他的內心是誠虔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別是德甫臨

終的那句話，很是打動了他，他向着我返復了兩三遍。一個人臨到了死的關頭，完全沒却了自我底存在，而顧慮着同在患難中的友人——在這種精神的面前是誰個也會低頭的，更何況楊昇是和

他同處在一個死地的人，在他那素樸的心中，和山裏的溪泉一樣沒有什麼渣滓和塵埃夾雜着的

心中，自然是會有更清澄更透徹的印象。

## 二二二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的樓上的一間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製辦棺木和衣衾，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和勤務兵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了來，檢驗他的傷痕。

鎗彈是從後頭骨的左側打進去的，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底右側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彈子的餘勢才盡了，籠在軍褲裏面已經融斷成了三個顆粒，連布製的軍褲都沒有打穿。

就這樣一鎗貫穿了三處，頭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傷。血流得不多，但那內部的出血不用說是很厲害的。

接着又檢查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着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手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那個錢包是皮製的，已經很舊了，當着衆人的面前我替他打開了來。從那裏面所取出的內容是：——兩個銅板和兩張當票！當票是廣東的當鋪所開的，寫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當的是什麼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說來，怕只是被條和書籍之類，因為出發時不能隨身帶走，所以才取了那樣的便法交給了當舖。

「兩個銅板」——這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我是在有意地誇張。其實這倒是不足怪的，自廣東出發以後直到武昌城下，沒有正式的發過薪水（自然，假如是有需要時是隨時可以向財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火食，在行軍中誰也不感覺有怎樣的用費，所以德甫的錢包裏也就只有那樣的一點財產。不過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寫着實話，毫無意思想做小說，假如我要做小說，在這兒也正好誇張，可以替他編出一部日記或者編些信札出來，為投滿臉騷瘡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還可以編出幾封戀愛的書信。但那是無聊到萬分的那樣，只會污辱了我們的德甫。

德甫的錢包我是交給了德謨們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有那斷成了三個顆

粒的鎗彈，我是把來當成紀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難的時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搶劫，那個貴重的紀念品和着好些重要資料一齊遺失了。

在那天的午後，棺木和衣衾都採辦了回來，德甫便立即收殮了，我因為工作忙沒有臨場。收殮後的棺木是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屋子裏面的。

在那天午後還做了些什麼工作，我現在全沒記憶了，只記得我睡在床上的時候做過幾首哀悼德甫的詩，我現在把它們記錄在這兒：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布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弔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清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在要把德甫的靈柩送到鄰近的寺院裏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體的人員連同勤務兵，都聚集在後庭的那座小屋前面爲他展弔。小屋是磚砌的，就和汽車的格納庫一樣，前面的門敞開着。因爲天氣熱的原故，棺材下已經有血水流出，同時也有臭味了。這樣的情景尤其是觸動哀感。

由胡公冕的贊禮，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鐘之後，組織股長的李鶴齡報告德甫的履歷。大意是說他是山東人，在中學畢業後便到蘇俄留學，留學的期間很短，因爲爲中國的革命所迫使早早的回了國來。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語的程度和學理上的認識已經可以自在地作政治上的談話和繙譯了。他不用說是共產黨，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樣。他是怎樣到的俄國。他是山東的那一縣的人，我現在都不記得。

接着是鄧主任代表政治部全體的人致哀詞，報告了他戰死時的情況。接着是俄顧問鐵羅尼用法國話致哀詞，由鶴齡替他繙譯。

鐵羅尼的確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說着，一面流着眼淚。他說，革命陣營裏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時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侶；他平時對於他太生疎了，沒有得到他的充分的認識，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的意思很明顯地有一部分是表現在他的眼淚裏的。鐵羅尼根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詩人，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情熱而成爲了革命家。他喜歡幽默，喜歡詩歌，喜歡在規律的生活之外作些餘興。但是紀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談話之外，連開口的機會都很少。從廣東出發以來和他共同了兩個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見過他有發笑的機會的。因此他們兩人在平時便不很投合，鐵羅尼早有換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換工作。但是德甫的莊嚴的一死把鐵羅尼對於他的感情完全改變了。

## 二二二

自從紀德甫死後，武昌城下的軍事行動沒有怎樣的進展。爬城的計畫失敗了兩次，犧牲了好

些同志，以後便沒有再行採用了。在兩三天後大家所繫望着的飛機由俄國同志的操縱從廣東飛了來，但那飛機並不是戰鬥機，也沒有爆擊彈。只在武昌城上的上空把通常的炸彈投了兩次，散了幾次傳單，結果只是把敵人恐駭了一下。這兒却有一個小小的插話。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炸彈，有一顆是把武昌美術師範學校打中了的，並且還打中了我們的一位知名的藝術論評家華林。華林當時在那兒教書，也就在那兒寄宿，那炸彈的破片打傷了他的足趾。他爲此很受了不少的痛苦，後來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後對於革命軍曾經加以詛咒，而那詛咒的餘沫是曾經飛濺到我的身上來過的。

我現在把這段插話寫在這兒，但也並不是心存報復地要來奚落我們華林先生，其實我是想請他做一個活的證人，證明飛機投過炸彈的事情是實。而且更還希望他爲我們提供出些資料來，他在武昌城裏是過過四十天的籠城生活的，像他那樣有文筆的人，最好是把那段生活記錄出來，寫一部「武昌城內」。

飛機的威駭沒有用處，繼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護的地方打地道到武昌城下去。這樣的的工作不免是要曠日持久的，武昌城外的革命軍便只有取着待命的形勢把武昌包圍着。



到了八號，因為漢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緊，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漢口採辦，非得有機關在漢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決定了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起初本是擬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的晚上，擇生又來找着我說：漢口的事情還是非我去主持不可。於是預備好的規模又不能不改變了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選了二三十名的精幹的同志，帶了十名警衛兵，在九號的清早向白沙洲出發。這一行人中，代杰、鶴齡、德謨和我，便是核心的人物。

到了白沙洲時，暫時駐劄在那兒的武聖廟裏面，因為所要搭乘的小火輪要載第八軍的軍火，一時很不容易載齊。中飯是在那兒用的。由白沙洲渡過鸚鵡洲時天色已經黃昏，再從漢陽城外走過的時候更已經黑下來了，便點起了馬燈照着走路。這個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敵人自然是看見了，隔着江便不斷地有槍砲射來，那槍聲和砲聲在夜氣中響得更加透澈，但是却沒有一個彈子打中。漢水上面是搭着浮橋的，由那浮橋渡過寶慶碼頭時，馬燈的光映在水中，水是異常的清淺。渡過漢口後，當晚在旅店裏過了一夜，和前兩天派來的人接了頭，在第二天，十號的清早，才搬進了設在後城馬路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裏的辦事處裏去。

公司是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樓下正中是大門，左側是公司的門市，右側是銀行式的一個大

廳；那兒在前做過銀行，在軍事期中是做著逆軍的軍需處的，還有那幾層的樓上是舊勢力的俱樂部，因此便認爲了準逆產，由我們所派來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對於公司的營業沒有加以妨害的範圍內，我們把那樓上樓下的非公司的部分都佔據了起來。樓下銀行式的大廳便成爲了總政治部的辦公廳，左側前面當門的一隅有一間小室，便作爲了主任室，主要的幾個人便聚集在這兒。我自己時常是在這間室中的一尊梭發上過夜的。

當時的漢口還是舊勢力的潛伏着的巢穴，吳佩孚逃走後還沒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着他會捲土重來；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多沒有開市，各種的報紙都還沒有改換舊時的論調。劉佐龍所領帥着的鄂軍集中在那兒，劉的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隱隱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對於南北兩方都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此外，還有好些新附的軍隊，那在名義上雖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實質上是形同敵國。我們跳進這樣的環境裏去，所負的使命便是要擴充革命底認識和革命底氣勢來鎮壓周圍的敵人。

我們開始把報界拉在手裏，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夠發行。民衆團體底組織加緊地進行，所有各種工會有組織的

公開強化了起來，無組織的便從新加以組織。甚至如像省市黨部底公開都是在我們的掩護之下成全了的。

就這樣聚精會神地幹了一個禮拜，各種宣傳機關都拉在了手裏，有一種美國人辦的新聞也被我們把他拉了來；民衆團體逐漸地產生，民氣高漲了起來，漢口的市面便頓然改了舊觀。我們自己在這幾天中所過的生活要算是最緊張，最有趣味的的生活，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多不過三四個鐘頭，甚至連熬幾個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這樣自以爲痛快的時候，却於不識不知之間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 二四

在移到了漢口的第五天上，碼頭工會底工友們把一位著名的工賊郭聘伯逮捕了來。這人在一年後的武漢政府時代是槍斃了的。最初送到部裏來的時候，部裏的同志們便主張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規定上政治部並沒有可以殺人的權柄，我便決定暫時把他扣留起來；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鄧主任請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狀和我們主張槍決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意思。

犯人送來時是在清早，待到了下午傍晚的時候，突然有一營人的軍隊開到了政治部的門前；

對着政治部陣列着，照那服裝看來，知道是劉佐龍部下的隊伍。這自然是犯人的黨羽去慫恿了劉佐龍，要他用威嚇的手段來把犯人奪回去的。部裏的人不免有些驚惶，因為我們自己的武裝勢力是只有十名的警衛兵，每次派兩名在大門外輪流守衛，這十人的力量無論怎樣是不能和那一營人抵擋的。我自己也隱隱懷着不安，但我們想到那來的人不會便有膽量動作，他們不過是來向我們示威，我們却也不好向他示弱。我壯着膽子叫人去傳那營長，那營長却很恭順，便一個人走了進來。我在主任室傳見了他。那是一位將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臉上滿臉都帶着煙屎，嘴上有點稀疎的八字鬚鬚，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腫的北洋軍服。

我先開口問他：「你們來是什麼意思？」

他有點狐疑不定的神氣，吃格着說：「我們不知道貴台是怎麼的機關。」

「怎麼的機關？」我反應一聲，「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見地恭順起來。

「你們來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又逼着問他。

「聽說貴部……唉……逮捕了人，」他躡嚅着說。

「逮捕了人怎麼樣！」我沒等他說完又搶着詰問他：「你是來要人的嗎？」  
「不，不，不是那樣。」他連連地把兩手舉起來擺着：「因為外邊有不好的風聲，我們是奉了上台的命令來……來……保護貴部的。」

我聽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幾乎忍不住要發出笑來。我也把我的態度漸漸的緩和了。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我們自己有警衛隊，就有什麼動靜，我們自己是能夠對付的。你們的軍隊不好這樣輕易地調動，反轉要惹出不穩當的風聲。我請你從速把你的隊伍調回去。」

那營長誠惶誠恐地便告辭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轉——走」的號令聲，那開來的隊伍又從原路開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了一場空城計的一樣，在營長的司馬懿走了之後，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場。

就在營長退去後不上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請示的人回來了，帶來的鄧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為然。他說我們政治部沒有捕人殺人之權，在目前革命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尤其是不可以任性動作。叫我們把犯人嚴加看管着，再聽候發落。

我得到他的來示自然是很不滿意，但我也私自慶幸，因為我慎重地請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

夠先意承志地體貼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殺，自然是不敢妄爲了，一場高興不用說是已經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是還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負號來的。

在第二天的清早從武昌方面又派了人來，傳來的鄧主任底命令是叫把郭聘伯立即解過武昌。這個命令是表示着對於我們的絕端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們嚴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們解過武昌，他是怕我們不遵守他的命令會要任性槍斃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捕殺一名罪惡昭著的工賊會有這樣的嚴重。在我的意思是，初到漢口來，在革命勢力還未鞏固的時候，正好雷厲風行地做些行動出來示威，藉此也可以收攬民衆；然而上司底見解和我們的却是正相反對。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時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漢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輕易的事情，萬一路上有了差池，那又是不好担戴的；於是又只得把十名的警衛兵除下兩名在門外站哨之外，通同派遣了去好護送着郭聘伯老爺過江。門衛的換班暫時也只好用勤務兵來假充了。

## 一五

事實是在我們的請示到達武昌之前，郭聘伯底神通已經先到了彼岸。他的黨羽在總司令部

告了狀子，說碼頭工會的人任意捕人。這個消息把武昌方面的軍事中樞歛動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總司令部出過一張佈告，對於民衆團體任意捕人的事情嚴加禁止。一有我的請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經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又主張槍決，這是很把鄧主任作難了一下的。他是還有更嚴重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他也比我的請示更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過去了。

事情只是這樣的結束，在我雖是覺得不甚痛快一點，但也沒有什麼，因為逮捕的下手人並不是我們，我們雖主張槍斃，但僅僅是一個主張，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請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條江水，鄧主任對於我們的誤解却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十八號的晚上，那時在總司令部祕書處擔任着工作的蔣先雲給朱代杰寫了一封信來，就爲處理郭聘伯的事責備他們不懂策略，辦事太幼稚，同時敘及鄧擇生向他訴苦，說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說是我要幾個四川人有點跡近把持，不應該在部中激成了廣東派和四川派的對立。

這個非難真是有點像晴空霹靂，而且對於我們幾個人也可以說是頂門的一針。我們幾個——代杰，鶴齡，德謨和我——太不湊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團結攏來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擔任着庶務科長，後來在要出發的時候因爲我加入

了宣傳科，又兼帶了行營祕書長的職務，他便以輔助我的意義，改爲了宣傳科的副科長——這個名目都是臨時定出的。組織股長的鶴齡本是黃埔學校的教官，在出發的前一天才轉過政治部來的。德謨的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後得一些，他一直是擔任着祕書的事體。我們幾個人都是個別地進的部，在上海時雖和德謨相識，但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代杰和鶴齡更是到了廣東後才認識的了。就這樣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們，在拚命做着工作，連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黨派的觀念，在代杰、鶴齡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憤慨。我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辭勞苦地幹了兩個月，却樂得了一個感情家的評語，我心裏真是不能悅服。而這個評語不是擇生直接向我說出，而是間接的訴苦，尤其是使我難耐。像這樣羊頭狗肉的革命工作，我決心着不再幹了。當晚便寫就了一封辭職的信，請另簡適當的人來負責。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過了江去。

十九號的下午擇生過江來了，到了政治部時已經晚上，我迴避着他沒有直接和他談話。他在主任室裏和代杰諸人談論了足足有兩個鐘頭，談話的內容我是沒有過問的。

二十號清早還在六點鐘以前，擇生派了人來把我請到他留宿着的旅館裏，那是同在後城馬



路，離煙草公司不遠。

我穿着便衣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他是已經把軍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們在一張方桌上坐了。

擇生帶着一個愁蹙而又含着怒氣的面孔問我：「你是在鬥氣，還是認真要不幹的？」

「兩來都是，」我索性不客氣地回答着，「氣也要鬥，職也要辭。」

在平常我們對他是很客氣的，因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絕對的命令，我們是只有唯唯聽從的；這一次他看見我的態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熱湯，悶了一下，有好一會沒有說話。

「在現在革命的工作異常緊張的時候你要辭職，你這不是反革命嗎？」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體，都是可以革命的。」

「你打算要到什麼地方呢？」

「打算到上海啦。」

「目前在孫傳芳的統制之下你能夠去嗎？去了你有什麼事情好作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

的腦袋子是已經不在頸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的這樣半死不活的，羊頭狗肉的革命，真是耐不過。」

擇生又沉悶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緩和地說，「你對於革命的現狀究竟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的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衆發出了許多的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衆的幫助，但是對於民衆所切實地要求着的事情，我們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民衆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底繼承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

我這樣抽象地說了一遍之後，又舉出了些事實來證明，同時是提到了郭聘伯底逮捕這件事。情來。我說：「爲顧全一位著名的工賊，而失掉幾萬工人羣衆底信賴，這樣的『策略』我真是不能解。」

擇生說：「你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是舊社會底力量太大，我們的力量太弱。我們革

命軍的內部便有偉大的舊勢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處的。總之我們和衷共濟地緩緩地做去罷，凡是關於政治部內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做去。老總不久要向江西出發，他希望着你去，但我們都娓娓地謝却了，武漢的工作無論怎樣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已經派了黨務科長的季剛去江西，你無論如何是該應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着幹下去。我說你是感情家，並不是罵你的意思，革命家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能夠革命的。不過在目前，對內對外的策略都是應該講的，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還有部內分出了黨派的話，是有少數不良份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無那樣的成見的，我也相信你們決不是那樣腐敗的封建餘孽。」

他誠懇地這樣說着，說得快到流眼淚的樣子，我爲他的眼淚却不免打動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緩和了下來。

他最後又嚴重地下出一個結論：「總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夠離開這兒的，就是代杰，鶴齡，德謨，都不許有一個人離開！你們離開了，政治部只好撤台。」

他說的話委實也是實際的情形。在當時一切工作計畫是由代杰經手，一切來往文電是由德謨經手，鶴齡是長於演說的人，並且又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所有對外的宣傳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

任的；他們三個人的確是一尊寶鼎底三根柱脚，我不過是代替着擇生總成其事而已。他們三個人要走了，一個，政治部底專情一定會辦不動。又假如我走了，他們的興趣也是會減少的。我本來有一多半是鬧着感情，聽了擇生的一席話把氣平了下來，只好答應他又維持做下去。

那一天擇生都是留在漢口的，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過江去了。

但在夜間在主任室的辦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張寫了幾行沒有寫完的信箋，是擇生寫給廣東的留守主任孫炳文的。信裏有這樣的話：「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戰死……」

## 二六

九月下旬，總司令部終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戰爭的中心自然是移到了江西。總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爲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

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各方面來歸附的軍隊既多，所派遣各處去的工作人員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帶領的一個宣傳大隊，所有的宣傳員，不久便被派遣一空，連公冕本人也就不得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總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後，有行營設在漢口，行營主任便是擇生；同時湖北省政府也相繼在漢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擇生。所以一人而兼領三個主任，自然很忙，因為工作的關係便留在漢口的時候多，頓在武昌城下的時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數的政治部的人員在九月尾上索性通通移到了漢口來。附屬着的黨紅會也分遣到武漢各軍的軍醫處去服務去了。最有趣味的，是由擇生所要過去的工賊郭聘伯又鄭鄭重重地護送過了江來，仍然關閉在煙草公司的三樓上的一間小樓間裏。

政治部一搬過了江來，工作人員添多了，同時內部的負責人員也由擇生調動了一下。他把編纂委員的郭冠杰改任為總務科長，把屬於總務科的財政股長也改換了。

冠杰是擇生的同鄉，也是在陸軍小學的同學，後來是改習了法政的，曾經在法國留過學。他後來是因為和我是同姓，時常稱我是一宗兄。「他是擇生最親信的人，時常肯把擇生底私話來傳遞

給我。他初到漢口來的時候對我說，「擇生時常說，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強，擇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長沙時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漢口來的工作便雜亂得一點，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後，照政治部的規定，總務科長本是有批核一切來往公文的權限的，他便把德謨素來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過去了，但他對於這層却沒有經驗，每天幾十百件的公文堆積在他的案頭上不知道怎麼處理。過了三天又由鄧主任的命令叫所有的來往公文仍由德謨繼續辦理。湖北的省政府在當時真正是一種魚龍漫衍的模範政府，那個委員會五花八門地是什麼人都有。有的昨天還是罪該萬死的舊軍閥，而今天便一躍而成爲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勳；在咸甯以後和我們一同馳驅過兩天的詹大悲和李漢俊在其中要算是錚錚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內部組織是分成四科。科長秉承委員會的意旨受各委員的指揮以執行行政務，其中的教育科，擇生要叫我去擔任，連委任狀都下了，是總司令部第七號的委任狀。但這項委任我堅決地辭退了。

有一天擇生到政治部來，他問我，「爲什麼要辭退教育科長的事？文化工作正應該大幹一下，除你而外是沒有再適當的人物。」

我的答話很直率，我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做官的，受你的指揮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員們

的意旨我却辦不到。」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

「漢俊正是很適當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認。他以委員而兼科長，就和詹大悲一樣，辦事也會順手。」

在我明確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後，大悲和漢俊也到政治部來找過我。他們起初以政府委員的資格，說要委曲我，要我定要把教育科的事情擔任起來。

我仍然說：「我不願意做官。」大悲說：「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不同的只是名目罷了，」我說，我在這兒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擔任着委員而兼任着實業科長，還有湖北礦務局的局長，你老先生不和滿清時代的道臺一樣嗎？」

大悲先生不動聲色地笑着。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對於他總有一種先天的厭惡，我自從在路上認識了他以來便不高興他，他的一切的派頭不外是一個官僚底模範。他老先生是慣愛講策略的，說不上十句話便會有五個「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當時的中央委員，自從軍事一

進展到武漢以後，他儼然就像是鄧演達的執掌鵝毛扇的軍師，鄧對於他也就和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幾幾乎是言聽計從的。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漢俊說。

「你正好幹啦，我已經向擇生推薦了你。」

結果是漢俊說，他暫時爲我代替着。又說他打算組織一個教育編制委員會，由省市黨部的宣傳科長，省政府的教育科長，以及其他適當的人物來構成，要我去總成其事，但我也謝絕了。（選自宇宙風）

## 卓文君

人物：

卓文君（二十四歲）

紅簫（文君之侍婢二十歲）

卓王孫（文君之父四十以上）



程鄭（文君之舅四十以上）

臨邛縣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歲）

司馬相如（三十歲）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蒼頭周大（四十歲）

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歲）

時間：

漢武帝初年。

地點：

西蜀臨邛縣城外。

第一幕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圍繞，屋脊亭瓴自山後聳出。

右手臨池樓房一座，額題『漾虛樓』三字，窗軒廠豁，下有遊廊，隔牆有圓門一道，與右院通。院落不可見。

樓房中有竹製桌椅諸事；臨池諸面，有欄可憑眺。林中多木蓮，花正開。

（卓文君與侍女紅簫從側門走上。）

紅 哦，好月亮呀！甚麼都像龜在水晶石裏一樣！

文 今晚上怕不早了罷？月兒已經在天心了。

紅 月兒已經在水心了。

文 怎樣還不聽見彈琴呢？

紅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

文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文隨後。）

（二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簫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噯，你這沒志氣的磕頭蟲！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污了我的貴手。

紅（憤憤然起，偃憑正面憑欄上。）噯噯噯，你們小姐姑娘們，真是高貴，真是有志氣……

你有志氣爲甚麼事事都要求教我們丫頭呢？

文（你生氣了，你生氣了。（撫摩其肩。）

紅（我們做丫頭子的人那敢生氣噯，我們是沒有氣的墊腳凳呢！

文（啊，你別生氣，你恕我說順了口罷。——木蓮花香得很呢！

紅（唉，香得很，是特爲小姐姑娘們香的。

文（啊，你打我罷，請你打我出口氣罷！（跪下。）紅簫姑娘，請你高擡貴手。

打我這頓首的丫頭！

紅（嗤然發笑。）你這真是有志氣呢！

文（我就是沒有志氣了，噯，我若是有志氣，早就逃出了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紅（喚文君起。）你聽，好像有琴音呢？

文（與紅簫並肩坐。）你別誑我，我沒聽見甚麼。啊啊，木蓮花的香氣真好，我一聞着這股香氣，就

好像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樣。

紅 往年你一聞見木蓮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嗎？

文 你不說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傷心的木蓮花呢！

紅 爲甚麼又傷心呢？

文 紅簫你忘記了嗎？——

紅 忘記了甚麼？

文 四年前我出閣的時候，不是正當這木蓮開花的時候嗎？在出閣的前一夜，我們兩人不是在這

漾虛樓上，在這木蓮花的香氣裏面哭昏過一次嗎？

紅 哇，是的，我記起來了。那時還是我的不是，我打聽得程家姑爺是目不識丁的人，我不該立地告

訴了姑娘，姑娘那時還想自殺過呢。——

文 我素來本是歡喜木蓮花的。我喜歡牠那潔白的花瓣，翡翠般的綠葉，濃烈的香氣，但是我自從

出閣以後，我一聞着牠的香氣，我便要暈倒了。

紅 今年卻是好了。

文 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自從前幾天你告訴我，說這兒可以聽見他的琴音，我們每晚上便到這

裏來。我們期待着，傾聽着，便把甚麼都忘記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記了。我現在聞着這木蓮花香，我處女時代純潔的前生又好像甦活轉來了的一樣。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緣故呢。

紅 怕是程家姑爺死了的緣故罷？

文 怎麼還不聽見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呢。

紅 連二更都還沒有打。

（沉默）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鴉聲也沒有，吠月的犬聲也沒有……

文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沉默）

（遠處更聲二起）

紅 小姐，你聽，纔打二更。

文 啊，真的纔打二更。我還怕他生了病來。

紅 小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聽說他正是因爲有病纔從梁國回來的。

文 啊，是甚麼病呢？

紅 是文人害的憂鬱病罷？是月兒害的消瘦病罷？他天天晚晚高興着彈琴，他又時常騎着白馬在官道上馳騁，想來也怕莫有甚麼沈重的病症呢。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豐滿了起來，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說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獨了的緣故罷？

文 好新鮮的醫案，你可算是女扁鵲了。

紅 要小姐纔是呢？

文 你又來了。——我記得從前讀他的子虛賦的時候，我以爲他是古人；不想他纔是我們西蜀的人，更不想在這臨邛地方我們在呼吸着的浩氣中，他也在呼吸。啊，我們真是幸福！我們這偏僻

的西蜀出了他那樣的一位天才，他將來是要與屈靈均賈太傅們在文學史上爭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賈一樣，不得終其天年而死。

紅 小姐，其實他是不會死的。他是永遠不會死的。你不是纔說他要在文學史上與屈賈爭光嗎？

文 但是呢，紅！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天地間總有許多不合道理的事情。有許多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在世間上偏能富貴壽考；反是稍有天賦的人，總要爲貧病憂患所苦。

紅 那是不可抵抗的運命呢。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

……啊，也是太爲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縱親命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

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破聲而哭。）

紅 小姐……小姐……

文 紅簫，你是曉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想再和那老禽相見了！

紅 小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文 唉，普天下的兒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們誤了！

紅「恐怕也不盡然罷？」

文「爲甚麼呢？」

紅「我不說。」

文「你說罷，說了有甚麼要緊？」

紅「說了我怕你生氣。」

文「我決不會生氣，你說罷。」

紅「那嗎，我說——」

文「爲甚麼要說又停止了昵？」

紅「小姐，你真的不生氣嗎？」

文「我是決不生氣的，我的紅簫呀！」

紅「小姐，我覺得說被父母誤了的兒女，多半是把父母誤了的，自己的命運爲甚麼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像我這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倒比小姐們少費得一番心力，我的命運要由我自己作主，永遠永遠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小姐多年，正因爲小姐，



你愛我，我也愛你。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自甘於奴婢的命運了。不然，我早……

文 | 啊，紅簫你別說了。你的話是絕好的教訓。你從今後是我的先生，我要永遠服從你的指導。

紅 | 小姐，你總是這樣！你一謙遜起來，又要令人難堪。各人的運命，是該各人自己去開拓的，他人不能指導，也無從指導。小姐，如今又有個絕大的命運的試驗，逼到你眼前來了呢！小姐，你看這短

箋上寫的是甚麼？（自懷中取短箋一紙授文君。）

文 | （捧就月光中念出）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由交接爲鴛鴦？

鳳兮鳳兮從凰栖，

願託子尾永爲妃。

交情通體必和諸，

中夜相從別有誰？」

紅簫，你這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紅「是方纔秦二交給我的。他剛纔對我說：他清早進城的時候，路過都亭，便遇着那司馬長卿先生。司馬先生問他，前幾天我們家中有琴音遠颺，是誰人彈的？他答應是小姐。那司馬先生便控留着，他轉身去寫了這張短箋，教他回來時，面交小姐。他沒緣遇着小姐，只遇着我，所以他便交給我了。」

文「啊，他真大膽呢。萬一落到父親手裏，不會起一場險惡的風波嗎？」

紅「小姐，你到底怎樣答覆他？」

文「你叫我怎答覆呢？這種要求，我是萬難答覆的。他怎不向我父親說呢？」

紅「小姐，你究竟還是要仰仗父親。萬一父親不允他呢？」

文「……噯，我終竟是個弱者。……你莫逼我，你等我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再走絕路罷。」

紅「低聲些，有人的脚步聲呢！」

（二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

有人在漾虛樓上講話呢。

弟 有人……唔，那是姐姐和紅簫了。姐姐，我們甚麼地方不會把你找過呀！

文 你他別跑，看跌在池子裏了！

（弟妹上樓弟投入文君懷中。）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弟 白話！白話！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彈琴。

妹 討厭的弟弟，你纔不說白說啦！

弟 你纔叫討厭呢，別人家不說白話；你要說白話。

文 你們不要鬧罷。不要鬧罷，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妹 我一個人也不回去。

文 那嗎，紅簫，請你和妹妹兩人先回去罷。

紅 好，二小姐，我們先回去罷。（二人下樓。）

妹 （涉迴廊上。）紅簫，你們又在樓上聽琴嗎？

紅 我們是在樓上望月。

妹 我曉得的喲，你們這幾天晚上，都在這裏聽琴，一直要聽到夜半，我是曉得的喲！

紅 二小姐，你別到處亂說呢……（二人由側門下。）

文 爹還沒睡嗎？

弟 還沒呢。

文 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呢？

弟 我們到你房裏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說：你們一定到漾虛樓去了。她說前兩夜看見過你們來的。

文 爹爹說過甚麼話沒有？

弟 說是明天要請客呢。

文 請些甚麼人呢？

弟 請程「姻伯，請王「縣令，還要請一位……唉，姓兩個字的先生。

文 姓兩個字的先生？

弟 是呢，說是纔到我們這縣裏不久的呢。我記不起了。

文 啊。要他肯來纔好啦！

弟 姐姐你認得他麼！

文 別作聲！

（舞台左隅有琴聲幽颺而起，隨後有低抑的男子歌聲。姊弟緊相依抱，立樓頭諦聽。）

（歌聲）柳影瑟瑟，

四周如夢，

城上已是二更。

我對着明月鳴琴，

漸自覺心魂甦醒；

安得那月裏姮娥，  
前來慰我仵伶！

可憐我落拓半生，

無處把心魂寄定；

我好像辭枝落葉，

隨風四處飄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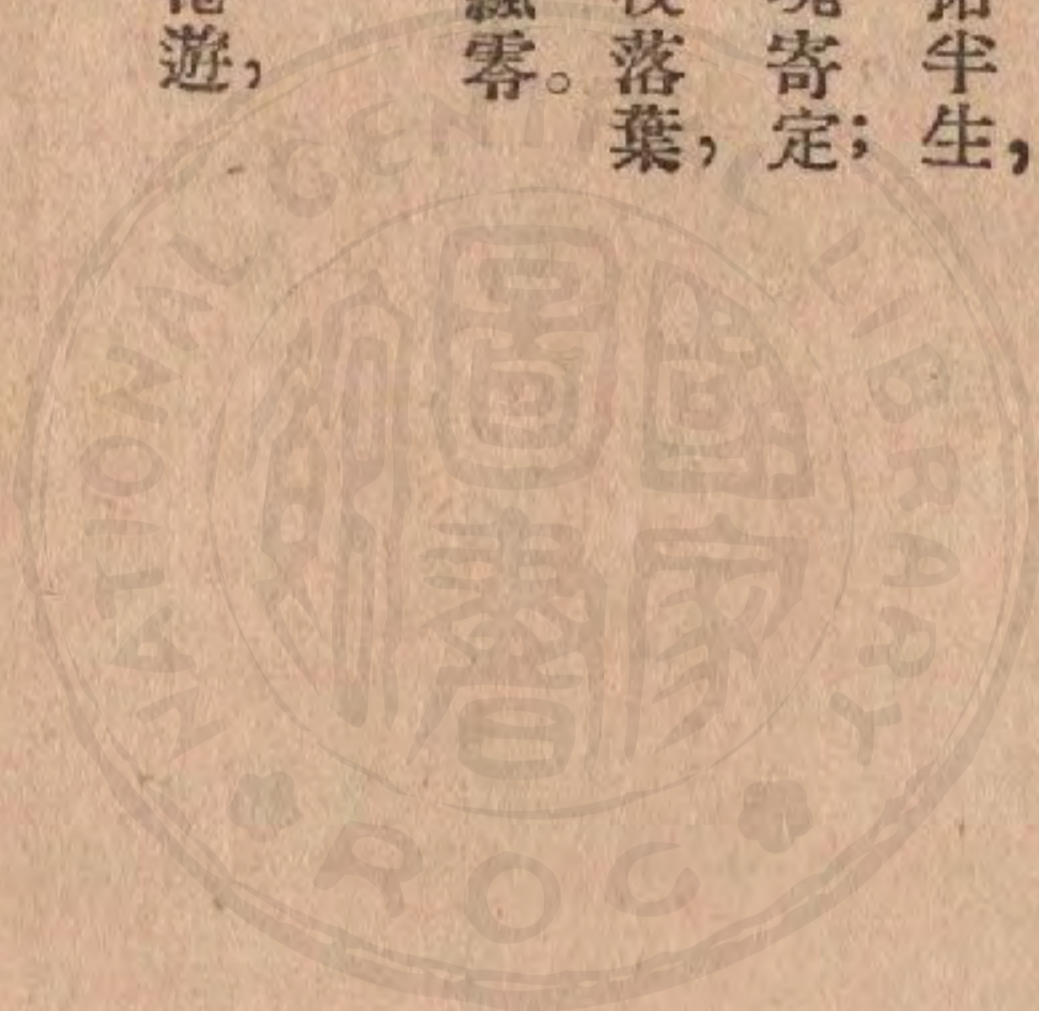
我魂兒已倦遊，

身兒又病，

回到故鄉來，

故鄉——

啊，也一座愁城！



四處都是愁城？

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我三尺長劍，

令我魂兒飛昇。

（歌聲止息）

文弟 姐姐，你麼麼在流眼淚呢？

……

文弟 姐姐，你怎麼在戰慄呢？

文弟 啊……夜深了，冷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二人下樓，攜手步迴廊上。）

文弟 姐姐，你認得那姓兩個字的先生嗎？

文弟 他怕是住在我們這鄰近的都亭中的司馬先生罷？

弟「是的，是的，是『死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馬兒！」

文「（笑）不是死馬。是司馬呢！」

弟「管他『四馬』也好，『五馬』也好，姐姐，你怎麼認得他呢？」

文「我並不認得他，只曉得他會彈琴……」

弟「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會做詩賦……」

弟「也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看着路走，別跌倒了。」

弟「姐姐。你聽我唱個歌兒給你聽，好不？」

文「好，你唱罷。」

弟「（手舞足蹈唱兒歌。）」

月光娘娘

水裏梳妝。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閣天上兩相望，

一朵白雲飛過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雲飛過江。

(二人同入側門，餘歌在牆內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惱。



惱得星星是眼睛，

一朵白雲過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雲過江心。

第二幕

華麗之客廳。

廳下爲庭園，右翼及右後隅有林垣界隔。後通後園。左翼前端有疏籬斜界，有門通外院。

廳上左手以紙壁爲門，壁上畫松鶴遐齡圖，可通內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凹壁爲龕，龕中以藍色

蜀錦張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餘壁廠豁，下以碧絨面地。正中圓形朱漆矮棹一。

廳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廣廊迴護。

（紅簫以白帕蒙頭在迴廊上掃除。）

紅 秦二由廳後繞上，兩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紅簫脚下斜坐迴廊上。

秦二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紅 我到司馬相公那裏去來，我去催他來的。他在問我，昨晚上的信交到沒有交到呢？

我已經替你交了。

秦 有回信沒有？

紅 小姐說不寫回信。

秦 〔含笑〕你請把頭埋下來我向你說句私話。

紅 有甚麼私話好說？

秦 〔埋頭就秦二。〕

紅 〔兩手抱紅簫頸，親其頰。〕

秦 〔披秦二頰〕你真膽大！別人看見怎好……

紅 〔左側有人腳步聲〕快放手，人來了！

秦二向籬內遁去。

（卓王孫開左側紙壁門走上，文君與其弟隨後。）

卓（向紅簫）這麼一大半天，怎麼還在這兒掃地呀？

紅剛纔老爺插花的時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葉在這廊沿上。

卓唔，你掃乾淨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來的時候了。

（紅簫下。）

卓文兒，你看這客廳的陳設怎麼樣？

文唉，還可以敷衍得過。但是這瓶牡丹花太沒意思了。司馬先生不是會彈琴嗎？我看到不如把我

的綠綺琴來陳在這兒。

卓唔，不錯，不錯。王縣令也是長於音律的。放架琴在這兒是最雅緻的了。——紅簫！紅簫！

（無應聲。）

文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來好了。（下）

卓但是這瓶花，也要有人來移動纔行呢。三兒，你去叫周大來。

（三兒下廳，步入籬門內，叫周大。）

（周大上。三兒在園中自行取樂。）

卓| 唔，周大你來，你來把這花瓶移到這圓桌上！

周| 是。（上廳移花瓶。）老爺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卓| 沒有了，你去罷。——轉來！席面是設在漾虛樓上，你們沒弄錯嗎？

周| 是，早已陳設好了。

卓| 現刻是甚麼時候了？

周| 剛纔纔看了貓兒的眼睛，是一根線了。是已經交了午時了。

（文君抱琴上。）

卓| 程老爺們怕快到了，你去罷。來了的時候，教他們引到這裏來。

周| 是。（由籬門下。）

文| （置琴龕內。）

卓| 不錯，這樣是雅緻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這麼樣？

文| 也好。不過牡丹花，我總不很歡喜。

卓「你談話總不像有福氣的人。牡丹花是富貴花，是花中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歡的道理？」

文「我就嫌牠太富貴了。」

卓「唔，你居婦人的心境，或者是這樣。但是憂能傷人。年青人總還要達觀些纔好。」

（文君弟在園中尋紫羅蘭，隨時信口唱歌：）

紫羅蘭，紫羅蘭，

摘得紫羅蘭，

把給大姐做花簪。

紫羅蘭，紫羅蘭。

（至此摘得紫羅蘭一朵，飛上客廳。）

弟「姐姐，你看這朵紫羅蘭花！我把給姐姐簪在頭上呢。」

文「啊，謝謝呢。」

卓「（坐地。肘倚圓桌上，自語：）說起琴來，文兒，你近來怎麼不大歡喜彈琴了呢？」

文「我有些怕彈得。」

卓「爲甚些呢？」

文「這幾晚上從那漾虛樓東首的都亭中，時時有琴音彈出……」

卓「啊哈，你說的就是那司馬相如，」

文「因爲彈得太好了，所以我怕見笑了。」

卓「果真彈得好麼。其實他們那些窮文人，打秋風的慣技，便是離不得賣文賣藝；他們彈琴賦詩，就好像乞丐們喊街賣唱一樣，不見得——」

文「爹爹，你爲甚麼要請賣唱的來吃飯呢？」

卓「哈哈，娃娃兒，你還年輕呢。不過我也告訴你罷。你要曉得，屎尿是很齷齪的東西，但是假如是皇帝的屎尿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敢有那種大逆不道的思想，說是齷齪的了。假如皇帝要教我們吃他的御屎御尿，我們也當得是受寵若驚，如像吞食龍肝鳳膽一樣。司馬相如他雖是窮文人，雖是等於賣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縣令的朋友；所以我們請他，並不是請的窮文人，我們請的是縣令的朋友，就好像我們蒙皇帝御賜排洩物的光榮，並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龍肝鳳膽呀。哈哈哈哈哈……」

弟「爹爹，你吃過皇帝的糞嗎？」

卓「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文「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王縣令去訪他，他也時常稱病不會呢。」

卓「那怕他不肯來！他不來！我們倒可多剩些殘飯來喂狗。」

文「爹爹，你說話總是這麼過火！」

卓「過火，他鄙薄縣令，只怕是那兒沒有甚麼秋風可打罷了。我們有錢人，那怕他不來巴結？」

文「啊啊，爹爹，你把錢看得太重了！」

卓「不重嗎？世間上除了金錢而外，那一樣事情辦得到？上面天子王公下面蒼頭走卒，都是我們有錢人的傀儡。一碗飯可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可以買死秦宰相。任你甚麼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離了錢便沒有命。」

文「假如他是肯來，那是再好沒有。爹爹，我想我們學琴，終是不曾得過名師的指導。我想假如司馬先生肯來時，我們請他住在我們家裏，等我和二妹，專心向他學琴，那倒是很幸福的呢。」

卓「幸福的？你真個有點異想天開了！你還年青，又是纔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處女，那個



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呢？

文 辦不到嗎？

卓 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弟 只要有錢，不是沒有辦不到的事體嗎？

卓 哈哈……娃娃兒真聰明！你這一問，倒幾乎把老子問窮了。啦，三兒，你還不知世故，你要曉得天

地間錢自然是很貴重，但是也還有一樣東西，和錢同等貴重的。

弟 是甚麼呢？

卓 就是名譽呀！錢可買名，名可賣錢，人生沒有別的，就是名與利組成的一道彩繩！哈哈！

文 爹爹，我覺得教兒女，不當是這樣教法！

卓 呀，你要來教老子了！不當是這樣教法。要怎樣教法？

（家僮秦二由籬門上。）

秦 老爺，程爺和王爺來了。

（文君偕弟下）

卓| (起立) 司馬先生呢?

秦| 還沒有來。

卓| 你快從後門去催請他去。

秦| 我剛纔去催過了。

卓| 你再去一趟罷，叫他快來!

秦| 是。(繞客廳向後園中隱去。)

(卓王孫整理衣服一巡，下廳步至竹籬門次。程鄭與王吉，笑語由外院走入。)

程| 「有事弟子服其勞，」卓親翁，我邀王公同來了。哈哈……

(三人相迎揖。)

王| 卓翁，司馬長卿還不會來嗎?

卓| 是，治下纔吩咐下人去催請去了。

王| 哈哈，今天總要他來，纔有興致啦。

卓| 是。

（三人步上客廳。）

王（見綠綺琴）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還不會知道你是通曉音律的。

卓不瞞父台說，治下關於此道，本不擅長，這只是下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文君小姐原是會彈琴的，我倒一時忽略了。幾時有機會很想領教呢。

卓豈敢，豈敢！父台和司馬先生，纔正是如今的子期，伯牙，我們今天是要拜聆幾曲高山流水的。

程（同時發言）自古道：『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則。』如今天下，唉，是禮樂久廢了，我

們縣裏，得王父台主持風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彈琴，這要算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呢。

哈哈哈哈哈。

王豈敢，豈敢。（略略撥琴數下。）

程啊，老父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盡美矣，又盡善也！」（搖頭擺腦，盡一唱三嘆神氣。）

王（愕然）哦呀，我那當得起你這麼的稱讚呢……卓翁，女公子，多少年紀了？

卓今年滿二十四歲了。

王還未字人嗎？

程「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不瞞老父台說，文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哦，令郎是幾時謝世的？

程「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豚兒有棺而無槨者，已經將近一年了。

王顏路哭顏淵，仲尼哭伯鯉，這種傷心的際遇，在古先聖哲，也是不能避免，倒虧得程翁曠達。

程好說，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上天要命我們貧，我們不能富；要命我們夭，我們不能壽；治

下是「樂天知命故不憂」呢。哈哈……

王那真難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卓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尙未青

廬，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爲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之合嗎？

卓……承蒙父台見愛，真是寒門之幸，但是古禮，妻喪三年，小女纔賦孀居，望老父台明鑒，恐怕不

便議禮。

王「哦，這是我一時糊塗了，恕罪，恕罪！」

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要程翁這麼『文質彬彬』那纔『然後君子』呢。」

程「哈哈……」

（秦二自後園上。）

卓「司馬先生到了麼？」

秦「啓稟老爺，司馬相公說有病不能奉陪。」

卓「啊，這定是你們請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馬先生。」

王「不然，不然，長卿的脾氣，素來是這樣。我平時去訪他，他也屢次謝病，以閉門羹相待；今天還是等我親自去邀他來罷。」

卓「那怎敢重勞父台？」

王「我們都如像弟兄手足一樣，不必客氣。」

卓「讓治下奉陪同行罷。」

王「那也儘可不必，我此去，準定可以把他邀來，長卿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說，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來鑒賞，他是一定肯來的。假如他不來，我也就不再來告別了。恕罪，恕罪。」

卓「那真重勞父台了。——秦二，你跟隨王大人，從後門到那都亭去來，時候不早了，我們便在漾虛樓相待了。」

秦「是。」

王「失陪，失陪。」

卓「重勞得很。」

程「『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王父台真是『謙謙君子，卑己自牧』呀！哈哈……」

（王吉隨秦二，繞客廳由後廊下。）

程「哼！『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我那麼恭維他，他纔不大耳識我。——」

卓「親翁，你拋文太拋得厲害了。你總是離了書本沒話說的人。」

程 親翁，你要曉得，我們考據家的信條，正是『無徵不信。』我爲今天的話材起見，昨天晚上把論語

來考究了一個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錯！像我這樣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當時，恐怕七十二大賢，要成七十三，『言語宰我，子貢』之下，要加上我程鄭了。真的，我和子貢總覺得是一流人物。子貢會做生意，我也會做，子貢會說話，我也會說，子貢聞一以知二，我恐怕能夠聞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個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個年頭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花菜是四瓣，我知道一雙手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駟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詩經是四詩，我知道一個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條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統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國風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終竟不是君子。可惜沒得孔子再生，來品評我一下。

卓 他定會品評你這個骨董是『瑚璉』呢。

程 因爲我像子貢嗎？

卓 因爲你是『鬚臉』，你是一大勞燒鬚子臉。

程 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爲骨董專家了。

卓| 我們且把笑話丟開，還是談正經話罷。我不知道他是甚麼存心，竟替文君女兒說起親事來！

程| 哼，可不是嗎？他做起那禮賢下士的樣子，其實他是說錯了話，轉不過環，纔借故脫逃了。

卓| 你我的女兒就使要再醮，也說不到那窮措大的分上去呢！

程| 可不是嗎？據我想來，怕是那司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 真是黃鼠狼想吃天鵝肉了！

程| 唉，親翁，說到再醮上來，你的意見究竟怎麼樣？

卓| 這有甚麼意見可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人從一而終，』這是古先聖王所

定下的天經地義。雖說文君沒有生育，但應該撫養螟蛉，以全禮節啦。

程| 這樣是很嚴正的見解，要這樣也纔合乎你我的門第。不過據我想來，古人抱孫不抱子，與其由

文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孫了。

卓|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罷。趁着還有點時間，我去向文君女兒說明，教她也早得有點把握。她歸家太久了，也覺不成體統，親翁，你今晚就請在這兒過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

親翁一路回府去呢。



程 過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憐了，讓文君多住些時好罷。

卓 那是不能，那是婦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來性情漸漸有些乖僻，內子死後，沒人可以管束她們，留在我家終覺不是好事。我暫且失陪了。

程 請便，請便。

卓 (卓王孫開左邊門下。)

卓 (程鄭一人獨留，偷向四處探視一回，諦聽一回後，躡足抱文君綠綺琴起，親吻不置。)

卓 (復轉身入) 親翁！

程 (驚惶失措) 啊啊，這架琴……唉，真好，我聞了一聞，到現在也還有槁了的梧桐的香味。唉！

—— (置琴原處。)

卓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可不是嗎？琴要是腐敗了的梧桐木製的纔是好琴，古者惠子『據槁梧而瞑』，所以據小弟考據起來，辨別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氣味，第二要有梧桐的餘香。

卓 親翁，你的考據工夫真高明，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講考據，講骨董的時候了。年青的詩人，要來敲

程 | 我們的門了，我請你先到漾虛樓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談了便到那邊來。

卓 | 是，是，我就去。

程 | 這綠綺琴，也就請親翁順便抱去罷。

卓 | 啊，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懷中。）

程 | 我立刻就來呢。（下）

### 第三幕

舞台右翼爲卓邸後部，一帶粉牆，牆基比平地高可數尺。牆後花木建築聳出，後門一道斜向左，門前有月臺，石欄迴隱，有石階數級。背面左端，臨邛城郭，穩穩可見。柳樹成行，夾着一條宮道，直與城通。右側樹列至卓邸後門近處而盡。左側樹列至前首，匯成一林，中擁都亭一座。門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終。

月夜。

（周大立倚石欄望月。）

（秦二匆匆由後門出，將上階。）

周（瞥見秦二）秦二，你要往那兒去？

秦哦，是你嗎？倒駭了我一跳。

周你這麼夜深，要往那兒去呢？

秦不往那兒去，我只是出來逛逛。

周秦二，你今晚上的樣子很高興啦，你有甚麼喜事？

秦啊，我有甚麼喜事喲，我們做奴隸的人有甚麼喜事喲。周大，我們做下人的人，別人能活五十歲的，我們只算活得二十五歲。

周怎麼說。

秦別人一天的時間，整整是他們自己的時間，像我們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時間，只有這夜裏的一半纔是我們的。可憐我們這一半自由的時間，還要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奪去呢。

周哼，你說的話，倒有些像在唱戲啦。因為唱戲的下人們說的口白，通是詩人們幻想出來的。你倒很有些詩人的資質了。

秦 剛大，你的口總是這麼辣！

周 不是我口辣，你說甚麼？『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裏倒有點不高興了。我們在白晝的時候，人家是君主，我們是奴僕；人家是神聖，我們是豬狗，只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麼君主神聖，也還是和我們奴僕豬狗一樣，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根毛。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隻角。我們這一視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盼不得牠早來，你好像還嫌牠來早了一樣。秦二，你以為我在這兒做甚麼？

秦 你在望月罷？聽琴罷？

周 哼，我沒有你那樣雅趣。蘂的詩興！我是在這兒望睡眠。早早到我眼裏來呢！我這幾晚上，天天都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雖是喜歡彈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彈的。近來來了那位（聲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兒的甚麼死馬死牛，他專門在晚上鏗湯鏗湯地，從黃昏彈起一直要彈到鷄叫，彈得人真是討厭。我倒幾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們做相公老爺的人，那曉得我們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見你，他的腳跡除非他自己想出門，不怕你在外邊就鬧得天翻地

覆他也不動的。今天的宴會，不是費了多少工夫，纔把他請來了嗎？你看他一來，一句也不開口，他好像把我家老爺和程老爺們，看得來好像屎蒼蠅一樣，不怕他們對於我們就好像兩尊活上帝，他一來便彈起文君姑娘的綠綺琴，他彈得真是入神，別人向他說話，向他稱讚，他一點也不管，他彈罷，長嘆了幾聲，連席也沒有入，他就告辭回去了。他這人真是有點奇怪。他好像在嘆息沒有知音的人心賞他，其實他不曾知道隔牆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終立着在傾聽呢。文君姑娘說：『他彈着我的琴，就好像彈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絃，都被他彈得戰兢兢的。』——這是紅簫親口對我說的呢。

周 戰兢兢！好呵，好個戰兢兢！就這樣，琴台就變成了寢台了。——啊，好孩子，其實你的運氣也不弱。你好像交了桃花運啦！紅簫對於你真不錯——

秦 咳，周大，你那曉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覺，你也是曉得的，不過我並不是怕聽琴吵我，我正是爲了想着她的緣故呢。

周 是你自己癡，你怪得誰呢？你爲甚麼不趕緊向她求婚？

秦 我何嘗不？不過我向她請求過好幾次，她總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說，我們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

自由的；要想結爲夫婦，除非得主人許可，不然，便只好脫逃。向主人請求，我不敢，她也不願；她教我只好等待時機逃走——周大，你不是別人，我纔這麼對你說。你要曉得，她說的話我是甚麼都唯唯聽命的。

周 | 哼，癡孩子！你簡直被婦人的腰帶纏昏了！脫逃？你向甚麼地方脫逃？你怎麼能夠脫逃？你的智慧，連麻雀兒大的腦子也沒有！你們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們還快。並且像你我做奴隸的人，除去永遠做人奴隸之外，還有甚麼自活養老婆的本事嗎？脫逃！你們真想得輕巧！

秦 | 啊，逃不了的嗎？

周 | 你逃給我看看！

秦 |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瘋了罷！啊啊啊啊……

（在月台上抱頭四竄。）

周 | 秦二，你怎麼做起了？

秦 | （泣啜）……

周 | 你怎麼做起了？你不真是瘋了嗎？

秦「我能夠瘋……我倒……好了。」

周「嚇嚇，你真是在說瘋話，好好的怎麼會哭起來？」

秦「周大，我告訴你件事情，你千萬別向外人說罷！」

周「我這人是素來不洩漏人家的祕密的，你那回晚上和紅簫私會的事情，我曾向別人說過嗎。」

秦「謝你，你不會向別人說過。我在世界上，除紅簫而外，我便只信任你——！」

周「你有甚麼話告訴我，你說罷。」

秦「周大，你不曉得，前幾天我和那司馬先生遇見過，就是在這個地方。那時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虛

樓上彈琴。他一遇着我，便問我彈琴的是甚麼人？我答應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

封信給我，教我親手交給文君小姐；但是我交給紅簫去了。我不瞞你說，今晚紅簫纔交給一封

信給我，要我親自去交給那司馬先生。紅簫對我說，那是小姐回信。他又教我好生準備，他說我

們脫逃的機會來了。他教我在三更時分在都亭聚齊，好隨着司馬先生連夜向成都逃去——

啊。依你說來，我纔在做夢！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幾時纔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沉默一響）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那兒，你已經交去了麼？」

秦 沒，還在我的懷裏。

周 哈哈，好運來叩你的門，你纔閉門不納。天上落了個星星下來，你纔說是白火石，你這人真蠢！真蠢！

秦 我有甚麼好運？你沒儘揶揄人了！

周 我揶揄你？我對於你是表示滿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的信給我看看罷。

秦 （授信於周）你看得懂嗎？

周 我看得懂甚麼，你也要來？不過我們的老主人是看得懂的。

秦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麼呢？

周 拿去請他看就好了？

秦 啊，你要教我告發她們嗎？

周 是呢！這正是好運教你走的一條通路。

秦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樣的壞人，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紅簫？並且我壞人好事，我又有甚麼利益？那種事怎麼做得！



周 嚇，你總是癡，你全不想想，你以為那司馬先生到底是甚麼人？他不過是個浮薄的浪子罷了。他

雖然能夠做做文章，但是他那有我們程老爺利市程老爺有錢有閒，他講骨董講考據，考證得一本舊書，收買得一件骨董，不費自己一點心血，便可以利達三江；你看他現在的財產，是多麼雄厚！你聽見說過沒有？那司馬先生還是有病的人呢？他們說他得的是消渴病，這病是和女色大有關係的。我們假使聽隨文君姑娘去奔從他，那豈不是害了我們的小姐嗎？所以今天晚上

秦 的事，你若是告發了的時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周 唔還有其次嗎？

秦 其次呢，像他那樣漁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紅簫跟了去，也難保得他不雙鵬一箭……

周 啊，那怎麼使得！

秦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二，你是救了你的紅簫。

周 救了又怎麼樣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場虧心事呀。

秦 你聽我慢慢說罷，包管你就成婚呢，你曉得不？我們老主人的脾氣，素來是鄙棄窮人的。他這次器重司馬先生，不過因為他是王縣令的親友罷了。我們老主人，他最重家規，最重門第，假使這

次文君姑娘去奔了司馬，那我們老主人定會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三，你是救了我們的主人。

秦「哼，講了半天還是一樣！」

周「哼——一樣！你想吃的餅餅就在後頭了。你個蠢東西！你想跟着司馬逃走，你最終的目的，不過

是想和紅簫那話罷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還能那話嗎？並且將來一弄到官府手裏的時候，刑是該你和紅簫兩個賤人受的，你們的皮子纔夠皮條抽呢！但是你若是在事前告發了的時候，那你得了我們老主人的歡心。那時不說你只要一個紅簫，你就要十個百個，老主人也會是肯萬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奉「真的嗎？」

周「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個呆鳥！你在做甚麼夢！你可以醒了！像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壞事？怎麼會沒有利益？他還是犧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你還是使浪子少犯幾層罪過，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事呢？」

秦「是，是，我真是在做夢！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謝謝你，我去，我就去！」

（匆匆向園內跑去。）

周 你往那兒去？

秦 我告發去！

周 甚麼憑據都沒有，你便想要告發人嗎？

秦 （呆然若失）咦！我正在做夢嗎？

周 這封信還丟在我手裏，你便想跑去了嗎？

秦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給我，我就去，快要到三更了呢？

周 是，你可以去了。萬一她們先出來了，我便在這兒阻擋着他們。你向主人說的時候，你能說出是我周大和你同謀，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祿了。

秦 是，我曉得。（向門內隱去。）

周 （自語）噯，心裏真好過，就好像嗑了一杯冷醋一樣。

（周大一人在月台上彳亍一時，下階，呵欠，自語。）啊，瞌睡倒來了，可是這場把戲，倒不可不看的。

(臨邛城上，遠遠起更三次。)

啊，三更了。她們還沒有出來呢。

(此時牆內有人行聲，語聲：「秦二在外邊等得發慌了，小姐，你聽見他的嘆聲沒有？」無回應。)

(周大忙登月台。)

(紅簫與文君自門內出。)

秦二，你等了多一陣了？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驚)唔，秦二往甚麼地方去了？

交信去了。

替甚麼人交信？

替小姐交信，交給我們老主人去了。

(驚怒)秦二這東西，不想出他纔是……

周：壞傢伙呢！他把小姐寫給司馬先生的信來和我商量，他說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發。我說你那

樣怎麼對得小姐。他說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許可的。他說司馬先生原來不是好人，他是一個漁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後那樣的人；他爲救小姐起見，他的良心叫他告發。他說小姐假如去從了司馬先生的時候，我們老主人一定會悶鬱而死；他爲救主人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他是應該忠於主人和小姐的，他不應該聽紅簫的唆使，破壞卓府一門，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爲救他自己起見，他的良心也教他告發。他在十分痛悔，他說不該受了司馬先生的賄賂，替他圖謀小姐。他說他要補過，他還想點把火去把都亭燒了。是我勸止了他。我說那都亭是官產，燒了是要嚴究的。就是燒了，也把司馬先生燒不死，他是會逃跑的。他聽了我的話，都亭雖莫有燒，但是他終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裏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見小姐，你……

（場內多人脚步聲）……

（秦二與卓王孫，程鄭同出。）

卓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紅簫，你們要往那兒去？——文君，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萬不想你，替我卓門鬧出這樣傷風敗俗的醜事！你這信上寫的是些甚麼話！（將信札投擲文君）……

程

（至文君前拾信起。）親翁，你不必過於生怒。古人說得好，「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說勸她去聽琴的是紅簫，那「鳳求凰」的詩，由秦二手中接授的人是紅簫，轉交給她的人也是紅簫，教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紅簫，如今誘引她出來的人也是紅簫，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是這紅簫丫頭在作祟。「中冓之言，不可說也。」我看她們也還是未遂犯，這件事情趁着還未外颺，最好是就此陰消的好。——啦，文君，你的信中雖然說到家庭的腐敗，雖然說到舊禮制的束縛，但是你也犯不出這樣輕賤了你的金玉之質去從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話實在是誣枉我，但我也計較，你們年青人這樣的誤解本是常有的，我們也本該替別人隱惡揚善，不過爲解破你的迷執起見，也不妨對你講講。你知道那司馬長卿究竟是什麼人？你以爲他真是極清高極敦厚的詩人嗎？你是被你自己幻想誤了。他在梁國就因爲沈溺於酒色，染得一身惡病，纔落魄回鄉；而且他的家財是一貧如洗，所以他纔來投奔我們臨邛縣令王公。你看他這樣的人，究竟值得你捨身去從他嗎？論學問，是華而不實淺薄無聊。論品行，是浮誕輕佻，恃才誇傲。論財產，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條。像這樣的人，怎值得你去眷愛呢？「昊天不弔，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顏回早世。但是我家產也儘足使你享福；你就不願回家，便

大歸守禮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輕賤你金玉之質，做出這樣有傷風教的舉動呢？你是……

卓 親翁，沒有向她說道理的時候！我卓門不幸，生下這種逆女，我不願甚麼，我只願她早死！（向文

君）敗壞門風的淫奔婦！你如還知羞恥，你給我死了罷！（擲劍一柄於文君脚前。）

文 （沉默至此始毅然發語。）你兩位老人請不要發怒。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甚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得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違反了，違反了！（欲前撲打文君，程鄭急挽制之。）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欲脫程鄭手，但後者挽愈力。）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 （極力欲脫去）啊啊，這樣挽着我做甚麼！你這想爬灰的老忘八！

文（指程鄭）你程家的翁翁，我且問你，爲甚麼娶了無數的妻妾，你還四處如蠅逐膾，你還能在

人面前人長人短？風教不已被你傷盡了嗎？家庭不已被你腐敗盡了嗎？你罵人淺薄無聊，你的深厚在那裏？你的有聊在那裏？我對你直說罷！你時常迷戀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留在你家中。那回你夤夜來叩我的房門，到底是甚麼意思呀？

程沒有那樣的事？沒有那樣的事！你沒冤枉我！

卓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如前）

文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己問心無愧。（向卓王孫）爹爹。啊，誰是你的爹爹！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文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了！（向紅簫）

紅簫妹妹！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荆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用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劍起，牽紅簫，紅簫不動。）



卓 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秦二，周大，你們快把那潑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暈倒在程鄭懷裏，周大欲動，秦二畏縮而股慄。）

文 你們這些髒穢的肉塊，誰敢近我們的身來！（挺劍作勢）

程 文君，你太過分了。就有話也可以細說，何必那樣性急，揚刀動武，你還有妹子，還有兄弟，也要做個榜樣呀！

文 我就是好榜樣！

程 你就忍丟下你的弟妹嗎？他們醒來的時候要哭着找你呢！

文 他們醒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教他們到都亭來。我在那兒替他們結識了一位新的姐夫。  
程 你做女兒的責任呢？

文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責任！盲從你們老人，絕不是甚麼孝道！

程 你說不怕世人議論你了嗎？

文 我的行爲我相信後代的人會來謳歌我。

程 你守着現成的富貴也不要了嗎？

文| 不要說那些話來污穢我！——紅簫走罷，我們走罷！

紅| （始終低頭木立，至此始擡頭向秦二。）秦二，你來！你來！

秦| （瑟縮而前）

紅| 小姐，你把寶劍借給我。（自文君手中奪劍，向秦二。）秦二，你這可愛的奴才，你太可愛又太可

憐了。讓我把你解放了罷！（挺劍刺秦二胸）

秦| （驚呼）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 （逃入後門）啊啊！啊啊！駭死人，駭死人……

程| 啊呀，危險！危險！她們瘋瘋瘋瘋了……（挽卓王孫同入門中，掩門。）

紅| （拖秦二屍下階，文君隨之。）哈哈，你死了嗎？你這可愛的奴才！你終竟得和我一路脫逃了。（

回向文君）小姐，我們是永生了呢！我要永遠陪伴着你，我們永生了呢！（攤秦二屍月中）哈

哈，可愛的奴才！你怎麼這樣地可愛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樣的白，你的頭髮和烏雲一樣地黑，

你的奴性和羊兒一樣的馴，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樣的清，啊，星星墜了，你項上的鐵圈也退了，你

終竟得和我們逃走了呢！啊，可愛的羊兒呀！——小姐，都亭便在前面了，我的靈魂，永遠隨伴着

你。我們是永生了呢。

（轉劍自刺其胸，撲倒秦二屍上。）

文

（坐地，抱紅簫懷中哭。）紅簫！紅簫！……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生命的首途，纔要犧牲你這麼高貴的代價嗎？……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們的婚筵纔就是你的喪禮嗎？（昂頭哀訴）慘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罷？我所渴望着的太陽！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還不出來照臨？啊，我的紅簫，啊，紅簫呀！我倆的合歡，纔就是你倆的合葬嗎？紅簫，紅簫，紅簫呀！你終竟就要死了嗎？……

紅

（此時都亭中琴聲劃然終止。）

（星眼微啓，聲低微）小姐……他……不死的人……來了。（死）

（相如着白色寢衣，長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文君昂首望相如，湘如至文君前俯視者久之，幕徐徐下。）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脫稿）（原載創造季刊）

## 湘 累

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嫵節？

賚葳蕤以盈寶兮，判獨離而不服！

## 序 幕

洞庭湖。早秋，黃昏時分。君山前橫，上多竹林蘆蕪。有銀杏數株，參差天際。時有落葉三五，戲舞空中，如金色蛺蝶。

妙齡女子二人，裸體，散髮，並坐岸邊岩石上，互相偎倚。一次「參差」(洞簫)一唱歌。

## (歌)

淚珠兒要流盡了。

## (離騷)

愛人呀，還不回來呀？

我們從春望到夏秋，從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爛了。

愛人呀，回不回來呀？

棹舟之聲，二女跳入湖中，潛水而逝。

此時帆船一隻，自左棹出。船頭飾一龍首，帆白如雪。老翁一人，銀髮椎髻，白鬚髯，袒上身，在船之此側往來撐篙，口中漫作款乃之聲。

屈原立船頭展望，以荷葉為冠，玄色絹衣，玉帶，頸上掛一蓮瓣花環，長垂至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其姐女須扶持之，鬢髮如雲，簪以象掃。耳下垂碧之玉瑱。白衣碧裳，儼如朝鮮女人妝束。

屈原

這兒是什麼地方，這麼浩森迷茫地！前面的是甚麼歌聲？可是誰人在替我招魂嗎？

女須

好的希望了嗎？  
 噯！你橫順愛說這樣瘋癲識倒的話，你不知道你姐姐心中是怎樣悲苦！你的病，噯！難道便莫有

老翁

三閭大夫！這兒便是洞庭湖了，前面的便是君山。我們這兒洞庭湖裏，每到晚來，時時有妖精出現，赤條條地一絲不罣，永遠唱着同一的歌詞，吹着同一的調子。她們倒吹得好，唱得好，他們一吹，四鄉的人都要流起眼淚。她們唱倦了，便又跳下湖水裏面去深深藏着。出現的時候，總是兩個女身，四鄉的人都說她們是女英與娥皇，都來拜禱她們，祈禱戀愛成功的也有，祈禱生兒育女的也有，還有些癡情少年爲了她們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

屈原

哦，我知道她們在望我。在望我回去。唉，我要回去！我的故鄉在那兒呀？我知道你們望得我苦，我快要回來了。哦，我到底是甚麼人？三閭大夫嗎？哦，我記起來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從前大洪水的時候，他的父親把水治壞了，累得多死了無數的無辜百姓，所以我纔把他逐放了，把他殺了。但是我又舉了他的兒子起來，我祈禱他能夠掩蓋他的父親的前愆。他倒果然能夠，他辛勤了八年，果然把洪水治平了，天下的人都讚獎他的功勞，我也讚獎他的功勞，所以我纔把帝位禪讓給了他。啊，他却是為了甚麼？他爲甚麼反轉又把我逐放了？我會殺過一個無辜的百姓嗎？我有甚麼罪過？啊，我流落在這異鄉，我真好苦呀！苦呀！……喂呀，我的姐姐！你又在器些甚麼？

女須

你橫順肯說你那樣瘋癲識倒的話，你不知道你姐姐的心中是怎麼地悲苦！

## 屈原

姐姐，你卻怪得我們所處的這個溷濁的世界！我並不曾瘋，他們偏要說我是瘋子。他們見了鳳凰要說是雞，見了麒麟要說是驢馬，我也把他們莫可奈何。他們見了聖人要說是瘋子，我也把他們莫可何奈。他們既不是瘋子，我又不是聖人，我也祇好瘋了，瘋了，哈哈哈哈哈，瘋了！瘋了！

## (歌)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吾將紐思心以事纒兮，編愁苦以爲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啊啊！我倦了，我厭了！這漫漫的長晝，從早起來，便把這溷濁的世界開示給我，他們隨處都叫我  
是瘋子，瘋子。他們要把我這美潔的蓮佩扯去，要把我這高崱的危冠拆毀，投些糞土來攻擊我。我所  
以從早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竈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囪的出口，都在冒起煙霧，飛



起火星，我的耳孔裏還烘烘地祇聽着火在叫；竈下掛着的一個土瓶——我的心臟——裏面的血水沸騰着好像乾了的一般，祇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哦，太陽往那兒去了？我好容易纔盼到我纔望見他出山，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來把這濁世遮開，把這外來的光明和外來的口舌通同掩去。哦，來了，來了，慈悲的黑夜漸漸走來了。我看見她，她的頭髮就好像一天的烏雲，她有時還帶着一頭的珠玉，那卻有些多事了；她的衣裳是黑絹做成的，和我的一樣；她帶着一身不知名的無形的香花，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她一來便緊緊地擁抱着我，我便到了一個絕妙的境地，哦，好寥廓的境地呀！

（歌）

「下崎嶇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視儻忽而不見兮，聽恹恍而不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噯！這也不過是個夢罷了！我周圍的世界其實何曾改變過來！便到晚來，我睡在牀席上又何嘗

能一刻安寢？我怕，我睡了去又來些夢魔來苦我。他來誘我上天，登到半途，又把梯子給我抽了。他誘我去結識些美人，可他時常使我失戀。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閉眼，我翻來覆去，又感覺着無限的孤獨之苦。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這深心中海一樣的哀愁，究竟可有破滅的一日嗎？哦，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如今甚麼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小的門前祇待着死神來開門。啊啊！我，我要想到那「無」的世界裏去！

（作欲跳水勢）

女須

（急挽勒之）

你究竟何苦呢？你這麼任性，這麼激烈，對於你的病體真是不好呀！夏禹王的父親正像你這樣性情激烈的人，所以他終竟……

屈原

不錯，不錯，他終竟被別人家拐騙了！他把國家弄壞了，自以為去諂媚下子鄰國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他終竟被敵國拐騙了去了。這正是他「愚而好自用」的結果。於我有甚麼相干？他們為甚麼又把我放逐了呢！他們說我害了楚國，害了他的父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這樣的冤獄，要你們纔知道呀！

## 女須

你精神太錯亂了，你總要自行保重纔行。祇要留得你健康，甚麼冤枉都會有表白之一日，你何以定要自苦呢！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量的湧泉，想同江河一樣自由流瀉。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限的潛熱，想同火山一樣任意飛騰。但是你看湘水沅水，遇着更大的勢力揚子江，他們也不得不隱忍相讓，纔匯成這樣個汪洋的洞庭。火山也不是時常可以噴火，我們姐弟生長了這麼多年，幾會見過山岳們噴火一次呢？我想山岳們底潛熱，也怕是受了崖石的壓制，但他們能常常地流瀉些溫泉出來。你權且讓他們一時，你自由的意志，不用和他們在那膾穢的政界裏馳騁，難道便莫有向別方面發展的希望了嗎？

## 屈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叫我，把這蓮佩扯壞，你要叫我，把這荷冠拆毀，這我可能忍耐嗎？你怎見得我便不是揚子江，你怎見得我祇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祇能匯成個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匯成個無邊的大海嗎？你怎這麼小視我！哦，你是要叫我去做個送往迎來的娼婦嗎？娼婦——唔，她！她！鄭袖！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卻是在戀慕我，她並且很愛誦我的詩歌。唔，那倒怕是個好方法。我如做首詩去讚美她，我想她必定會叫楚王來把我召回去。不錯，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個是我所能忍耐的嗎？我不是上天的寵兒？我不是生下地時便受特受了一種天惠？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我這麼正直通靈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學娼家慣技？我的詩，我的詩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寶貴的生命，拿來自行蹂躪，任人蹂躪嗎？効法造化的精神，我自由地創造，自由地表現我自己。我創造尊嚴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雲雷雨。我萃之雖僅限於我的一身，放之則可汎濫乎宇宙。我一身難道祇是些臙脂水粉的材料，我祇能學做些臙脂水粉來，把去替兒女子們獻媚嗎？哼！你爲甚麼要小視我？我有血

女須

(掩泣)

總要流，有火纔要噴，我在任何方面都想馳驟！你爲甚麼要叫我「呢訾粟斯，喔咿儒兒，如脂如韋，突梯滑稽」以偷生全軀呢？連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想不出我纔有這樣一位姐姐！

屈原

(傾聽)

哦，剛纔的歌聲又唱起來了呀！

水中歌聲

我們爲了他——淚珠兒要流盡了。  
我們爲了他——寸心兒早破碎了。  
層層鎖着的九嶷山上的白雲喲！

屈原

微波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喲！  
你們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喲！

哦。她們在問我的所在！我站在這兒，你們怎麼不看見呀？

水中歌聲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啊！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啊！

永遠不能消！永遠祇是潮！

屈原

哦，好悲切的歌詞！唱得我也流起淚來了。流罷！流罷！我生命的泉水呀！你一流了出來，好像把我全身的烈火都澆息了的一樣。我感覺着我少年時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長江裏面泅泳着一樣的快活。你這不可思議的在內的靈泉，你又把我甦活轉來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嗎？你聽見了剛纔的那樣哀婉的歌兒嗎？

女須

我也聽見來，怕是些漁家娘子在唱晚歌呢？

屈原

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們的歌聲有那樣淚晶一樣地瑩澈。

（屈原自語時，老翁時時駐篙傾聽，舟行甚緩）

老翁

這便是娥皇女英的哀歌了。這歌兒似乎還長，我在湖中生活了這麼一輩子，聽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雖是不知道是些甚麼意思，但是我聽了總也不知不覺地要流下淚來。

### 屈原

能夠流眼淚的人，總是好人。能夠使人流眼淚的詩，總是好詩。詩之感人有這麼深切，我如今纔知道詩歌的真價了。幽婉的歌聲呀！你再唱下去罷。我把我的蓮佩通同贈你，（投蓮瓣花環入湖中）你請再唱下去罷！

#### 水中歌聲

太陽照着洞庭波，

我們魂兒戰慄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淚，

已經開了花！



啊！愛人呀！

淚花兒怕要開謝了，

你回不回來啲？

老翁

喂呀！天色看看便陰了下來，我們不能再羈延了！我怕達不到目的地，天使會黑了！我要努力撐去！我要努力撐去……

老翁盡力撐篙，從君山右側，轉入山後。花環在水上飄颺。帆影已不可見，遠遠猶聞欸乃之聲。

（幕）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七日）

## 歸 國 吟

一 海中望日出

——「鉛的圓空，藍靛的大洋，四望都無有，祇有動亂，荒涼。黑泱泱的煤烟，惡魔一樣。」

——「雲彩染了金黃，還有一個爪痕露在天上。那隻黑色的海鷗，可要飛向何往？」

——「我的心兒，好像，醉了一般模樣。我倚着船圍，吐着膽漿……哦！太陽！白晶晶地一個圓墻！在那海邊天際，黑雲頭上低昂。我好容易纔得盼見了你的容光！你請替我唱着凱歌喲！我今朝可算是戰勝了海洋。」

四月三日（選自詩集）

## 二 黃浦江口

——「平和之鄉喲！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邊青翠！綠水這般嫩黃！」

——「我倚着船圍遠望，平坦的大地如像海洋，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全沒有山崖的阻障。小舟在波上簸颺，人們如在夢中一樣。平和之鄉喲！我的父母之邦！」

四月三日

## 三 上海印象

——「我從夢中驚醒了！Dis-illusion 的悲哀喲！」

——「遊閑的屍，淫囂的肉，長的男袍，短的女袖，滿月都是骷髏，滿街都是靈柩，亂闖，亂走。我的眼兒流淚，我的心兒作嘔。我從夢中驚醒了。Dis-illusion 的悲哀喲！」

四月四日

# 西湖遊記

## 一 滬杭車中

——我已幾天不見夕陽了，那天上的晚紅，不是我焦沸着的心血麼？我本是『自然』的兒，我要向我母懷中飛去！

——巨朗的長庚，照在我故鄉的天野，啊，我所渴仰着的西方，紫色的煤烟，散成了一朵朵的浮雲，向空中消去。哦！這清冷的晚風，火獄中的上海，我又棄你去了。

——「火車向着南行，我的心思和牠成個十字：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我一心又念着我東國的兒。我終好像個受着磔刑的耶穌。」

——「唉！我怪可憐的同胞們，你們有的紙拚命賭錢，有的紙拚命吸烟，有的連傾皮酒幾杯，有的連翻番菜幾盤，有的祇顧酣笑，有的祇顧亂談。你們請看，那幾個肅靜的西人，一心在勘校原稿，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要被百度以上的淚泉漲破了！我怪可憐的同胞們，」

四月八日

二 雷峯塔下

——「一個鋤地的老人，脫去了上身的綿衣，掛在一旁嫩桑的枝上。他息着鋤頭，舉起頭來看我。他那慈和的眼光，他那健康的黃臉，他那班白的鬚髯，他那筋脈隆起的金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聲：『我的爹！』把他腳上的黃泥舐個乾淨。」

——「菜花黃，湖草平，楊柳毵毵，湖中生倒影。」

——「朝日曛，鳥聲溫，遠景昏昏，夢中的幻境。」

——「好風輕，天宇瑩，雲波層層，舟在天上行。」

四月九日

三 趙公祠畔

——「鐘聲，鴉鳥鳴，趙公祠畔，朝氣氤氳。兒童的歌聲遠聞。」

——「醉紅的新葉，青嫩的草藤，高標的林樹，都含着夢中幽韻。白堤前橫，湖中柳影青青，兩張

明鏡！」

——「草上的雨聲，打斷了我的寫生。紅的草葉不知名，摘去問問舟人。」

——「雨打平湖點點，舟人相接慇懃。登舟問草名，我纔不辨他的土音。汲取一杯湖水，把來當

作花瓶。」

#### 四 三潭印月

——「沿堤的楊柳，倒映潭心，蒼黃綠嫩。不須有月來。已是可人。」

——「緩步潭中曲徑，烟雨溟溟，衣裳重了幾分。」

#### 五 雨中望湖

（湖畔公園小御碑亭上）

——「兩聲這麼大了，湖水卻染成一片粉紅。四圍昏濛的天，也都帶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喲，裸體的美喲！我的身中……這麼不可言說的寒襟哦！來的幾位寫生的姑娘，可是，*unschooen*」

## 徬徬之什

### 一 黃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我的故鄉，本在那峨眉山上。山風吹我，一種無名的引力誘我，我

便流落在大渡河裏，流落在揚子江裏，流過巫山，流過武漢，流過江南，一路滔滔不盡的濁潮，把我沖盪到海裏來了，浪又濁，漩又深，味又鹹，臭又腥，險惡的風波，沒有一刻的寧靜，滔滔的濁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我要幾時候，纔能恢復得我的清明喲？」

## 二 仰望

——「污穢的上海市頭，乾淨的存在，祇有那青青的天海！」

——「污濁了我的靈魂！你看那天海中的銀濤，流逝得那麼愉快！」

——「一隻白色的海鷗飛來了。污穢了我的靈魂！你乘着牠的翅兒飛去罷！」

## 三 江灣卽景

——「蟬子的聲音！一灣溪水，滿面浮萍。」

——「郊原的空氣——這樣清新！」

——「對岸的楊柳，搖：搖：」

——「白頭鳥！十年不見了！」

——「柳陰下，浮着一羣鴨子呀！」

## 四 吳淞堤上

——「一道長堤，隔就了兩個世界。堤內是中世紀的風光，堤外是未來派的血海。可怕的血海，混沌的血海，白骨翻瀾的血海，鬼哭神號的血海，慘黃的太陽照臨着在。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陸，陸沉了麼！」

## 五 贈友

——「吳淞堤上的晚眺，吳淞江畔的夜遊，多情的明月與夕陽，把我的影兒，寫在水裏，印在沙上。沙與水上的影兒，是容易消滅的，我心眼中的——一個影兒，是永久不消滅的。」

——「火星從窗外窺人，月兒在白楊樹外偷聽，偷聽你那麼清婉的歌音。星與月的影兒，有離去的時候，我心耳中的一段歌聲，永沒有離去的時候。」

——「朋友！我讀你的詩，我是多麼榮幸喲！你讀我的詩，我又是多麼榮幸喲！宇宙中好像祇有我和你，宇宙萬彙都有死，我與你是永遠不死。」

## 六 夜別

——「輪船停泊在風雨之中，你我醉意醺濃，在暗淡的黃浦灘頭浮動。淒寂的呀，我倆個飄

蓬！

——「你我都是去得匆匆，終個是免不了的別離。我們輾轉相送。淒寂的呀，我兩個飄蓬！」

## 七 海上

——「夕陽，瞬刻萬變的霞光！西方的那朵木星喲，又巨，又朗！那兒的下面，便是昨兒別了的，風吹雨打的故鄉。故鄉！你雖是雨打風吹，我纔覺心兒惆悵。」

——「徬徨，徬徨，欲圓未圓的月兒，已高高露在天上。曠渺無際的光波！曠渺無際的海洋！大海平鋪，大船直往。我願我有限的生涯，永在這無際之中徬徨。」

## 八 燈臺

——「那時明時滅的，那是何處的燈臺？陸地已近在眼前了嗎？轉令我心中不快。」

——「啊，我怕見那黑沈沈的山影，那好像童話中的巨人！那是不可抵抗的，陸地已近在眼前了！」

## 九 歸來

——「遊子歸來了，在這風雨如晦之晨，遊子歸來了。雖說不是，不易故鄉。也和我，和我的故鄉



一樣。我的愛人無恙，愛子無恙，一切的風光無恙；祇有兒們大了！他們畏畏縮縮地，怕是我也老了！可喜的成長喲，可懼的成長喲，大海開張在我前面擁抱，擁抱，擁抱，胸兒壓着胸，臉兒親着臉……

九月廿日晨





第一輯全部十二冊  
整購奉贈古雅精美書箱一具

# 郭沫若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第二集

編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三通書局

印刷者

三通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上海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州路三四五號

新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一輯

二十二代表作

6	5	4	3	2	1
冰	林	茅	周	郭	魯
心	語	盾	作	沫	迅
代	堂	人	若	代	代
表	代	代	代	表	表
作	表	表	表	作	作

12	11	10	9	8	7
丁	田	葉	巴	徐	郁
玲	漢	紹	志	達	夫
代	鈞	金	摩	代	代
表	代	代	代	表	表
作	表	表	表	作	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價廉物美 到處風行  
日語會話自通

本書在日語會話書中，銷行最廣。今已十六版出書，頁以編排醒目，取材實用，始克臻此。為適應新時代，日語為人人所必研，諸君有志於此，當以此書為階梯。售價極廉，自尤為讀者所樂聞也。

研究日本語文的良好導師

日 本 語 文 鍵

蘇鈞知著述 岩尾正利校閱

日本口語與文法不同，吾人進研日本語文，必須真切了解口語與文法之運用與真諦。本書乃唯一適合國人進研日本語文之書籍，對日本語文之淵源及其特徵，詳加闡述，文法條例，更分析透徹，遇不易明瞭處，另加圖解說明，立可融悟。

本書係分課撰述，大中學採作教本，尤為適宜。

中日語文研究書中之皇座

中 日 會 話 集

丁 卓 編 著

本書出版以來，荷蒙研究語學人士紛紛購讀，九版出書，連印連罄，行銷達數萬冊，現應讀者需要，添註中國國語讀音，並於卷首加載國語上海語兩種「聲音概要」，全書內容，增加九十餘頁之多，對於促音轉音等皆加記號，且於日本字母圖說中加入國音圖字，初學者亦可一目瞭然，故定價雖稍貴，實際上極值得也。

袖 珍  
華 新  
日 辭 典

文字為溝通文化之津梁，欲研究一國之文化，必須先學一國之文字。而今時代更迭，日本語文，尤在人人有研究之必要。辭典為吾人案上之導師，研究日文，如能獲一完善之日華辭典，更易收事倍功半之效。本書以國內初學者為對象而編著，每逢一難解之品詞，即於詳盡的釋義之後，附以切於實用之例句，且繫以漢文解釋，一經檢閱，既明義理，又知用法。裨益學者，無逾於此者矣。

工具書中必  
備之工具書

自然科學辭典

鄭貞文主編  
每冊定價四元

自然科學為重於任何一切學問之學問，格物致知，昔賢早已注重，近世富強之國，無不由於自然科學之發達。本書係綜合各科科學而編輯，由各科專門人才分任其事，蒐集分釐，積日累月，始成巨帙，萃八千餘條之名詞，都一百六十萬言，包羅全部自然科學，內容豐富，材料新穎，如天文學上之冥王星，物理學上之有聲電影，化學上之毒氣等，均詳為解釋，利便學者良多，不特各大中學校各圖書館悉應購備，即各級學生各校教師，均宜人手一篇，為自然科學之參考，蓋所費微而用途殊廣也。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用適修自

# 基本日語讀本

著撰駿張

## 特色一斑

本書之編著，係專為一般日語專修學校或日語補習學校教本之用，有志學習日語者，用此書自修，亦甚相宜。

本書之編著分一、二兩篇。第一篇專論發音，臚列所有規則，並附單語，以作練習，第二篇專論基本語法，以口語文法為立腳點，按照品詞順序說明，使讀者完成其日語之全級知識。

本書能以最少之課數作成有系統而完備之書籍，俾於三個月內，教授完畢。

本書另有附錄，分譯文，註解及文法，三路解釋，使教者有所參考，讀者便於自修。

# 初版新書

- |          |               |
|----------|---------------|
| 新中國遊記    | 樸士著           |
| 怎樣保持健康   | 恆如著           |
| 趣味的遊戲算學  | 張駿嶽著          |
| 東亞綜合體之原理 | 谷口吉彦著<br>胡逸名譯 |
| 中國哲學史    | 秋澤修二著<br>汪輝三譯 |
| 印度哲學史    | 秋澤修二著<br>劉執之譯 |
| 教學指導     | 張駿嶽著          |
| 教師節與教師幸福 | 張駿嶽著          |
| 小學集解     | 清張伯行集解        |

## 學習日語小叢書

本叢書為初學日語最精彩之讀物，內容極有趣味，每篇附以漢譯並註釋，暇時研讀，進步極快。貫通日語，指日可待。

第一輯

每冊一角五分  
◆三角

- |              |              |
|--------------|--------------|
| 1. カジトカニ     | 6. クシヤクノシマン  |
| 2. ハトノオハカ    | 7. ウサギノオツカイ  |
| 3. 一ツノコトカラ四ツ | 8. カチカチヤマ    |
| 4. ハルオノオミヤダ  | 9. ハナサカジシイ   |
| 5. トオトイギセイ   | 10. サルカニカツセン |

版出局書通三



國家圖書館



003194177



書